

國
朝
文
匯

國朝文匯甲集目錄

卷九

宋寶穎

字既庵號湖尹江蘇長洲人順治辛卯舉人官典化批論庫前己未萬曆博學鴻詞有老易軒集

黜朱梁紀年論

春秋胡氏考翼序

曾庭聞古文序

三體驪珠集序

徐宮詹傳

貞孝先生又華張君墓表

宣議郎涓客馬君墓誌銘

趙吉士

字恒夫號天羽安徽休甯人順治辛卯舉人官戶科給事中

守險分治永靖交山議

于章雲孝廉詩序

游卦山記

兵部主事章麟長傳

一

一

二

二

三

四

五

七

九

九

十

程可則 字同量號溪海廣東南海人順治辛卯舉人任長會試第一

敬桐葉封弟辨 十二

張登子漫游草序 十二

萍化草自序 十三

五烈傳 十三

湯斌 字孔伯號荆岷一號潛庵河南睢州人順治壬辰進士由檢討外轉陝西

有潛庵先生遺稿

戴山劉先生文錄序 十五

贛州府志序 十六

蔡氏族譜序 十六

楊彭山春望詞序 十七

送宋牧仲分司贛關序 十七

重建信陵君祠記 十八

石鳩山房圖記 十九

廣西參議戴公傳 二十

處士孫君傳

二十一

徵君孫鍾元先生墓誌銘

二十二

沈

荃字貞德江蘇華亭人順治壬辰一甲三
名進士官禮部侍郎文格有克齋集

均編要畧序

二十五

李來泰

字石臺江西臨川人順治壬辰進士原
姓已未舉博學鴻詞科官翰林院侍講

深柳堂詩序

二十七

賀董制府滇黔凱捷移督湖廣序

二十七

方伯在川先生家傳

二十八

施曾省先生傳

三十

郭

茶字快園直隸清苑人順治壬辰
進士官內閣學士有學源堂集

送程周量出守桂林序

三十二

送李吉爻令潞城序

三十二

邢瘋子傳

三十三

國朝文匯甲集卷九

黜朱梁紀年論

余讀五代史至梁太祖本紀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嗚呼歐陽公良也

真失春秋之志矣公之言曰魯桓公弑隱公而自立者宣公弑子赤而自立者顯厲公逐世子忽而自立者衛公孫剽逐其君衎而自立者聖人於春秋皆不絕其為君余所以不偽梁者用春秋之法也然不知四君者非魯衛鄭之嫡子皆其君之公孫介弟也為其君之公孫介弟則社稷無隕猶愈於屬之他人而朱全忠者為唐之何人乎問其始則盜賊也問其終則弑昭宗弑昭宣弑太后也此其罪比於王莽安祿山尤為過之王莽不得為新安祿山不得為燕朱全忠獨得為梁乎春秋之於陽虎書曰盜竊寶王大弓則五代史於朱全忠亦當正其名曰盜而何得大書特書予之以帝王之名哉且其時移檄興復唐室者有晉岐蜀淮南四國在焉或為唐之臣子或為唐之賜族則唐實未嘗亡也譬之有千金之家子遇非常之變或偶無後則支庶之賢者皆可以理其業而繼其祀可曰宗子無人矣而付之於盜賊之手付之於盜賊之手矣後之君子又不正其罪曰盜賊而飾其名曰是即我家督也有是理乎歐陽公之不偽梁何以異是欲不謂之大夫春秋之志豈可得哉余故黜朱梁之

紀年。而以晉岐淮南之稱天祐者為主。年經月緯。發凡起例。始於天祐之四年。至唐莊宗之同光元年而止。此十六年中。朱梁之惡熟矣。天報之以淫烝子婦。刃出其腹。灰飛烟滅。苗裔蕩盡。所謂富貴赫赫者何在。謀臣將相者何在。奉冊宸冕者何在。而安得大書特書。與以帝王之名哉。唯不予以帝王之名。而後之亂臣賊子。如朱全忠者。可以悚然而懼矣。若晉岐淮南之系於唐後。猶夏之少康。周之共和。亦春秋書公在乾侯之義也。又何疑焉。又何疑焉。

春秋胡氏考翼序

余友徐子石兄作春秋胡氏考翼三十卷。又作訂胡及三傳考翼數十卷。觀止及約說各若干卷。而問序於余。余讀之而歎曰。嗟乎。春秋之不明於天下也久矣。昔稱吾夫子為素王。左邱明為素臣。故有經必有傳。左氏之傳。身為國史。與公羊穀梁之所見異詞。所傳闡異詞者。迥別。然當日筆削之權。游夏尚不能對。而況於左氏乎。左氏尚不足信。而況於胡氏乎。胡氏之以周正為夏正也。隱公不書即位。而以為不當立也。桓正月之無王。而以為孔子削之也。諸若此類。推之吾夫子果儼然南面操黜陟威福之柄乎。嘻。亦太甚矣。此徐子胡氏考翼諸書。所以不得已而作也。余嘗謂覆麟絕筆而後。吾夫子筆削之書傳。而筆削之心不傳。傳筆削之心者。唯有孟夫子一言。

曰詩亡然後春秋作。夫溫柔敦厚詩教也。主文而誦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戒。詩之用也。春秋繼詩而作。旨雖出乎謹嚴。意不外乎忠厚。如是而已矣。胡氏當紹興南渡之時。而侃侃立說。過於深刻。是胡氏一家之春秋。而非吾夫子天下萬世之春秋也。徐子考而翼之於胡氏之破碎書法。牽合條類。聳人視聽。譁然自以為高。皆言其所以不然。而指其所以然之故。則與吾夫子筆削之心。其有渙然冰釋。怡然理順於千載之上者乎。余用是感而為之序。

曾庭聞古文序

歲壬午。余讀書於吳趨之二株園。每論文角藝。辰而往。酉而歸。所見東南孝秀之士。以百數。求其抑塞磊落自英雄之色者。百不得一二焉。一日。軟裘駿馬。直入園中。主人起而肅客。客執禮甚恭。余從旁訊之。知為江右曾子傳燈也。時年甫踰弱冠。與余抵掌論天下事。講究師友淵源。可可否否。不稍避。余臨別而自攝之曰。此異人也。自壬午至甲午。又十有三年。余計偕過都下。聞秦中有曾子晚者。始舉於鄉。俸其古文詩歌。悲壯頓挫。有冰車鐵馬之聲。余讀之而悚然曰。此異人也。乙未春二月。都下初雨雪。余騎款段出門。特持泥滓中。見有並轡而過者。顧盼偉如。揖余而言曰。余二株園所遇之曾子也。握手道故。相得歡甚。因出其古文詩歌以為贈。而後知秦中所

傳聞之曾子。即其人也。嗚呼。曾子豈非異人哉。曾子自南贛走吳楚。入函谷。度雲梯。由天漢至於夏州。去家幾萬餘里。塞外草枯。鷹健而兔肥。射之血注馬蹄。飲酒酣呼。吹簫葉以為笑樂。登高而俯。望蘭望雲武。山川奇險。雪崖風葉。虎豹森立。觀元昊張吳之所以戰韓琦范仲淹之所以守。其志何其壯也。出入於賢王之幕府。幾數年不能一見。

天子今尚書給筆墨。觀書於石室。而僅把三寸弱翰。齋油漆四尺。與東南孝秀之士。較其短長得失。又何衰也。杜少陵曰。青絲絡頭為君老。何由卻出橫門道。橫門者。長安去西域之道也。古之英雄據鞍躍馬。與老驥之驥首嘶風。亦何以異。曾子豈非異人乎。抑塞岳落。雖屢易其名字。而卒不早用於世。至今日而余與曾子亦將老矣。可勝歎哉。可勝歎哉。

三體瓊珠集序

聞之。詩者人心之樂也。昔吾天子刪詩正樂。問於太師氏。列十五國風。以明風土之音不同。分大小二雅。以明朝廷之音有間。陳周魯商三雅之音。所以侑祭也。定南陔白華華黍棠邱由庚由儀六笙之音。所以叶歌也。得詩而得聲者三百篇。則系於風雅頌。得詩而不得聲者。則置之。謂之逸詩。如河水祈招車乘大武之類是也。故采詩

莫先乎正聲。正聲莫先乎正體。詩之體豈易言哉。自漢武柏梁創為七言之體。而晉魏作者。吟寫性靈。留連光景。於體製無取焉。逮乎初盛以還。少陵崛起。始能上薄風騷。下該沈宋。言奪蘇李。氣吞曹劉。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盡得古今之體勢。而兼詩人之所獨專。則言詩而至於律。不尤難之難哉。余友顧子茂倫。有三體驥珠之選。而問序於余。余讀之而歎曰。美哉洋洋乎。真盛世之聲也。其間贈會宴會之什。有似乎風。帝京懷古之作。有似乎雅。郊廟大禮之篇。有似乎頌。茂倫與海內之縉紳賢大夫及文人學士游。而能得其詩。得其聲。辨其體焉。可謂直入少陵之室。駁駁乎為三百之苗裔矣。昔詩人王摩詰得輞川別墅。與道人裴迪浮舟往來。竹洲花塢。彈琴賦詩。齋中所有。惟藥鑪茶臼。經案繩床而已。司空表聖居王官谷。泉石林亭。頗極幽棲。晚年布衣鳩杖。徜徉其中。不事臧否。我茂倫之高情勝致。庶幾似之。以視今之所號為詩人者。奔走於勢利之途。伺候於公卿之門。借一卷詩冊。為市道交者。其為人賢不肖何如也。

徐宮詹傳

徐公諱沂。字九一。號勿齋。少孤貧。事節母朱太君。性至孝。為諸生時。即以天下名教自任。武塘魏公大中被逮。過吳門。公家徒壁立。慕其慷慨忠直。以夫人簪珥諸物。質

庫中金以贈之。周忠介公順昌聞而歎曰：國家養士三百年，如徐生者，真將宋朝廷柱石也。中丁卯鄉試，戊辰連薦南宮，讀書中秘。文章德業，歸然為海內之望。同館前輩文公震孟、姚公希孟皆剛正不阿，日相引重。比於漢之李元禮、范滂、孟博云。時故明莊愍帝方勵精圖治，不次用人。一日散館較試，莊愍帝親閱公文，拔置第三。遂召對平素，說書便殿，公吐言宏亮，愷切於天下治亂之故。厚原本本，反復陳說。莊愍帝心器之，有意大用。公乃海厯宮，屢近講帷，顧公遠權勢，甘淡泊，數時時家居，為園於廬之傍，廊房繞迴，水木明麗，中故有垂柳二株，遂以陸慧晚事名二株為公喜推獎後進。若恐不及，尤雅自知人鑒。庚辰，公分校禮闈，得士最盛。辛巳，公請急南旋，見莊愍帝，枋用匪人，天下大亂，公憂形於色。太息曰：貪人敗類，國家事可知矣。甲申，闖賊犯京師，莊愍帝殉社稷，公遂謝賓客，去聲伎。日夜涕泣，朔望朝服，北嚮而哭。幾不欲生。會南中議立福藩，諸公復彈冠相慶，公獨蹙然曰：相與宗澤、李綱，將非張韓劉岳區區新造之江左，分門立戶，燕雀處堂，其能旦夕安乎？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吾唯有一死以報十七年知遇之恩耳。於是屢召不起。再疏請削職待罪。馬阮諸黨咸愧公言。忌公之特立不挫，思有以中之。兵有安遠侯柳姓者，隱受馬阮旨，首上章擊公。東南諸君子駭駭乎有清流白馬之禍，而公卒堅卧不出。人以此益高之。乙酉，本朝

大兵渡江。公於閏六月十三日。自投於虎邱之新塘橋下而卒。

貞孝先生又華張君墓表

我友張君又華。既歿且葬。先是其長子裕中。一日毀容墮涕。手錄其行畧。及當世名人傳贊。彙而帙之。拜而請者三。余諾之久矣。然未有以報也。不意裕中前年亦病卒。今年冬。其三子叔鑄復申請。且曰。先君子獲歸淺土四十餘年矣。今歲我弟昆始勉舉我母柩合葬焉。願隧道之石。至今缺焉。無詞以刻。知我父者。莫先生若也。願乞一言以垂不朽。以先父而及我母也。亦乞一言以垂不朽。余聞而悲之。瞿然失曰。此爾兄志也。余忍忘諸。乃按狀。君諱長瀾。字又華。別號大隱。先世科名相望。有諱鳳翼者。嘉靖甲子舉人。負才。兄弟三人。名傾吳下。曾祖諱漸。大父諱公樞。父諱文熙。三世有隱德。世為長洲人。君弱冠。以須姓入嘉定學。食餼廩。而尤具至性。讀書鄙章句。慕文信國之為人。諷其詩歌。輒為泣然。乙酉夏六月。湖寇竊發。迺遭賊焉。君覓父骸墜城傷股。匍匐戰場。漬血萬尸中。哀號不食者。凡三晝夜。後遇一瘞骨頭陀者。指示始識死所。以是人稱張孝子。侍養母程太君十餘年。竭力盡養。每念父隕。非命。時時悲涕。及進太君前。則又破涕為懽。以承厥志。太君歿而君亦遂嘔血不起也。初燕都陷。莊烈愍皇帝殉社稷。吳中紳士及百姓。設大行位於府學明倫堂。哭聲動地。白衣冠

者數萬人。忽有鳴金擁甲。仗衣緋袍而來前者。僉曰御史公。御史公者。衛人周敬一也。按吳素以媚權貴得罪我吳民。一時羣情大憤。洶洶欲毆之。時君從萬人中鬚怒張。髮上衝冠。奮臂呼曰。天崩地坼何時。文廟何地。公何臣。乃敢緋衣入耶。直褫其衣。令易素。御史俯首至地。莫敢平視。已而至靈幕當跪。御史立。君叱之。乃跪。當拜。御史又立。君又叱之。乃拜。當舉哀。御史左右。無哀狀。君又連叱之。乃三號而興。御史出。慚且恚。訴之樞臣。將列諸生及君名聞于朝。斥革之。宏光立。竟弗問。而君亦棄繯而去。於是鄉人及其門弟子咸聚而議曰。嗚呼。先生死。覓文骸。生承母志。既養且終。嘔血而死。可謂孝乎。摧蕩奸魄。彌伸士氣。大節昭然。爭光日月。可謂貞乎。因私誣之。曰貞孝先生。享年四十有八。孺人後君三十三年而歿。享年七十有七。合葬吳縣紫泉廟東。孺人姓楊氏。父諱坤。崇德縣人。事舅姑以孝。相夫以順。守節以貞。撫諸子以慈。侍臧獲以下。嚴而有則。孺人女德婦道。母儀彰彰矣。法得附書。子男五人。女子一人。孫男八人。孫女四人。曾孫男四人。曾孫女四人。嗚呼。亦可謂盛也已。君貌偉岸。多髯。諸書勵名節。遇事好直言。奮不顧身。昔東漢兩宋之季。太學諸生。率以危言浮論。詆議當時。卒之皆賈大禍。君獨大本克執。雖侃侃鑿鑿。觸忤上官。而能卒保其身。以免於禍。誠可謂末流之砥柱也。余既與君交。而裕中又從余游。余又嘗延裕中為塾

師三世世誼由來已久。而君之孝德卓行。雖表表在人耳目。而余尤得之見聞者極真。非敢溢美也。因其申請。用不辭而表之。

宣議郎涓客馬君墓誌銘

維己己之七月。余承乏昭陽學署。以諸生試事至真州。晤色侯馬君章玉。一見如故。有班荆獻紉之好。且訪之與頌。父老子弟。俱無間言。咸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吾馬侯之謂也。余益忻慕久之。一日。手其贈君暨孺人行狀一冊。涕泗稽首曰。先大父與先孺人音徽未沫。而墓中之石。至今缺然。今得遇先生而賜之不朽。是不棄孤而骨肉于九原也。敢再拜以請。余唯唯。謹按。敕贈宣議郎馬君諱文輅。字伯元。號涓客。其先汴人也。宋高宗南渡。扈蹕至越。遂家于剡。由剡而會稽。諱任思者。實為始遷之祖。任思生太平路。提舉克宜。克宜生別駕觀。一觀一生諸生本常。本常生諸生志。志生武魁愷。愷生明經肅。肅生宗源。宗源生副貢生謙。謙生平樂尹。聲號少槐。即宣議君之父也。宣議君兄弟五人。君居長。夙負奇氣。以孝事其二人。友於諸昆弟。平樂君解組後。任使不衰。然素無陸賈之金。生滿孔融之客。君與其配周孺人。典釵質衣。以佐堂上一日之歡。同里皆以為難。君究心舉子業。藉藉有聲。忽投袂起曰。海內多故。乃大丈夫為國建功之會也。安能鬱鬱久居此乎。遂取黃石兵法。晝夜揣摩。于擊劍馳

馬火攻水戰諸船畧無一不精。舉天啟丁卯應天武備。大司馬聞其才。初授張灣守備。尋晉連州都閫。再晉則為瓊州副帥。當是時。西北烽火已達甘泉。而連瓊則屬南粵要衝。海寇據險。憑陵幾無宵晷。波濤島嶼之所洶湧。雲烟瘴霧之所吞吐。鯨鯢蛟龍之所出沒。君悉以一身當之。謹斥堠。防要害。精訓練。招叛逆。在軍中數年。幸而無事。而鞠躬盡瘁。年未五十。已捐館于海南矣。嗚呼。以君之才。而中道隕命。不能如漢之伏波。唐之北平。勒銘銅柱。焜耀史冊。豈不惜哉。時章玉最幼。方在襁褓。兄達等亦伶仃孤苦。俱未成立。自瓊望越。道阻且長。母周孺人以一釐婦調護內外。備嘗艱楚。始得扶輦歸里。又值鼎革。軍民騷擾。索餉追逼。無虛日。而產亦隨以盡矣。孺人茹荼夫柏。勤紡績。操井臼。上事篤老之舅姑。下撫孤兒之藐爾。孺人不肯絲毫有負。致宣議君遺痛於地下。從是章玉兄弟。咸受母訓。互相鉅礪。悉以功名自奮。新新見頭角。乃孺人母而兼父。生而能教之力也。嗚呼。婦之于夫。猶臣之于君也。君堯世子幼。六尺之孤未保。疆圉之責方殷。非得斐悅忠毅不貳心之臣。無以戡多難而朝委裘也。今孺人何以異此。孺人親見其子章玉之責。廉善循良。計績卓異。使僕真之民。頌河陽而植棠蔭焉。語云。天定者勝人。人定者亦勝天。由是觀之。宣議君與孺人種德之報。豈不彰彰也哉。余向游會稽。探禹穴。愛其山川人物。不能舍去。因與其間賢叢長。

者薦紳士大夫皆輸心寫帶稱交莫逆。今復與侯傾蓋迎饗樽酒談笑宛如舊交用不敢辭而為之銘。銘曰。

矯矯虎臣。瘴海登壇。捍患于國。死勤于官。翼翼孺人。夙嫻內則。操比茹荼。訓同畫戟。亭山之陰。雀白天青。斯文有耀。元宮永甯。

守險分治永靖交山議

趙吉士

聞治民猶治田也。治田者不去其蟲賊則雖終歲勤劬而其田必荒。去盜猶去癰也。去癰者不消之未形則雖有萬金良藥而其癰必潰。晉省全疆環亘恒霍太行之麓地少山多而交城靜樂一帶叢峯邃谷尤盜賊嘯聚之數自古至今久踞橫行而未能絕其根株者蓋有故矣。吉士今交四載招撫者二踏荒者一曾深入窮山數百里相其險阻察其情形又時召民之老於山中者細心訪問繪成圖勢復屢據各處計緝擒捕究問其出入乃知此山實天生賊窟此山之安與亂非特一郡一邑之利與害也。夫神京以晉省為右臂晉省以太原為腹心而交靜諸山逼處太原右腋南起交城丈水汾陽西極黃河北踰偏老甯朔盤亘千餘里其中若神師羊腸孝文呂梁劉王嶺管涔蘆芽離石石峽鹿徑兩嶺周洪諸山皆前古所稱名區天險是趙武靈王闢之以為強劉淵都之以定霸者也。歷攷前代交境西北常列為雄鎮宿以重兵。唐於岢嵐置岢嵐軍於蘆峪口立蘆川縣宋於靜樂置靜樂軍於樓煩鎮立金縣於嵐縣立節度使金亦於嵐縣立節度使元於靜樂置河北都元帥府又於交城西治村置大通鐵冶監設都提舉司鐵冶所巡檢明初靜樂兩嶺關婆娑嶺隘皆以太原左衛兵分屯守險崇禎三年特建營房於靜安堡設一守備屯兵五百以鎮西北兩

山。夫自唐至明。往往加意於此數百里之內者。豈非以偏頭雁門之險。尚在門庭。而此地之險。近在堂戶耶。今環境既無。有往者。建軍置帥。立縣設險。之遍內之靜安堡。又無重兵。彈壓其間。僅一把總防兵百數。復退而駐於隔縣之丈水開柵。除分戍。擺站傳報外。實在官兵與弁相依為命者。二十餘人而已。夫險固之地。雖數十里。猶足容賊。况列嶂連雲。莫知紀極。而以五里孤城。僻處東南一隅。遙制此數百里天險。不毛之地。竊恐冀遂有所難言撫。而虞謂有所難言剿者也。蓋交山之盜。與他境異。他境之盜。非起於荒亂。必迫於罪死。非發於土著。必聚於流移。獨交山之盜。無所不有。時而放羊牧馬。民也。時而揭竿制梃。盜也。時而散處峒寨。民也。時而千百成羣。又盜也。言撫則陽順而陰逆。言剿則此散而彼聚。且村民土戍。非其親戚。即其交知。官府動靜。朝發夕聞。兵少則不敢深入。兵多則不能久駐。其逆也無迹。其合也不測。旋滅旋興。旋衰旋盛。是豈生而好亂。人盡賊哉。地勢使然也。且非獨此也。小寇不萌。大寇不興。交靜諸山。既雄峻四越。其民又生長崖谷。勇捷輕生。自米家溝。惠家莊。鍾家溝。上下橫嶺數處。習鳥鎗打鳥獸為生活者。約二千七百有奇。推之全境可知。又靜樂石峽。南北多產良馬。即左傳所載晉屈地也。脫或有變。精兵突騎。不待外求。國家一統海內。垂三十載。復屢值年豐。而自岫伏莽。終未革面。設遇一旦饑荒。或四方小

獲竊恐羣山響應。出山陽則蹂躪及於平汾。越兩嶺則太原震驚。而西北之道不通。據管涔鹿徑則宣大河保隔而為二。而偏頭甯武直拊其背而扼其吭。即如往者大同姜逆之變。相去尚八百餘里。而山盜萬餘。首破交城。招引偽劉都督等。遂統領步騎踰山南下。越忻州。經靜樂。連破汾州文水。清源。徐溝。太谷數城。後蒙親王督大兵至晉祠。羣賊始散。歸匿故巢。然則賊氛之不靖。實因於交靜諸山之險。而諸山之險。願不為朝廷有。而為盜賊有者。實因於兵備之太少。而立治之太偏也。吉士深求其故。為策有二。一曰盜扼險而我備之疏。交東南境近縣治。與平原接。無足憂。其西北與臨嵐永甯界。其山若孝文呂梁劉王崢。皆絕險。凡臨嵐永甯等盜。皆由此出沒。而東西兩葫蘆承其衝。右西峪左渾峪二水夾之。此守險者必據之地也。東北與靜樂陽曲界。其山若神使羊腸交山皆絕險。凡忻州靜樂陽曲盜。皆由此出入。而河北古交村當其輿。左汾右孔二河夾之。此亦守險者必據之地也。至於外接縣治。內接兩葫蘆。明靜安堡實居中遠應之地。其先廢棄。吉士請捐資修築。今縱未能如明時屯兵五百。然當益兵二百。合見屯開柵百名。共成三百。進駐靜安堡。而分兵巡守於河北古交。惠家莊鍾家溝橫嶺遠家嶺等處。於以鎮土著而靜流移。可無意外之虞矣。然而兵數換則勞。且與地利不相諳。久駐則兵與民狎。兵之黠者。既不難養。盜以殃

民而民之黠者。又將勾兵而為盜。前所咨部一年一換。誠未雨綢繆。至計也。一曰地。遼瀾而官難為治。隋開皇中始建縣治於汾孔二河之交。因名文城。即今古交村也。去今治直北百里。較之四履。頗為得中。自唐時移治於山南卻波驛。去舊治太遠。復於古交之盧峪口。分立盧川縣。旋立旋廢。今統計本縣四境之所及。自縣城而南不。過十里。東不過二十里。而東北則二百里。西北則二百二十里。且綿延連接。極河踰塞。而不知所盡。無論鞭長不及。盜賊易生。即使太平無事。納糧聽理。民亦苦之。竊計交邑地雖巖險。然民寡賦薄。一令一尉。亦足以就理。况古交舊治。實形勝不可棄。莫若分移縣丞。立署於古交廢址。凡山中詞訟稅糧。使皆得就近聽斷。徵比山民既無踰越之苦。而縣令亦無耳目難周之患。官兵往來其地。亦不敢恣肆以虐民。而民亦且積漸馴擾。因消其桀驁喜亂之心。境內之盜不生。他境之盜。亦無由而入。所謂不用剿。不用撫。實則兼剿與撫。而持之於無窮。計無善於此者矣。然猶有慮者。兵以衛民。而山中之民。實不利於有兵。兵以除盜。而民在山中。實無惡於有盜。民既不惡盜。而又無利於有兵。少有相犄。激而生亂。是所憂又不在賊。而反在兵也。把總職微。權小。既不能節制官兵。又何以制服山賊。非復設守備一員。不足以資彈壓。誠如所請。良民無騷擾之憂。奸宄無鉏走之慮。戍兵調換之日。正山寒木落。遁跡無所之候。乘

機掩緝。凡屢叛屢服有名賊首不過二十人。何難束縛請梟。懸首兩山。使愚年負固山頑。皆知朝廷之法。從此根株永絕矣。此長治久安之計也。

子章雲孝廉詩序

予往與夏子宛來波汾。中流鼓舷。顧而樂之。夏子曰。水之逸者。古稱洞庭瀟湘五湖。曲江漢陂。與吾浙之鏡湖西湖。吾得而樂之。顧未得南浮漢江。西踰潼關。而樂夫瀟湘洞庭曲江漢陂焉。予曰。天下水之大者。莫如黃河。江漢諸水。天下之至險。洞庭瀟湘桑乾。與此汾也。而吾皆得而身歷之。夏子曰。黃河江漢諸水。天下之至險。洞庭瀟湘諸水。天下之至逸。險者不可與其晨夕。逸者終身樂之而不厭。予曰。吾戊戌上公車。不得意而還。讀書金山者數月。一日順流。吊焦徵君之遺跡。日將落。逆流而上。西風忽作。波濤洶涌。遠望金山。燈光如孤星。漸漸不可辨。兩岸汎兵。復殺夫引礮相向。迨二鼓。操舵者力盡。舟冉冉退。勢將入海。舟中人皆哭。吾于時翌然起。四望濤濤。竊以為天下之大觀。莫過于是。其樂至今未忘。夏子嬰然。無以應。既泄交數月。見城東南隅有水。逶迤曲折。數數里。其旁寺墻臨峙。多景致。予命邑人於水之淺者浚之。沿水栽柳數百株。復作小舫其中。名曰卻月湖。柳漸茂。水漸洋溢。公暇輒同邑之士大夫泛舟為樂。而宛來赴試浙中。已兩載。深以不得宛來游此湖為恨。辛亥六月九日。予

子章雲孝廉同陸子從襄垣過荒署。夏子亦適然西來。孝廉出其新咏示子。清和澹遠。一彈而三唱。讀之不忍去手。卽于是夕邀孝廉并陸夏二子游湖。日色既盡。林光蒼翠。鳴禽上下。酒數行。月朦朧映水。涼風下來。波欲灩作黃金色。迴舟就浦。命優者歌荷池之曲。曲方終。簫鼓間作。四顧悠然。孝廉卽席賦詩。取而咏之。覺清風拂拂。几席間。坐客皆歎賞。子亦竟忘是身之憔悴。山城作五斗俗吏也。夏子笑謂子曰。甚矣先生之好游是湖也。甚矣先生之好于子詩也。然先生之好是湖。好其似西湖。非好其如黃河江漢也。先生之好于子詩。是好其清和澹遠。一彈而三唱。譬如春風秋月。兩峯參差。六橋斷續。泛西湖之中流。非若焦山夜沂。風濤起而舟人哭也。然則險者果不可以共晨夕。而逸者終自樂之而不厭與。子亦憮然無以應。游既休。夜已闌矣。孝廉辭子將以五鼓別。并乙子言為叙。匆遽不暇苦思。偶憶汾上言。并湖中數語。弁諸首。

游卦山記

交城北境。層巒疊翠。蜿蜒幾二百里。而卦山最名。誌云山斷續如卦然。去郭五里。蓋交之鎮山也。交之俗。五月六日。自令長以及士女。皆擔簋攜壺。以登以嬉。子蒞交適逢其期。與二三君肩輿游焉。崎嶇逶迤。由平而陔。約二三里。而得少憩於其所。為天

甯寺者。而寺之後危欄飛甍。奮然躍出於山之坳者。昆羅閣也。舍輿而步。攝衣盤旋而上者。又二里許。而頽垣古瓦。穆然平敞於山之肩者。石佛巖也。俯昆羅之閣。翠柏游人。參差交映。盡林壑之美焉。坐石佛之巖。汾水如帶。孤城如斗。平曠連山。如繡如畫。極眺望之遠焉。於斯時也。力已疲而興方醜。復求登夫所謂三十三天者。東西曲屈。足不可駐。又二三里。一峯屹立。蓋唐時所建石壇。而斯山之最高頂也。蒼然數松。於焉止息。俯伏萬山。迴合一氣。惕乎以驚。惛乎以思。南望綿上。北顧藏山。右盼文谷。左瞻晉陽。賦龍蛇之草。弔下宮之難。黯然傷懷。想子夏之休風餘韻。與襄子之創業艱難。低徊者久之。日色漸西。再停再下。少飲於寺之左巖。微醺而後去。樂哉游已。夫予浪游四方。方其自吳而楚。而齊而燕。而秦而梁。而晉。泛五湖。涉大江。絕黃河。經秦岱。越秦乾。而並漳。泛出井陘之口。踰固關之險。上太行。以望翠洛。凡所經歷。皆名山大川。古帝王豪傑成敗戰爭之所。可喜可愕。可歌可思。茲山雖名勝。豈得真是數者同乎哉。乃往者風塵奔走。憔悴帆檣。馬足之間。徒見其苦。而今於是游。若獨有樂焉。蓋境以情移。情以事異。山水之勝。惟安以暇者得之也。雖然。令煩職也。即茲土幸地僻。而事省。顧方當水旱荐臻之後。流離者始復。饑者方待之。以食。寒者方待之。以衣。勞者方待之。以息。遠徙者方待之。以室家。其為不安與不暇者多矣。且夫聚散何常。

則茲山常在。而予與二三君。其能數數尋是游乎。則於今日之樂。而更不禁異日之感焉。筆而記之。所以志異日之感也。時同游者。為廣文耀崑王君琬。汾陽人。丞大劉鄭君萬善。河南郊縣人。尉燦如郭君景明。陝西富平人。

兵部主事章麟長傳

郡屬富陽有章村者。今兵部督捕主事章公生長之地。其先自閩之建甯徙而家焉。公諱欽。字恭克。號麟長。行四。父集之先生。以仲子貴。誥贈通奉大夫。及其祖。即公同懷兄斐庵中丞。選錫寵綸。以並起家聲者也。公少負經濟才。常慷慨太息。謂雛覲小儒。往往壞人家國事。不欲與邊幅。輒生較長短。每以男子生而志四方。弗克建功立名。慙父母萬一。是自顧不成丈夫也。漢世以文學詞賦。雄藝林。如司馬相如。居然入賢為郎。而卜式父子。皆以助邊拜爵積官。至通顯。偉績炳然。假使相如當時。竟袖手以儒冠老。所得孰優。卜式諫止武帝興利。欲罷鹽鐵。船算。當時東閣石渠文學。未嘗有言及此者。以賢奮跡。豈其玩世。蓋救世有足多焉。宇宙之大。何時何地。不可以有為。願視其人何如耳。公生四歲而孤。比丁內艱。則年已四十有三歲。方其失怙。蚤暮哭泣。如成童。既長。侍慈幃。寢膳問視。動依古人。必稱心乃已。母病不解。滯躬湯藥。俟母夫人安乃安。以禮義行。其至性。自出就外傳。已然。逮壯有室。復然。迄於歷久。

仕宦固不然。迺至堂欽影。風木增悲。歲時伏臘。祭享淚淫淫下。終身乃常然。兄弟四人。伯子叔子俱早折。獨依依中丞仲兄。白首兄弟之情。以之沒身。不聞有片語齒及析著。體先志也。公孝友性成。甫弱冠。拜母堂下。誓欲以七尺軀樹不朽大業。遂杖策佐督漕王公幕。恢復海州。題授都閫。是時本朝定鼎伊始。山澤亡命。嘯聚乘墟。所在虔劉。為禍未已。當事者四顧躊躇。幾於撫劍無所用感。緩頰無所用辯。而生平文墨自怡。吮弄毛錐。千百輩莫不縮頸頓足。徒作楚囚對泣。王公需才甚亟。非其人穎然見鋒鏑。莫可任。公瞬茲蠢動。贊王公草雉而禽獮之。眾亂立洗。棄孤蓬天。庶幾無負。追思稟命母夫人。策馬離別時。母夫人固曰。此余未亡人志也。亡何居母喪。服闋。棄去舊職。入籍宛平。期翔太學中。又值四方多故。念中外蒼生。

皇心不忍。益賦誠欲戰兵足餉。庾癸無呼。計無若輸委以佐司國計者之經費。既拜秩。晉兵馬指揮。旋授樞部督捕。所緝六旗逃軍。尋根究柢。株連究抑。爬梳無遺。憾歷事八載如一日。靡有困憊。會公卿薦充會典纂修官。公討論掌故。絲髮必理。館閣諸先生無不服其校讐詳明。萬柳堂育嬰勝舉。為崇道人創始。輩下諸公。勇於為善。而苦無任事之人。公鳩材庀工。規模加敞。其經緯成章。調劑周密。乳婦醫師。咸有安置。每日全活嬰孩十數人。至今賴之。長子紘。官淮海。勉以恪恭職守。使兵民相安。無曠。

爾位訓諸子皆似此。下逮臧獲。鮮不推仁。以為是亦人子也。做陶公教子家法。善待之。撫伯氏子。無異己子。叔氏無子。以其子嗣。叔氏後。接三黨恩。意斐惻。皆可師法。友人薛賓之。捐館。公闕遺孤。置之東牀。余際鴻。沒京師。亦復為之經營。舍殮。不遺鉅細。忠孝之人。必無涼德。於公蓋可見矣。余觀古人於大經根本之地。曰盡心盡力。曰鞠躬。曰乃心罔不在王室。曰生死交。皆以勤勞不懈。任為己責。而不可辭。公於君父兄弟朋友。姪戚間。可以無媿矣。公生天啟丁卯四月十一日。卒時為康熙丁卯三月一日。余竊恃葭莩之好。願無能自效於公。中丞公以傳文見屬。弗能辭也。遂叙而志之。以自附於外史氏。

駁桐葉封弟辨

程可則

昔者成王翦桐。唐叔以封。柳子謂周公教王遂過也。若是周公將不得為聖人哉。甚矣柳子之好辨也。夫周公制禮者也。禮莫大於封建。設有不當。即使成王降王授符。叔旦猶將議其後。况桐葉乎。柳子之言曰。王之弟當封。周公宜以時言於王。不待其戲而賀以成之。不當封。則不可成。其不中之戲。以地以人而與。猶小者為之主。嗟。此未深察於周家封建之制也。夫邦晉應韓。武之穆也。其所當封。不待辨而知之矣。願所難者。小弱耳。然寡兄弱齡。尚登大位。以介弟區區所應有之國。而必借口長成。遲回利忍。天下之謂何。而况其時。東山之烏初歸。二叔之謀未靖。所操戈同室者。大率從封國起見耳。公不以此時彰義明信。庸敷履親同姓之未封。如叔虞者不少也。幾何而不為缺折之續乎。是微王言。公固將有封也。幸王而言。是典自王出也。王出之。而公成之。天下必以王為親親之令主。而小宗大宗之欲以尺土幾幸於王者。必翕然聽之曰。小且封。况其大者乎。弱且封。况強有力者乎。是即後世漢王封雍齒之微意也。未可知也。若夫天子無戲言。則又天下萬世帝王不易之極軌也。嘗綜後事而論之。曾子之妻之市。其子隨焉。以號。母給之曰。還。汝父為若烹彘兒。因止號。及歸。而曾子將殺彘。其妻止之曰。為嬰兒戲耳。曾子曰。惟其嬰兒。不可以戲也。彼非有知待

父母而學者也。而貽之。是訓之欺也。遂烹彘。孟子之母。假肉于東家。以啖其子。其為說也亦然。而况王言一出。太史書之。天下傳之。後世誦之。又可忽乎哉。夫親親教仁也。勿欺教信也。封其弱者。以安强大之未封者。教智也。周公一言而三善備。稱臣極者。莫加焉。何遂過之與有。柳子不察。從而辨之。又從而詬議之。亦可謂不善言聖矣。至謂設有不幸。而戲婦寺。亦將舉而從之。此又非通儒之篤論也。周之盛時。宦官宮妾之寵未聞也。無宦官宮妾之寵。則必無宦官宮妾之戲。無宦官宮妾之戲。則必無宦官宮妾之封。成王聖人。周公賢相。又安用為此不然之論也哉。即果然也。百工矇瞍。猶將執執事。以諫彌縫其闕。而匡救其失。而謂制禮之聖人。聽之乎。此又不待辨而知也。若之何。柳子之好辨也。抑鑑史稱唐叔之封。史佚成之。而不及周公。然成王之事。多出於公。則即謂周公成之可也。何也。禮莫大於封建也。周公蓋制禮者也。

張登子漫游草序

詩非游不奇。非詩人游。游不奇。司馬子長西不盡樓閣。東不涉滄海。南不超立澤。北不止添鹿。文雖傳。未必不在枚乘下。太白不流夜郎。計其詩。亦僅在任城。徂徕中耳。子美世不遭離亂。足不歷巴夔。鄜陵漢郊之間。亦安見聲歌疊疊未缺也。然攬其大概。要皆憫時悼俗。悲愁激憤之作。而於嘯歌贈畚。登高賦物。則未嘗志得。是游亦有

不幸焉。登子張君。世所稱善游者也。生稽山之陰。探宛委之藏。蓄積既有年所。一足跡半天下。所交皆天下賢雋。名山川必登涉。此漫遊一編。皆嘯歌贈會登高賦物之所為作也。雖然。難言之。維昔吉甫之贈中伯也。曰其詩孔碩。其風肆好。孫卿子之論交也。曰贈人以言。美於金石珠玉。即以游觀論。齊景公之涉牛山也。懷東海而悲。莊子惠子之臨濠梁之上也。見鯉魚而樂。要皆編緝見其性情。草木不忘寄託。而後詩可風焉。世儒不達大體。輒阿意諧俗。以為是投桃報李之具。而性情亡。而詩一亡。即偶然有作。不過尋常即事之什。漠然無所寄託。而詩再亡。登子茲編。班荆則古道。照顏觸類。而肝腸如屬。無悲慙激慷之詞。而有歡忻和洽之旨。樂哉游乎。吾恐古人若在。必有起而妒之者。今又將分符博邑。於羅浮四百峯。折朱陵幾兩屐焉。彼鱷湖鶴峯之間。又安知不有賢士大夫。出而與登子一彈再和乎。游草之作。夫固未有艾也。抑此登子之餘技也。其文章政事。不系乎此。

萍花草自序

髫齡時。篤家大夫庭訓。日瞿瞿舉子業。外毋許他及。又貴性素劣。身善病。風雅之事。每有志未逮。然當風雨雞鳴。忽然興感。雖未詩也。已有其情。洎乎兵燹相尋。所遇尤坎壈不得志。又當發憤之時。昔者喪匹偶。作桐秋。游定山。作端行小紀。悼刀俎餘生。

作聞如詩亦往往有之。客歲登賢書版。同朱子監師。陳子美公。挾策走燕。監師始能詩者。每煙橫水落之餘。欲唱余而和汝也。美公持不可。余與監師每相挪揄。謂若將誦習車中。專進取。毋乃類俗。卒之心然其說。以故自發身五羊。泊榜塞入春明。門道里七千五百有奇。詩不百之一。榜既放。余同美公。美公笑相視曰。今與子言詩。押非晚耶。既而江潭見放。欲以憔悴行吟。美公復持不可。余心益然之。於是閒游翫物之餘。凡嘯歌贈會。皆無敢涉筆。以故自入春明。迄皇皇出都。凡一百五十日。有奇。詩不十之一。已地與沈子槐。軒買舟南下。暨一二同人。相期得句。投囊。學李長吉故事。未幾帙遂以多。一日者。於邗水舟次。取橐省閱。不覺憮然興懷。若曰。是其時亦幾易矣。往返是者。囊兩僕一。三春四繭。凡北燕南粵。而吳之西。而楚之東。中間魯宋中山。韓魏之墟。夕檝朝輪。跋前疐後。憶十年不窺園。無何而好游及此。嗟乎。余又非游人也。當夫隨事。適情。觸物。滋歎。浮蹤所至。長謠與俱。其始有飄萍之感乎。萍不花。花之以詩。詩不工。於風雅之事。未知何居。存之誌。余遇此。又非向者美公之所得而止也。

五烈傳

甯晉張氏者。文學張來鳳兄弟。以詩書世其家者也。戊寅冬。閩賊陷甯。有來鳳之母李。率其妻劉。暨弟起鳳。妻霍。附鳳妻章。從弟嘉猷。妻王。死之。初賊薄城下。勢且殆。諸

婦謀諸母。母曰：吾輩婦子，有死無貳，相與亡匿。文廟中見古井，泓然指而歎曰：此一家得死所矣。我先之，若等從而後。諸婦請曰：婦輩年盡少，不死即辱。姑老矣，其何為？母曰：雖然，終不潔。褰裳而趨，諸婦枕之力。咸跪請曰：姑若死，誰知婦者？且姑誠老矣，不死終無憂。姑相遞恐，誤婦輩。母執視良久，賊洶洶迫牆外，給曰：然若志自行之。我當反。諸婦泣且拜。以次挾穉子投井中。既母仰天再拜而呼曰：吾豈真舍兒輩生耶？躍而入。有婢名秋眉者，救不及，亦死之。越日，賊去，來鳳兄弟出諸婦及母屍如生。劉及章猶抱一子未棄也。道旁觀者皆歎泣，命其井為第一泉，謝令鼎新，易名曰五香。顧令子感，又改稱五烈，勒石以紀其事。

惶濬子曰：嗚呼！世之讀書而慕義，臨難而輕身者，比比也。有婦如此，得其一足矣。况五乎？且當亡匿時，賊未至，即稍待，存不存未可知。乃從容就義，視死若歸，可謂成仁者矣。嗚呼！母誠老矣，不死誠無憂，而能率先為諸婦倡，又周旋曲折，以為諸婦後，尤古今烈婦之所難也。嗚呼！母更人傑也哉！

戢山劉先生文錄序

湯斌

戢山劉念臺先生文錄十八卷。斌奉使於浙。先生門人黃君太冲。與其孫茂林見示。得受而卒業焉。喟然嘆曰。先生之學至矣。程朱以來。體道之精。未有過焉者也。蓋當論之。濂溪得孔孟之傳。其說太極圖也。曰。聖人定之以仁義中正。而主靜立人極。此中庸戒慎不睹。恐懼不聞之旨也。而論者以為易流於禪。吾謂不然。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不能反躬。天理滅矣。人者。天之心也。性者。天之理也。天理非可以動靜言。而主靜亦不可以時位論。泥主靜之說。而不得其義。固易流於禪。若昧主靜之意。而徒事於標末補綴。則隱微多疚。人品偽而事功無本。此鄉愿之偽學。孔孟之所深拒也。程子曰。天理二字。吾體驗而得之。又曰。學者敬以直內。為本。朱子曰。靜者。性之真也。涵養中體出端倪。則一一皆為己物。豫章延平師友相傳。皆是此意。其曰窮理者。亦窮天所與我之理也。故可以盡性而至命。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皆其功也。後人失其精意。遂至沈溺訓詁。泛濫名物。幾於支離而無本。王文成致良知之教。返本歸原。正以救末學之流弊。然或語上而遺下。偏重而失中。門人以虛見承襲。不知所以致之之方。至龍溪四無之說出。益沈洋恣肆。縱橫自如。儒佛之藩籬盡撤。其流弊有甚焉者。故高忠憲顧端文以性善之說救之。夫儒者於極重難

返之際。深憂大懼。不得已補偏救弊。固吾道之所賴以存。學者先識孔孟之真。身體而力行之。久之徐有見焉。未嘗不殊塗同歸。如顏曾為大宗。而由賜師商。各得聖人之一體。若學力不實。此心無主。徒從語言文字之末。妄分畛域。根柢未立。枝葉皆倚。其所為不越功利詞章之習。而欲收廓清摧陷之功。吾恐言愈多而道愈晦。聖賢心傳。不見於天下後世也。先生生文成之鄉。而與忠憲端文遊。其學以慎獨為宗。於天人理氣。靜存動察。辨之。不厭其詳。而終以靜存為要。嘗曰。姚江之後。流於老莊。東林之後。漸入申韓。故擇取中庸。以復先儒之舊。平生於寂寞凝一。中。發其聰明。智慮。通籍四十年。敝帷穿榻。蕭然布衣。其立朝也。秉義據經。難進易退。自曹郎以至總憲。前後章數十上。大約志在振肅紀綱。敦崇廉節。重仁義而薄刑名。更欲申明祖制。寺人不得典兵預政。廷杖詔獄。悉當報罷。甯人主見為迂濶。而不敵既道。以從時。甯與執政相齟齬。而不敢容嘿以阿世。慎獨之學。以之自修者如是。以之告君者如是。以之勉寮友。誨門弟子者亦如是。遭際鼎革。拜辭家廟。絕粒空山。其從容堅定。視生死猶日用飲食也。觀其語門人曰。曾中渾無一事。浩然與天地同流。蓋通徹達性之學。至是而始得所歸宿焉。植天經。扶人紀。固吾儒中庸之道。非老佛之幻視君親與鄉黨。偽學。依違附和者。所可假借。吾願學者損成心。去故智。法先生為學之誠。而得其用。

心之所在。由是上溯濂洛關閩。以達於孔孟。則姚江梁溪。皆可融會貫通。而無疑矣。試末學固陋。何足以知先生。獨有慨於聖道之失真。微言之將墜。故不禁娓娓言之。且以夙昔景仰之私。得附名文錄。自託門下士之末實。平生之至願也。太冲力任師傳。海內人士宗之。先生之道。將益光顯。亦藉是以就正云。

贛州府志序

贛之為郡。處江西上游。漢唐以前。視者荒服。至宋濂溪周子通判州事。其時趙清獻為守。程大中令興國。識濂溪於南安。命明道伊川受學焉。伊洛文獻之傳。實肇於此。文信公亦以守郡建大義。興勤王之師。故豫章理學節義冠冕海內。而贛郡尤著云。然地大山深。疆隅繡錯。奸宄不測之徒。時時乘間竊發。疊嶂連嶺。處地既高。俯視各郡。勢猶建瓴。非得博大通方。威信重臣。鎮撫其地。則閩楚江粵。往往多事。故前代特命憲臣駐節於郡。王文成公授提督。專征伐。剽平山寇。厥勳爛焉。及宸濠逆命。天下震動。公率二三郡守。統兵數千。旬日之間。擒俘宸濠。舉豫章數千里地歸之。朝廷豈非重地得人之明驗與。而文成公學本周程。在贛日與洛邨善山南楚東廓諸君子。講明良知之學。天下儒者。以虔南為歸。可謂盛矣。虔南盛衰。既關數省之安危。而聖學修明。又肇端於此地。故其山川磅礴鬱積。滄澗蜿蜒。非他郡所可頡頏也。余既考

閱舊志得其形勝扼塞之要。間嘗登城眺望。見崆峒天竺。萬峯迴合。首水章江。雙流奔湍。北顧十八灘。巨石側立。如犬牙森森。想見清獻疏鑿之跡。謁濂溪書院。修其俎豆。信國文成二祠。亂後焚燬。余移祀書院。廣集諸生。執經揖讓於前。念典聖之尚存。思徽音之如在。不禁為之低徊流連也。獨是山川如故。風俗漸漓。戶口消耗。賦役繁難。選舉南宮試者。十二邑僅數人耳。何今昔之不同如此。是非任司宣牧守者之責與。後之君子。撫覽茲編。尚加意緝輯。再見清獻之休烈。而與賢士大夫講明性道。尋墜緒於微茫。以上追濂溪陽明之風。知必有洛邨善山其人。出而應之者矣。

蔡氏族譜序

昔三代之時。多世臣。因生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子孫世守其家。數千年不忘其所自始。太史公之著史記也。公侯傳國。名曰世家。亦其遺意也。魏晉以來。九品中正之法行。而世族益重。王謝顧陸。盛於江左。隋唐崔盧李鄭。號為右族。至為天子所稱歎。然其初類皆有公侯將相。名聲顯赫。所謂貴其姓者也。其後則皆以姓貴耳。自辟薦科舉之政行。天子所與其天下者。皆誦習孔孟之徒。故曰白屋而夕朱戶。則其貴不在世族。而在詩書。然又有官躋崇要。而後世不欲聞其姓氏。或官連顯顯。甚至終處巖岵。狎鷗鷺。而採薇芝者。名震膏壤。則貴其姓。又不在官爵。而在德義矣。蔡之先出

於周文王。蔡叔度既違。其子胡卒。德改行。周公舉以卿士。復封之蔡。尚書蔡仲之命是也。後世往往為將相名賢。史不絕書。如中郎之博藝也。子尼之雅正也。君仲元應之教也。端明之政事文章也。季通父子與介夫之學。皆照耀古今矣。睢陽之有蔡氏也。自元季始也。世多名人。濟南司馬兩公。父子相繼登巍科。濟南清介剛果。治行為海內第一。司馬豐功偉績。在馬端肅許襄毅之間。雲中兵變。談笑而定之。著在國史。班班可考也。下此若懷甯君之執法卻眊。雁峯君之耽精著述。館陶贛州二君之齊名文苑。此余得之傳聞者也。月宿懸圃二君之文章才藝。蘊藉風流。則余所親炙者也。然則天下之言蔡姓者。必歸重於睢陽。而睢陽世家。亦必以蔡氏為重。豈無故歟。雁峯君始作族譜。亂後失散。我師茂翁先生窮搜博訪。得其原稿。續成之。姓源世系瑩瑩。各有圖。先世之有聞者為家傳。女子以節著者為外傳。誥教祭葬碑銘附焉。可謂彬彬然。詳且備矣。手錄一帙。命斌校正。斌既素仰濟南司馬之德業。而又有感於懷甯諸君之賢。與中郎子尼諸君子相輝映也。且我師採購之勤。紀述之精。皆仁人孝子之用心。不可不亟表章。故舉人之所以貴其姓者。以告後之人焉。後之子孫。觀斯譜也。尚思繩其祖武。勿墮家聲。以無負我師之志。則孝矣。

楊彭山春望詞序

國朝文匯

卷九

十七

京口形勝甲東南。金焦北固。其名特著。故畫舫藍輿。日萃其下。而未有知所謂楊彭
山者。是山也。雖無奇峯危巖。深澗絕壑之觀。然登其上。而三山雲樹。環翠如屏。長江
洶湧。風帆隱見。與潤州城堞樓櫓。煙火十餘萬家。無不近在几席。俯仰指顧。亦登臨
之勝概也。特其名不見於山經輿誌。故騷人之遊履不至。即或至焉。而文字不足以
發之。世亦莫得而傳焉。則山川之幸不幸。豈不以人哉。戊申三月。童子文友來自毘
陵。與何子雍南。程子干一偶。登此山。乘春騁望。各賦詩十章。曰楊彭山春望詞。三子
皆以詩文擅名當世。其詞雖記一時見聞所及。而江山形勝。如指諸掌。吾聞京口盛
時。名家巨族。競選山水龍治之區。治園亭臺榭。極四時遊覽之娛。自海艘告罄。山川
如故。風景頓殊。三子懷古瞻今。感慨係之。宜其詞之婉麗而悽愴也。夫天下幽巖選
壑。徒為樵夫漁子所棲遊者多矣。此山南望。則宋元章之遺墓在焉。其西則昭明太
子讀書處也。風流文章。彷彿想見其人。何從來遊者。篇什零落乎。此詩流傳於世。吾
見尋奇探幽者。說為奇聞異跡。必將載酒登高。窮極眺望。墨版淋漓。侈為遊覽盛事。
四方聞而不得至者。與金焦北固同入夢想也。故我謂仙宮佛窟。士女續紛。不可言
遊。遊楊彭山者。自三子始。書此所以慶此山之遇也。

送宋牧仲分司贛闈序

戊午宋子牧仲以秋官尚書郎視權輅闕於其行也同朝士大夫贈之以詩至盈卷軸余宋子姻友也適應召來都下不可以無言賴州居江廣之交地號僻遠往時權政以通判領之歲時報成數而已後用言官議改部員以重其任軍興以來嶺海多故戈鋌縱橫於蠻洞瘴瘴之間估客冒險往還其難十倍於承平時今國儲告匱餉需孔殷而商旅之難如此牧仲茲往其所以裕國課而恤商困者可不加之意乎然此固牧仲之所優為者也天下事莫患於因時苟且而無真誠之意動輒曰時不可為也事多掣肘也牧仲之在刑曹一副郎耳每處囚必細審其得罪之由察其情偽稽之律例有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俱無憾之意有不合者動色力爭即豐編舊臣亦諒其真誠改容而敬禮之雖不能盡如己意其所全活者亦多矣今其視權也由司寇推舉

天子臨軒而遣之授以專杖其體為京朝官與督撫藩鎮不相轄也非若部郎之多旁掣其肘者也吾嘗謂司權政者禁胥役之需索信放湖之期會則商不病杜豪強之夾帶絕權貴之請託則課不絀而其要在律已嚴而綜核慎此皆牧仲之所優為者也而余之所望於牧仲不盡於此焉人身之所重者元氣也國家之所重者人才也古人官職所至必以咨訪人才為首務其所為人才者非詞華藻麗馳聲款苑之

謂也。必經術足以明道。才畧足以匡時。有精苦之志。有沈深之謀。此其人必不以浮華顯。往往在深山窮谷。可以避世無悶。或浮湛人間。落落穆穆。非得其同志。則不能相求也。西江自宋以來。名臣大儒。不可勝數。今豈遂無其人乎。余昔參藩嶺北。屬有軍旅之役。事定而疾作。請休歸里。甯都有魏冰叔兄弟。與彭躬庵邱邦士。方讀書易堂。余知之。未暇入山一談。亦以諸子深藏交修。不求聞於世。余爾時雖粗知其姓氏。未能悉也。今得讀其所著書。想見其為人。屈指當日。已二十年矣。河山阻修。光陰荏苒。惟有浩歎而已。天生人才。無間古今。往者已矣。來者未可量。牧仲更從冰叔益求知所未知焉。勿如我之過時而悔也。還朝以此為使歸之獻。則牧仲之所以報國者深矣。

重建信陵君祠記

開封舊有信陵君祠。在上方寺之右。雲杜李本甯宗伯官梁時所建也。崇禎士午沒於河。今國家承平三十年。曆典漸次修復。而信陵祠獨缺。永平韓子客遊梁。嘆曰。茲非魏都耶。夷門之墟。猶有侯嬴朱亥若人乎。使當時無信陵。則侯嬴朱亥亦以監門市屠老耳。巖穴不乏人。能識人不恥下交者。世不數見也。於是偕市僧即其祠地土中。求得雲杜故碑。釀金建祠。以侯朱配。仍舊也。韓子又曰。侯生猶魏產耳。若毛公

薛公固生於趙。為平原所簡賤。而羞與為伍者也。信陵何自而得之。卒賴其言。趣駕救魏。率五國之兵。敗秦師。至函谷關而還。信陵之終不失臣節於魏者。二公力也。徒以非魏產而不祀。非闕典歟。補主列侯朱之次。旌功也。所謂禮以義起者也。工既訖。請於官。春秋致祭。復選石刻。史記魏公子列傳立祠中。過睢陽。請余為之記。余酌酒於韓子曰。君燕趙布衣也。未嘗館綬分符。有脩復舊典表章古烈之任者也。何汲汲於此。得毋悼淪落之難偶。慨知己之莫遇。與信陵曠世而相感乎。夫信陵豈獨以好客重乎。秦之併六國也。此古今一大變局也。趙與魏為唇齒。而魏與五國為藩維。信陵用兵。雖太公穰苴無以加焉。使當時不以讒廢。則秦不得滅魏。魏不滅。則五國不至折而入於秦。即信陵一旦以老病死。其知人下士如此。必能得如信陵者而託國焉。暴秦之虐。不能及於天下矣。其以毀廢也。飲酒近婦人而卒。其亦不忍見天下之遽歸於秦。而求速舉一朝之命乎。季救死而趙亡。信陵死而魏亡。始皇之肆威於海內。天也。漢高過大梁。而以太牢祠之也。其亦有見於此乎。信陵墓在揚州門外。河流變遷。湮沒不可問矣。此祠之建。其不可已也。遂為之記。韓子名鼎業。字子新。博學好古。慷慨多大節。此祠之建。其一端云。

石鳩山房圖記

吳郡山水之佳。為東南最。而堯峯名特著者。則以汪鈍翁先生結廬故也。鈍翁文章行誼高天下。嘗辭官讀書其中。四方賢士大夫過吳者。莫不願得其一言。以自壯。而鈍翁常杜門謝客。有不得識其面者。則徘徊澗石松桂之間。望煙雲香露。悵然不能去也。以此鈍翁名益重。然亦有病其過峻者矣。王子咸中。蓋家吳市。有亭臺池館之勝。一日攜家卜隣。構數椽于堯峯之麓。曰石塢山房。日與鈍翁掃落葉烹茗。嘯歌。晏息于塢中。鈍翁亦樂其恬曠。數賦詩以贈之。稱相得也。鈍翁應召入都。咸中復從之。舍身登陸。千里黃塵。追隨不少倦。蓋其有得于鈍翁者深矣。余嘗過吳門。晤鈍翁于城西草堂。讀其所為堯峯山莊諸詩。慨然欲往游。不果。至京師。始與咸中相見。叩其所學。大約以鈍翁為宗。間出其山房圖請記。余既心儀其為人。而又自悔不獲身至堯峯。以觀其所謂文石乳泉者。猶喜得于圖中。想見其藤門籬徑。芒鞋竹杖。相過從吟咏時也。乃撫卷太息者久之。昔王摩詰輞川別業。山水據終南之勝。時有裴迪以詩文相屬和。至今覽其圖畫。所謂斤竹嶺。華子岡。彷彿猶想見其處。摩詰在開元天寶間。立身不無可議。徒以文詞之工。猶為後人所豔慕如此。鈍翁品行之高潔。學術之正大。有非摩詰所敢望者。咸中志趣卓然。其所進未可量。或亦非僅僅裴迪比。其見慕于後人。更當何如也。故為之記。

廣西參議戴公傳

戴公諱璣字利衡號紫杓福建長泰人父封奉直大夫諱焯好義樂施雖家世通顯而布衣徒步澹如也公與弟璠孳生有異徵少力學厭時文熱爛之習為文原本理要涵演貫通赫然有聲諸生間弱冠領鄉薦順治己丑成進士授戶部雲南司主事出納惟慎辛卯分校京闈所得多知名士權關淮安持大體不尚苛細商旅便之調吏部驗封司主事廉靜自持人莫敢干以私權貴有忌之者例轉湖廣按察司僉事整飭上江防道時滇黔未入版圖軍書繹騷公按部徧履山川得其扼塞要害乃自岳州至嘉魚立七汛蠲俸造哨船募兵巡邏崔符無警洞庭湖盜賊出沒糧艘費帆時多不虞公復設三汛申明法令湖相晏然洪文襄公經略五省統兵勦西山羽檄旁干公咄嗟立應軍需無誤而民不知兵文襄公深器之曰此韓范傳也尋遷陝西布政司右參議分守西甯道楚民號泣攀轅至遮道不得行而封公計音適至公徒跣奔喪哀毀盡禮服闋補廣西右江道駐柳州先是東蘭土酋韋北熊土目龍苗黃周等搆亂日久公宣布德意不旋踵投戈請命嗣值大酋唐應元之亂斬渠魁梁邦傑以徇猛獍諸蠻畏懷德威頑梗盡化柳堡屯田寄佃于民既輸軍租復應民役編戶苦之公為申請督撫具奏獲免復修葺文廟及羅池司戶二賢祠柳人蒸蒸向學

遠近德之。公官輟所至。多值繕兵厄餉。稿糧交雜之地。而寬猛相濟。先恩後威。無赫赫之名。而能使反側歸心。蓋其本于學者深。非權術以就功名者比也。會有裁併監司之令。因解任歸。杜門卻掃。足跡罕至郡城。課督諸子。教以忠孝大義。甲寅。耿精忠反。臺灣賊據海澄。有言于公者曰。盍一見乎。可以免難。公正色曰。生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叱去。乙卯夏。賊圍漳州。時次子鑄為海澄公裨將。守東門。賊剗公至城下。使招鑄降。公厲聲大呼。兒努力堅守。勿以老人為念。賊怒。牽之而去。城破。鑄巷戰。死。闔門為俘。公曰。鑄兒死王事。吾無憾矣。丁巳二月。大兵復漳州。賊遁去。公與子鏞等乘間扶攜入山。而元配黃恭人併諸幼子。為賊執。赴臺灣。人以公且不能堪。而公壯志不少挫也。戊午六月。海寇復犯澄邑。及長泰。公再被執。渠帥曰。岷強老猶在。今日順則生。不順則死。公慷慨曰。吾年七十餘。死固其所也。曰。如諸兒何。公曰。兒曹死生有命。吾頭可斷。志不可奪。目直上視。氣勃勃不可禦。賊本無意殺公。幽之密室。歷年餘。終不屈。朝夕誦文信公正氣歌以自壯。一日。顧謂子銳曰。吾久辱不死。何為。遂不食。數日後病甚。肅衣冠。命銳扶掖。北向再拜曰。臣死命也。當為厲鬼。以殺賊。因慷慨悲歌。大書惟忠惟孝。可以服人數字。嘔血數升而死。時康熙十八年六月望日也。年七十有四。逾年。耿逆伏誅。臺灣相繼歸附。子鏞以殉難。贈都司僉書。其孫濬以別駕。

謁選至京。叙公行事聞于朝。而睢陽同年生湯斌為之傳。

贊曰。公駁歷中外。所至具有聲績。年七十餘。已去官。而父子先後殉寇難。可不謂賢歟。公先世中丞公。當明嘉靖時。治河撫軍。名業爛然。司馬公於萬曆間。平岑溪。府江諸蠻。功最著。載在史冊。班班可考。他如太僕之剛直。方伯之清介。皆有足多者。而公父子以死事著。勲名節義。豈獨甲於閩南哉。

處士孫君傳

孫君諱博雅。字君僑。谷城人。徵君鍾元先生之第四子也。幼端重不苟嬉笑。同年生見之。輒為歛容。甲申年十五。應童子試。提學御史陳公純德賞其文。將放榜。值流寇陷京師。陳公殉國難。君遂屏舉子業。絕意仕進。從徵君避亂于雙峯。一時同避亂者。皆弄弓矢。刀劍諱兵事。君獨日攜書卷。坐古柏下。與人語。唯經史及古今忠孝節義事。媿媿不倦。曰。他非吾所知也。徵君將遷居蘇門。道出祁州。刁君蒙吉留講學于家者三月。既去。而君與母楊孺人獨留。貧無以炊。除柿餅以供母。徒步奉至蘇門。徵君撫之喜。作詩勞之。母病。君不解襟帶不交睫者三旬餘。及卒。為孺子泣。三年不見齒。徵君年漸高。偕兄弟朝夕上食。祝嘏祝嘏。夜則更卧牀前。候其欠伸。未嘗少離。有所著作。則侍筆劄。時四方遊徵君之門者。屢交于戶。有數百里或數千里至者。君為之

設榻供食。各得其宜。徵君晚年重聽。諸弟子問難。必藉君轉達。雖反覆開示。不厭更端。間有未暢。其盲者。君輒援據經傳。發言外之意。聞者往往灑然解悟。故遠近來學之士。與君日親。君僑之名。遂滿天下。徵君著書不下數百卷。編摩訂正。君之力為多。嘗數易稿。皆手書。字體古健。無一筆苟簡。蓋其孝謹好學類如此。己酉。詔舉山林隱逸。郡守程公啟朱曰。河北諸郡邑。吾所知者。惟孫子耳。以其名上之。方伯撫軍。君自陳一介腐儒。學不通時。父年八十。安能達親就徵。諸公深歎重之。遂不相屈。亡何徵君卒。哀毀骨立。喪葬以禮。觀者莫不感動。君至性過人。漸濡家學。德氣日益純粹。與人交。和易可親。見人有善。贊揚不置口。人有過。不顯言。默然端坐。閒引一二古語。相感發。聽者為之聳然。多見省改。問以時事。似不別黑白。至談古今成敗得失。瞭若指掌也。丙辰。弟韻雅坐事被逮。繫司寇獄。君具橐體以從。庚申夏。將遠徙。兼染時疫。君往來省視。僕僕于烈日黃埃中。守衛悍卒。咆哮怒罵。君怡然受之。宛轉為弟致藥。餌飲食。更周卹。其同繫者。幸朝夕相顧視。君故貧。又竭產供給。弟者已四年。故交欲有所贈遺。遂巡不肯受。旁觀者察其形容憔悴。勸之自愛。勿徒累死。君曰。吾弟行免矣。吾何病。時方館于崔學士玉階家。每獨宿假寐。口中嚙嚙。細聽之。皆其弟事也。頃之。竟病不起。備留猶張目曰。吾弟免矣。遂卒。當其弟之被逮也。君追送之。奔馳炎暑。

策蹇驢隨一蒼頭遇暴風雨失道幾溺死後歸家聞有赦隆冬赴京徹夜行冰糊其口呼不成聲僮仆于路幾死又嘗讓蹇驢于同難之械繫者徒步以從解役疾驅百餘里兩足皆腫不得休幾困頓飢渴死當是時君惟痛念先人之積德不宜獲此報也先人之家聲不宜自此墮也弟之惜然豫遇此難冀微倖獲為天所矜也而不知己之憂勞可以死也死後不數日而弟事漸寬竟免遠徙于是聞者無論識與不識皆泣下霑襟曰孫君之死也蓋死弟難也其友也本于孝也精誠足以感通神明也年五十有五所著詩文曰約齋集若干卷子漢有文名

史氏湯斌曰昔孔氏褒融兄弟爭死載之史冊兩稱其義若君僑之于其弟也風雨慘淡肝腸寸折至于不自知其身憂愁况瘁竟以客死嗚呼難矣其詩曰苦海無舟焉問岸福堂有弟遂成家讀之誰不酸鼻流涕者而况平生交遊如余也夫君僑德性學術天假之年必能昌大徵君之傳而竟以此終抑又悲夫

徵君孫鍾元先生墓誌銘

康熙十有四年乙卯四月二十一日前萬曆庚子舉人徵君孫先生卒于輝縣夏峯之居第一時監司郡縣之大夫與方數百里鄉大夫士哭弔屬路不絕城內外市者罷耕者廢耒里老嗟嗟子弟輟誦絃聲督學使檄郡邑列祀百泉書院其冬十月十

六日。拜夏峯之東原。距生萬厯甲申十二月十四日。享年九十有二矣。道學之傳。自濂洛關閩諸大儒後。莫盛於明之河東姚江。先生幼當梁溪吉水講學都門之日。與鹿忠節公一室默對。以聖賢相期許。忠節既沒。獨肩斯道者四十載。年愈高。德愈劭。真積力久。篤實輝光。四方學者。不謀而合。曰。夏峯今之河東姚江也。兩朝徵聘。十一次。纒帛負於巖谷。守令敦趨。就道者數矣。先生堅卧不起。故天下稱為徵君云。先生諱奇逢。字啟泰。號鍾元。保定之容城人。高祖端。曾祖廷寶。皆有隱德。祖臣。嘉靖辛酉鄉薦。任河東鹽運司運判。以清慎稱。父丕振。庠貢。授儒官。孝友著聞。母陳孺人。兄弟四人。兩兄奇儒。奇遇俱庠貢。弟奇彥。以貢士任武城知縣。先生少時慷慨有大志。十四歲。謁楊尚寶補庭。補庭問設在圍城中。內無糧芻。外無救援。當如之何。先生應聲對曰。効死勿去。補庭曰。此足卜子生平矣。補庭者。忠愍公子也。十七舉於鄉。私居不蓄一錢。兩居父母憂。治喪一準古禮。偕兄弟結廬墓側。飲食必祭。風雨霜雪。哀音動人。嘗語人曰。少年妄意功名。自雙親見背。哀痛窮苦中。證取本來面目。覺向來氣質之偏。蓋學問實得力於此云。居京師。見曹貞子。公舉仁體以告。恍然此心與天地萬物相通。時桐城左忠毅。嘉善魏忠節。長洲周忠介。以氣節相高。見先生皆傾蓋定交。高陽孫文正公督師關門。鹿忠節為監軍。約先生同遊塞上。編覽山海形勝。指畫如

掌務公留共勦軍事。急辭歸。語茅元儀曰：將相不合，未有能立功於外者。公信不愧。吉甫如時不可何。天啟末年，逆閹竊柄。左魏周三君子相繼連擊，過白溝，縱騎森布。先生與門人張果中拮据調護，供其素饘。且告之曰：雷霆雨露，總是君恩。諸公主張，宜蚤定。其子弟僕從，嚴衛嚴緝，莫敢舍者。先生與鹿太公為之奇頓。左嘗督學三輔，又屯田有惠政。時誣坐熊，經略賂考掠備至。先生與鹿太公謀設匭，建表於門曰：願輸金救左督學者。聽於是。鄉人投匭者雲集。左既拷死，則又按籍俵散。去京師，不二百里，舉孺擊鼓，不畏閹知。閹亦竟不知也。當事急時，道弟奇彥同鹿公子馳關門，上書高陽公求援。公即具疏以邊事請陞見，面奏機宜。都門喧傳，公與晉陽之甲。閹夜遶御床而泣。公抵通州，亟降旨勒回。公回而諸君子不可救矣。蓋正人為國家元氣，非但急友難也。事之不成，則天也。而世徒以節俠視之，過矣。客氏弟光先以時焜，牢籠士大夫，介所知送名馬，以家貧不能具，摧秣辭，致摧秣之需，以病軀不能乘辭。待小人不慈而嚴類如此。崇禎戊辰，督學御史李公蕃舉孝行，奉旨建坊旌表。給二丁侍養。丙子，容城被圍，土垣將圯，窮七晝夜為攻具。先生指示方略，士民協力捍禦。城賴以全。事定，巡撫都御史恤刑部郎交章聞於朝，持詔褒嘉。兵部尚書范公景文聘贊畫軍務，固辭不就。時寇氛漸逼都城，攜家入五峯山，結茅雙峯，親識從者數百家。

修武備。嚴教條。所以整齊約束之法甚具。更日與其徒講學習禮。賦詩倡和。絃歌之聲相聞。當兵戈搶攘時。雍容禮樂。盜賊睥睨不敢犯。嗚呼。先生之不用於時。豈先生無意於世。蓋亦知天意之不可回也。國朝順治初。祭酒特舉長成均以許文正相擬。中外大臣推轂日至。先生絕意仕進。移家共城。闕兼山堂。讀易其中。率子孫耕稼。自給。輟屢空。怡然自適。遠適負友來學者甚衆。有大僚歸老於家。北面稱弟子者。有千里遺其子從遊者。公卿持使節過衛源。不入公署。屏囑從。以一見先生為快。先生涵養益邃。自強不息。每晨起謁先祠畢。退居一室。澄心端坐。即疾病未嘗有惰容。接人無貴賤。少長各得其道。與後學答問。隨人淺深。豐豐窮晝夜不倦。子孫孫姪數十人。揖讓進退。自有成法。閨門內外。肅肅穆穆。寂若無聲。而諸事具有條理。嫻族故舊。恩意篤厚。為之經理婚嫁喪葬。惟力是視。聞節孝事。必為之表揚。先賢祠祀廢墜者。必倡衆為之修理。見人家庭乖違。與父言慈。與子言孝。緩譬曲喻。必歸於道。而後已。故賢者悅其誠。不賢者服其化。即兒童牧豎。亦知歡喜尊敬。至於事變之來。衆人震撼。不知所抵者。處之裕如。未嘗幾微動於中也。其學以慎獨為宗。以體認天理為要。以日用倫常為實際。嘗言七十歲工夫。較六十而密。此念無時散懈。此心庶幾稍明。又曰。生平所見。有時而遽。而獨知之地。不敢自欺。識得天理二字。是千聖真脈。非

語言文字可以承當。故言心即在事上見。言己即在人上見。言高遠在卑邇上見。言上達在下學上見。戰兢惕厲不敢將就。冒認惟是慎獨而已。所著有理學宗傳四書近指。讀易大旨。書經近指。聖學錄。兩大業錄。甲申大難錄。歲寒居文錄。答問日譜。歐輔人物考。中州人物考。孝友堂家乘。四禮酌。乙丙紀事。孫文正公年譜。共若干卷。嘗嘆世之學者不務心得。株守藩籬。物我未化。先生真見道之大原。無建安無青田。惟以庸德庸言直證天命。原初之體。可謂于聖同堂。造化與游者矣。程子曰。世無真儒。天下賢賢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自先生講道山中。公卿大臣四方學士聞風而起。皆知聖賢之可為。異端邪說不足以亂孔聖之真。其有功於斯世斯人大矣。若其自得之深。精微之蘊。非學問有得於心者。烏能測其所以然乎。斌何敢謂知足以知之。然奉教有年。竊觀其語默動靜。元氣渾淪。全體大用。光明洞澈。其斯為凝道之君子何疑歟。哲人云。美斯世何定。故不禁涕泗無從也。元配槐孺人。繼配楊孺人。皆有闡德。丙辰先生下第。槐孺人謂之曰。下第何妨。即終身不第。吾未見布衣可輕富貴可喜。此豈婦人女子所及。當先生醵金救左魏時。楊孺人出嫁時。衣奩佐之。撫前子同已出。事槐孺人母如己母。奉養終身。皆人所難者。子六。立雅。思貢。秦雅。生員。望雅。增廣生。槐孺人出。博雅。韻雅。尚雅。增廣生。楊孺人出。女二。孫十二。瀾。增廣生。潛。

國朝文匯

卷九

二五

國學扶輪社印

生員溥。生員溶。生員塗。舉人淳。生員漢。浩沐。浴。湛源。孫女八。曾孫十三。用柔。用霖。用梓。用棟。用桓。用樸。用楷。用樞。用楨。用榦。用樟。用柱。用棟。曾孫女五。四世孫一。燭。娶聘。皆名族。孺人原。葬容城先塋。今以衣冠。祔楊孺人原。葬夏峯東阡。今移。祔銘曰。至道浩浩。待人而行。貞元會合。大儒挺生。定交江邨。志紹濂洛。異旨微言。開闢啟輪。窮理盡性。本於孝弟。表裏洞然。天空月霽。雲臥蘇門。韶光歛耀。安樂窩叟。千載同調。栽栽夏峯。萬仞其高。攀援莫逮。仰止為勞。松楸鬱鬱。幽宮在茲。我銘不磨。永式來思。

均編要略序

沈 荃

三吳之困於役也。戶口侷僦。漸歲逃亡。當事者無日不抱杞憂。武水給諫柯公條利病以均田均役請。

世祖章皇帝軫念民瘼。亟報可。下之計部。移咨巡撫中丞。奉行者艱於改絃。檄催數四而未有應。山左李侯洩畧邑。憫役法之日敝。喟然歎曰。松郡蓋有布解。南北運收倉收櫃諸重役。今皆貼官料理。民得息肩矣。若園中催辦該年總甲。向稱小役。而屬民若是。豈得膠柱而不思所以拯之乎。未幾。侯以他事被劾。候勛者年餘。已而事得白。奉 旨復任。遂慨然以均田均役為己任。諸曹吏遂巡膺胸。多華舍語。馬天麒獨曰。此固便民良法也。言不百不變法。今其時矣。願力行何如耳。侯喜甚。遂捐廉俸。集羣吏備文冊。開局西郊。專委天麒董其事。三閱月而告成。其一切徵輸之法。俱直捷簡便。可永為遵守。華亭青浦上海。皆仿畧例。亦開局均編。松民自是無役。四邑歎呼。頌侯之德不衰。而侯竟以河工註誤去位。畧民前副詣制撫訟冤。不可得。侯亦以積勞致病。卒於旅邸。病且革。猶以版荒未定為喟。嗚也。畧民既載道輟舂。爰梓其均編要略屬余序。余曰。自故明迄今日。造福我雲間者。有名宦三人。獨免雜賦。則有巡撫周文襄。釐正阡陌。則有僉憲鄭善夫。均田均役。則有我侯。皆奕世不忘者也。且勿謂

均役之功小也。迴思未均之時，羣奸攘臂喻舌，萬姓敲骨吸髓，差有三害五不便四弊。逮均編行而害盡咸消。當事者亦曾聞其說乎？何謂三害？一曰審役之害，二曰補役之害，三曰花分避役之害。役惟審而貧富始定也，乃圖奸得肆其欲壑矣。造冊歸并，填單開報，戶戶可以勒索。况臨審而鄉民之往來守候，黃緣賄脫，許告爭訟之費，百出乎？均編行而役不須審，審役之害絕矣。住時編審，大役五年，小役十年，有刻冊印冊以為據也。自役困逃亡，不得不開報另補，乃一圖補而十圖效之。朝張暮李，移甲換乙，圖盡銜盡。又喜役之無定而指為利孔，凡有立錫者，人人自危，均編行而役不須補，補役之害絕矣。有田之民皆良民也，自役重禍深，差思避役，輸賄圖奸，花分鬼戶，苦役則小戶任之，民生之所以日促也。均編行而有田者樂於歸圖，無論多寡和盤託出，而花分避役之害絕矣。此三者皆未役而先罹其害者也。若乃奉役之後，其大不便者五：一曰圖碎而分圖承役之不便也，假如一人有田百畝，挂五六圖，此鄉催辦，彼鄉該總，安得百其身而應之？圖奸乘機包攬，侵漁虧空，釀禍無窮。今者并其田而歸之一圖，不必分頭四應也。一曰田少而代人承役之不便也，主戶有役必催辦外戶之田，皆素不相識之人，臨限而以他人之完欠為完欠，血杖其能免乎？今者均圖而獨量本名之田，責成既有專屬，即合量親友之田，痛癢亦復相關也。一曰

圖額之大小不一而承役不便也。本部圖額大者八九千畝小者三五百畝。圖大則人力有餘。乃田多糧多。難於催辦。圖小則催辦頗易。乃各項雜差。與大圖一體承值。民力何堪。今者均圖而田畝適均。永無勞逸偏枯之患也。一曰園田之荒熟不一而承役不便也。蓋各邑熟園之外。原有舊荒園。新荒園。載在郡乘。從無澈底清完之額。奉法者甘心受杖。畏法者結隊隱匿其中。偶有殷實富民。則必年年砌役。甲甲拖累。不至於懸磬不止。今者均圖而荒園熟園。一并彙入本名。凡受荒園之田者。但有水旱歉收之患。別無株連拖累之苦矣。一曰客戶承充總甲不便也。遠居數十里之外。有不誤公犯法者乎。今均圖而止用排門甲長。比閭族黨之間。遇有獄案。則是非必公。遇有夜警。則救護必力也。處此三害。濟之以五不便。苟均役之法不行。是生四弊。何謂四弊。各圖之田。多寡復益。盡出於圖奸之手。年來逃亡多。冊籍散。隱漏飛灑之難稽。是謂園弊。均役行則田皆彙收。不復授權圖書。既無造弊之人。亦無留弊之地。而園弊絕矣。東南賦額繁多。雖有劉度支。固難指鞭而算也。若使圖額糧額。參伍不一。總房可以先期押捨。管比可以臨限賄脫。是謂胥弊。均役行而每圖每甲。止有此數。後先之完欠。瞭然。即一行之算法可省。而胥弊絕矣。錢糧收入衙胥之手。難保其無侵蝕也。或銀已納而未經出串。或串已出而未經登號。或號已登而未經投櫃。種

種欺舞不一而足。是謂樞弊。均役行而先期書串。自封投櫃完者以領去之串為據。不完者以未領之串根為據。完欠既已分明。收書無從影射。而樞弊絕矣。且各房經承。未有不望蠅頭以自潤者也。如向來所派青樹水夫等項。用一派十。玩法良多。是謂衙門之通弊。均役行而偶有雜差。必齊集鄉三老。從公酌派。申憲定奪。雖有意外之役。總無不均。而各項之通弊皆絕矣。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今此均編之法。直捷簡便。平易近人。黃童白叟。俱能遵而奉之。循是道也。朝野官民。藹然家人父子。則至剖斗折衡而天下平。然非侯智足以燭奸。勇足以服物。仁足以利濟萬姓。鮮能排眾議而力行也。後之覽者。蕭規曹隨。成畫一之治。先皇帝愛養黎元至意。於是乎大慰。豈獨官侯之德。勿諉哉。

深柳堂詩序

李來泰

深柳堂集四卷。游子廓治遺詩也。廓治童時。已噪聲名場間。為詩歌。輒驚其儕偶。然未嘗有所師承。順治初年。江右劇亂。廓治焚書息影山中。會友人急難。奮臂相排解。遠近有顧厨之目。爾時年壯氣盛。而坎廛草一剋。抑塞磊落。惴惴於沔水鶴鳴之悲。其間有奇句。有累句。累者人所不肯為。奇者人所不能為。蓋廓治早年之詩如是。及亂甫定。湯尊宿先生碩果猶存。傅子平叔領袖風雅。廓治傾心往還。證論雅道。詩格大變。一以澹遠為宗。不持所謂累者無之。即所謂奇者亦不屑為矣。思益壯。志益以悲。困頓省門。戊申冬。竟病消渴以卒。悲夫。余嘗論風騷以降。至六朝而極。敝唐初。陳射洪乘一時元氣之會。卓然起而振之。遂開開元大厯之先。宋之文運盡於熙豐。元初若范德機楊仲宏。一洗宋人之陋。而虞揭輩由是挺興。今天下同文。通經學古之士。後先相望。廓治稱詩最早。天假以年。鼓吹治平之盛。當更有可觀。齋志以終。豈不重可悲哉。廓治重然諾。於氣誼特立。獨行簡澹。刻苦詩如其人。集中詩已刻者不載。載其佚者。具體儲王。初或間近長吉。晚乃浸入郊島。則性情所近。非有所摹倣也。於乎。自君之亡。風流頓盡。焦尾湘帆。兩書闕有間矣。手廓治遺詩。追惟尊宿平叔之緒言。益不禁沉瀾而不能已也。

賀董制府滇黔凱旋移督湖廣序

治莫盛於唐虞。而三苗之格。為武功所自始。及觀班史所述武山遺事。蓋起於高辛之世。干羽兩階。特就成事言耳。意當戡定之初。非竭數聖人經營不及。此後王德不逮遠。漢開西南。論者至以賁武為戒。雖郡邑既設。其地阻險。犷犵之所叢聚。跋扈易於生心。不經大創。非百世利也。從來有非常之事。必有非常之人。起而定之。若韋臯之於蜀。狄青之於粵。柳公綽之於溪峒。其最著矣。卒還視益部。及險而止。無深入之功。且其先皆出於專鎮久任之餘。未有若今。

聖天子之用公。與公建廓清推陷之烈。為最奇且鉅也。先是天下息兵革三十年矣。天子在宥而理。恐一夫不獲其所。俾師旅士庶各還其土而服其業。甚感治也。怙寵稔兇。狡焉狂逞。甲乙之間。蔓及我江右。時文武分治。公未嘗有一旅之師。素練之卒。惟以忠義感發人心。及拜命節制。密清內難。里巷細民。莫不超距而起。思赴公家之急。公審其可用。親援袍鼓。東趨二武。至於大末。象嶺。盤溪。積寇既殄。西沿江而上。廣吉山澤。伏鼓下。而乞命者數十萬。棄械甲若邱陵。時親藩數道視師。禁旅與南北勁卒。頓湖南北。未有成功。

天子喟然發明詔。命公陳師於楚。江右更生之初。皇皇以離極稱。為懼。數百人重趼。

走京師。來於楚。不得請識者。告秦曰。子亦知天下大勢乎。夫就京師論。京師堂奧也。江楚門戶也。滇黔外徼也。就江右論。則江右堂奧也。楚黔門戶也。滇其徼也。京師視滇黔遠矣。急江右則不得不急滇黔。

天子見萬里外。為江右門庭計。欲公造其行。而子輩猶徇目睫之見。如嬰兒之啼於戶限也。不已隘乎。余隱之而無以復也。昨以試事至楚。官師吏民以事來見者。爭言公入楚事。時川粵餘氛猶熾。長岳之間。荆棘既鬱。潛師宵遁。尚據險以老我師。武岡楓門間。溪山峻惡。車騎百不當一。卒遇淫霖毒霧。弓矢百不當一。諸軍爭言持重。無敵先者。公獨以西江之卒。攀藤附葛。一晝夜破其重險。逆黨始鳥獸散。謂王師自天下。遂凌茅峯。涉潯水。滿漢百萬師。無不望塵轟為進止。及油榨。雙蓮諸關。賊所倚為天塹也。我師復一鼓下之。自是殲平越。躡龍里。捍都勻。蹶貴陽。通遵播。而滇以東無堅城矣。

天子嘉乃丕績。賜服佩名馬。書入滇第一功。全凱既奏。始趨還鎮。於是向之士民。所謂皇皇失襁褓者。若再乳而累甘。無賢不肖。莫不慶。

聖天子遠略。獨用公於西南。實大有造於江右也。飲至酌醴。適當公覽揆之辰。部下諸生。以泰近恣楚事。命修酌者之辭。夫古所稱社稷臣者。無事則據方岳。止部伍。為

腹心之守。有事則坐惟慍。蒙天石。為干城之衝。其功一也。顧有日計之功。有歲計之功。極於百世。則非常之功也。三年有成。而功施百世。惟今日滇黔之師。以之。秦幼而治。詩若二雅所載。出納則仲山甫。蕃翰則申伯。甫侯。平淮則召穆。南征則方叔。修戎則南仲。尹吉甫。公直言決策。則山甫之任也。護軍平敵。則吉甫。南仲之烈也。彌兵端。遏亂畧。則方召之伐也。提師江右。而楚蜀滇黔萬里之外。賴之以安。則申伯。甫侯之庸也。彼各見其材。猶足以樹勳於王室。著名於春秋。以一人而兼舉之。其卓越何如已。古者五十始服官政。方叔元老。克壯其猷。固非虛語。公抱不世出之才。行年五十。而勳業爛然。此有天授。難以人力致也。天為社稷而生。

聖王建太平之業。則必為社稷而生名臣。使之保盛治於無疆。惟獄降神。保茲天子。四方既平。天子萬壽。並舉以似公。豈不信哉。

方伯在川先生家傳

明興。自憲廟後。中外靜謐。一。二大臣經理塞上。邊陲無夕烽之警。垂及百年。承平久。權璫傾帥。孽芽其間。武備廢弛。至世廟庚戌。寇薄都城。天子坐西內。視熒火燭天。環顧左右。幾無一人。可共緩急。獨仇鸞以叟。嗜宿將。冒勤王功。受重寄。而邊事益以大壞。頗疑士大夫平居優柔文望。一旦有事。惟擾錯互。無足為朝廷輕重。故至此及諸

在川公當事時條上封事布置整暇一時恃以無恐至所論薦詞林臺省部寺諸賢奏對邊事方略悉行其說可百年無患顧其時漫不省察而公亦浮湛中外以老貢市之利鈍遂與國運相終始誰秉國成是可為長太息也公諱逢時字允甫其先頰人衛籍徙德州三傳至公成嘉靖甲戌進士閏七年由大行拜監察御史奉命巡青時俺答已長驅內地間諜充斥謀焚草場為應公請諸廠所積半給有馬官軍半令商人運入城准上納之數大約如李伯紀守汴時事未幾游騎偏安定門分掠畿甸邠民扶傷集城下不得入號呼聲徹大內各鎮兵至稜楯不具武庫甲仗不時給公亟言九門書聞徒困軍民示敵以弱調集諸軍宜給軍器資糧督之戰奮勇先驅者雖小挫勿論發官廩與民減其直俾民得食無內亂上是其言令戶兵工三部具狀以聞事無鉅細公所條畫咸中機宜戰守之策始備因奏舉人才詞臣如尹臺趙貞吉王維禎科道如張秉壺葉鏗唐禹錫楊允繩呂光洵黃如桂部司如江冕李棟劉自強黃元恭張林張遜及起復知縣馬如驥皆方略素嫻宜備任用願諸人多相嵩及奄寺所指目者疏入不宥前此仇鸞帥大同廝養卒時闕出塞通賂遺及寇薄都門以嫚書言貢事廷臣懼貽相向獨趙貞吉抗言不可上令出視師鸞故撓敗之貞吉得罪去鸞始窺上意旨與相高表裏而馬市之議起矣書中上谷間往來寇

掠無虛日。戍卒相戒不敢誰何。邊垣營堡皆墜壞。公巡按宣大。上言數日內俺答三入寇。似與通市情實相左。宜較邊臣多方備禦。仍遣使宣示威德。令約束部落無起釁。每歲六九月通市外。不許頻復求請。及零騎侵犯。能守約許通市如故。否則據實奏報。一意戰守。初馬市成。內閣樞部皆受上賞。楊繼盛首發其奸。下詔獄。自是無敢復言者。侵掠匿不以報。公首疏。不直言馬市之非。謂宜一切殫以漢法言。婉而旨切。於是中樞得以防微杜漸。遂俞旨。諸邊始曉然。知姑息非上意也。明年大同復被兵。公始昌言。寇以歲初入。犯俺答之約束。全無馬市之羈縻。難恃。今日惟當大集兵馬。一意討伐。勿以隱忍。顧忌釀大患。且劾失律總兵徐仁等。錄指揮王恭。死事狀。世宗大悟。責諸鎮一意戰守。卹蔭恭。械繫仁等。即訊詔復言市者論死者。令甲使非公前。後四疏。則馬市不已。且及牛羊。宣大不已。且及遼左。九邊之困。當不待後日。而始棘也。復按南畿。大盜李之強。流劫邳州諸郡邑。漸梗運道。巡撫沈應龍督漕。連鑪不以聞。公上其狀。帝切責督撫。戴罪勦賊。久之乃平。巡方職主吏民訟獄。而公所至專治兵。一再定亂。功最偉。都御史趙文華。公登第時舉主也。為相。高私人。公嫉其行。益自遠。越銜之。而公遂以湖廣副使出矣。回翔藩臬。歷廣東按察使。山西左右布政使。所至多善政。民尸祝之。願公所重。不在此。論者謂公負文武材。時西北尚未紓禍。中苦

寇南苦倭使公稍自委蛇當為天子靜邊圉立不世勳亦孰得贊議者而公嚴氣正性有所不為也獨惜公所言邊事不數十年而大驗與所論薦諸公皆負時望先後摧折誅竄不獲與公左提右挈以建功當世天下不患無才而不能用用之而不欲竟其才淪胥以沒世道之患於公何有哉公與不肖皆出西平後為尊屬頃有事史局見公事蹟炳麟簡冊特排纂其尤博者錄之家乘俾論世者有所考焉

施曾省先生傳

施登字曾省宣城人父宏猷以理學祀於鄉學者所稱中明先生也登孝友出天性四歲時母以肉食奉舅姑而自淡食登為祖父母所愛數令侍食退而見母食淡悲痛仆地移時不能起其後侍食不舉肉祖父母知之每食肉必以餘均母子曰兒孝無傷兒意也七歲就外傳能守家學通詩易尤篤志孝經晨起必焚香拜讀之語人曰夫子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天經地義不可須臾忘也規行矩步見父母色稍憐則長跪請呵責色愉乃已初婚之夕客強沃以酒固辭不勝父以為忤客目懾之即跪謝罪客去退而跪於寢門漏三刻父引其手曰婚姻大禮也孺子過矣居父喪水漿不入口貧不能葬朝夕哭泣上食三年不離苦次既殯奉木主寢室事大小告而後行體孱甚讀書晝丙夜母戒止之後乃候母寢惟鐙默誦以為常術者言母算盡五

十日夜憂懼至形噩夢號呼變起禱九華山。製一紙焚之伏地良久。兩淚皆滿。蓋請減算益母也。母竟以八十終。弟譽少長十歲。撫摩教誨。不遺餘力。一夕月下共語。忽歎曰。吾兄弟始五人。今存者惟我與爾。願世世為兄弟。因相抱而泣。聞者感動。譽讀書陽羨。會薦新與客會。魚池魚曰。吾弟出門時。魚方二寸。今盈尺矣。遂鳴咽。磨著終身布衣。而衣弟以帛。曰。弟客遊在外也。其友爰類如此。曾世大父志穆無嗣。譽父捐其田為義田。歲數不登。族人欲奪。田完通賊。譽力復之。曰。此父志也。志穆所遺四喪三女。悉已力經營之。人稱為錫類云。卒時年僅三十七。嘗謂所親曰。惟愛而後救行。惟敬而後情至。今人於兄弟。升斗不相假。而欲其受教難矣。脫有督責。必且闕。牆弗督則又春越同氣也。時以為名言。

送程周量出守桂林序

郭棻

南海程子周量淵雅卓犖天下才也士辰與余同試南宮獲雋第一人而不與余同對策越數年官中書故事。中書得與臺諫選及周量官是官其事遂格而不行。中朝官連轉不一格。惟中書任滿三載投牒主爵者例得序進。自周量官是官其例又格而不行。閏七八年為司馬郎郎中秩視大夫內可陟卿寺改給諫御史。陞翰林侍讀外可僉事臬司督鄉國學政。自周量官是官其例悉格而不行。意任官之窮達遲速在上者未嘗有意為之也在下者非盡作而致之也。何以一人之身一身之官動若相左如是哉。癸丑夏粵西桂林乏知府事者周量以職方郎出守瀕發公卿搢紳競為詩文贈其行。瓌碩綺麗分擅其美而大旨則若惜之者為周量惜耶抑不止為周量惜耶。國家蓋亟求才能矣。昔有虞之世高陽氏才子八人高辛氏才子八人是天之降才爾殊也。書曰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能與功埒者也。願凡奇材異能天生之不能成之君相欲用之不能識之即成之而弗克極其量用之而未必當其才。廼謂天之生才不偶也人之成能有有限也。有識者所以搃擊而歎歎愚謂天之成人不如人之自成君相之用人不如人之自為用。亘古以來成人之具莫良於詩書而人自為成之具亦莫良于誦詩讀書。周量綺齒破萬

卷下筆洋洋纒纒數千言立就聲滿江湖閩粵間服官而後假鄉館為私宅第倚回
深鍵廳槐蔭几夜雨篝燈離壁砒砒鳥鼠噉啗恒洛誦不輟四方知名之士至則倒
屣恐後而弱不勝衣訥不出口偃僂循牆悄悄孺子若也客有謂余者曰程職方
以彼其才倘稍稍習世法周折于三事百執間其所成就未可意計童迺獨酷嗜讀
古人書何也余曰此職方所以自為成就者也信如君言適敗之耳况職方之才之
能非今世之所謂才與能也今世之才與能其成也因乎人其敗也亦未必不因乎
人職方有才有能而自成之非多讀書靜養氣亦烏能軼倫絕羣而矯矯自命也哉
迺者雲晉文武吏不相能以軍儲故相抵牾鎮撫者聞于朝

上命部臣之才而能者往治之周量以官樞密有聲得並使及至註注者儻習于慢
耽頗易之太守以下以使君文弱傍惶於無可恃周量閭閻然不少介意迨兩辭具
正色霜嚴斷言風發罪名出入無周內亦無疏脫向所為慢而易之與傍惶于無可
恃者咸頰首屏息心折而不敢動歸報朝廷悉從其議於乎不有是役誰從而識
之即識之亦曰讀書好古士耳謂明足以決大獄氣足以奪悍夫又誰從而信之周
量蓋已自成其才能矣茲雖一麾出守余又幸其得桂林郡何幸也今日之桂林無
以異于曩日之雲晉也慎勿曰雲晉之役稟

天子命可。按而治之。桂林之行。館太守印綬。身不易越俎而問也。夫有所稟而往者。君相用之矣。無所稟而往。君不之用。相不之用。周量不難。自為用。雲晉利用剛。桂林無容剛也。雲晉利用斷。桂林無可斷也。然則奚以用之乎。夫亦正以告之曰。今者天子仁而明。方銳意致太平。無日不以綏輯方夏。惠發黔首為孜孜。公等提七校師。來鎮茲土。所貴和戢偏裨。為荒服作捍衛。國家不吝酬功之典。否則粵西之底定。無殊于粵之東。二三丈武吏治之足矣。設鎮可也。不設亦可也。况乎其弗祇此耶。一不聽則潔己。首公振風訪紀。使不得如臯者。倚有司以行其私。斯亦未有不肅然衰止者已。昔白敏中知永興。蘇頌守潤州。能使驕兵悍帥。頽而就規。索古今人有何不可相及也。允若茲。周量之自成而自為用者。尤愈于天之成之。而君與相之用之。已自為用而有效。君與相設復嘉與而顯庸之。安見自為用者。非君與相之用之者乎。又安見非天之所以成之者乎。余故為周量幸。而不與諸君子同聲惜。而亦不必為用周量者惜也。

送李吉文令潞城序

山陽李子吉文。天下才也。辛丑成進士。官潞安司李。司李職明刑。簡絀一郡之邑長。佐太守監司所不逮。方伯廉訪于焉咨庶績。中丞直指於焉咨大計。任恭重也。吉文

李潞安及期勝任而愉快。上官深器重之。有建言者曰：司李一官，與巡方御史相表裏，巡方罷遣，司李當並罷。于是改天下司李為縣令。嗚呼！此非通達治體之言也。吏部補吉文山東昌樂縣時，以司李調者，下喬有嘆，爭相濯磨，以立名譽。吉文尤矯矯焉。令昌樂，廉甚。邑瀕運河，距淮上纔數百里，米蔬醬醢，悉買舟取諸家，直飲其地之一杯水耳。邑人素黠，難治。一年，丕變其俗，厥績以懋。中丞將薦之于朝，會吉文丁外艱去。後六年，服闋，起補潞城。來問于余曰：何以治潞城耶？余曰：子固能治潞城者，也。奚以問？又問：余曰：子已能李其郡者也。何有于邑？乃曰：郡不侔于邑，李不侔于令。令職難，李職易，莫以埒也。余曰：是不然。比子李郡時，臨諸邑上，某也廉，必咨嗟歎賞之。某也否，必疾惡斥除之。某也才，某也否，其焚戒陟黜也。因以異庸有所私好私惡於其人耶？重念此虫蚩氓耳，官司李而欲其令之愛斯民，為令可知已。譬之家有羊而屬人牧之，惡其水草之弗時也，寒暑之弗宜也，孕字之弗若也，假以吾牧，詎若是。今且自牧之矣，甯以惡人者而忘之耶？吉文令昌樂，清節能聲，藉甚薄海。潞城與昌樂一山之西，東耳聞聽夙切，茲行也。吾意潞之人必欣欣相告曰：吾儕其厚幸乎。李公李吾郡子吾人也。公去而吾人曰：父母孔迓，李公令昌樂，昌樂之人，父母公也。公來而昌樂之人曰：父母孔迓，吾人曰：父母孔迓，人情無不愛之子，日宛轉膝下，固愛

矣。脫或父母去其子有年。子違父母有年。一朝而復死轉焉。膝之下也。嗚呼。拊摩必
篤於嗜昔矣。吾人違公也久。公未嘗不憫然念之。茲儼然而來。嗚呼。拊摩。夫豈有不
至者乎。吉文父母斯民者也。體此意而治之。奚其有。

邢瘋子傳

邢瘋子者。邑之賣菜傭也。無名字。未諳書。能道古人忠孝事。有母有兄。每晨出鬻菜。
面傅粉。或蓬頭。或單衣。或歌或罵。童稚羣妬侮之。不為意。崇禎壬午。癸未間。行市中。
口嗑嗑。如有所詬詈。或詰之。輒他。荷劇談。上自來輿。下迄邑軍尉。無不指斥其非。時
中外大用兵。制府閻帥。能一一舉其名。若者貪。若者懦。若者縱。部曲掠掠民。若者樹
黨行私。罔君父。有無真偽。人不能辨。雖顯官悍將。概詆詛咒之。鮮所顧畏。且語且
泣。目眇口涎交下。手揮泥人衣。觀聽者恒堵立。咸嗤以為狂談已。荷龍去。有嘲之者。
謂爾口喋喋。爾肩不脫。是擔。奈何。瘋子瞪目厲聲曰。咄。若謂我苦是擔乎。是非我
不任。今朝中宰相。閩外將軍。誰克任是擔者。益嗑嗑不休。菜嘗不售。萬則買酒肉奉
其母。母兄謂非貧家計也。共誚讓之。瘋子乃據地大哭。雜引王祥孟宗事以譬解。母
始釋。一日。倩人書一紙。實封投官府。謬云。陳地方利害。啟之。皆指守令不道事。官府
怒。欲扑之。左右曰。瘋子也。不足治。僅而獲免。甲申。流寇破城。不見。或謂死兵死水。又

云削髮去為僧。不知所終。史氏曰。瘋狂病也。朝政之得失。將相之賢否。守令之撫虐。何與會。菜傭事而顧嗜嗜不休也。耶謂之狂也。固宜以余觀于有明之季。毀綱裂紀。寡廉鮮恥。黨私害公。羣然恬不為怪。正人端士。抱憂持危。論者非謂之迂。即詆為狂。咎亦隨之。噫。甲申三月間。所云緘默合時宜者。竟何如也。而邢瘋子則死兵死水。究不知其所在。蓋猶幸有此野人之狂也夫。

國朝文匯甲集目錄

卷十

余

縉字仲紳號沈公浙江諸暨人順治壬辰進士官河南道御史有大觀堂集

安插投誠議

登岱記

越城固圉疏寇記

胡文學

字道南浙江鄞縣人順治壬辰進士由真定府推官擢益

重建甯波府學公署記

陸壽名

字履賢號芝庭江蘇長洲人順治壬辰進士官甯國府教授有鳳鳴集

治安文獻序

胡尚衡

字辰玉號階平安徽涇縣人順治壬辰進士官浙江寧波府南道

孫公修路記

黎士宏

字純曾福建長汀人順治甲午舉人官陝西甯夏道有北來齋集

張遠公詩序

徐巨源榆溪集序

一

三

四

六

七

八

九

九

國朝文匯

卷十

目録

國學扶輪社印

伊易庵先生傳

十

譚節婦傳後

十一

謝志尹孝廉墓誌銘

十二

文學謝怡古先生墓表

十三

汪汪字若文號鈍翁江蘇長洲人順治乙未進士康熙己未舉南學鴻臚科官翰林院編修有先峰文集

名論

十五

兵論

十五

吳逸民傳序

十六

汪氏族譜序

十六

安南日記序

十七

計甫草中州集序

十八

物外閣吟序

十八

跋庚申外史

十九

題萬里紀程

十九

書沈通明事

二十

彭公子錢傳

二十一

田先生傳

二十三

黃瀉耀傳

二十四

申甫傳

二十五

乙邦才傳

二十六

劉公惟中傳

二十七

邵宗元傳

二十八

江天一傳

二十九

王烈女傳

三十

前明布政司參議范公墓碑

三十一

贈文華殿大學士宋公墓誌銘

三十三

蔡忠襄公墓誌銘

三十五

宜興陳處士墓表

三十六

臨潁知縣吳君墓誌銘

三十七

貞憲先生墓誌銘

三十七

國朝文匯

卷十

二

國學扶輪社印

金孝章墓誌銘

三十九

侯記原墓誌銘

四十

國朝文匯甲集卷十

安插投誠議

余縉

兵可用則用之。不可用則當散歸南牧俾食其力。不然則選丁壯配入經制營伍以資調遣。此安插而兼銷弭之法也。苟撫納歲久全無澄汰訓練之方。今此輩偶語沙中。道遙河上。以半飢半飽之餉。養此不耕不戰之兵。既糜公廩。復累民間。此一失也。議者謂西北有可耕之地而無其人。東南有能耕之人而無其地。請移投誠兵於各哨。計口查給荒田。以資墾種。似矣。不知此曹久習驕惰。安肯躬為胼胝。况撥耕之田多係零星曠廢。以向未耕稼之人。藝此石田。八口莫賴。於是強者驅田隣以代耕。不足則取償於眾戶。弱者則牛種全無。饑寒交迫。非挈孥潛逃。即棄家亡匿。此又一失也。既而逃亡者聚為盜賊。遂議悉遣回籍。以防煽誘。策誠善矣。第餉薄途遠。羣心憂懼。加以故鄉寒落。有羞見父老之心。一旦放散太早。寧免惶惑。矧嘯聚之徒。以恐懼之心。加騰謗之口。以倉皇之勢。行逃潰之事。舊蹊熟徑。安可悉防也。故雖經理以重臣。安頓其行次。而相繼奔竄。屢刑弗止。此又一失也。今誠教此三失。則有五說焉。一曰投誠之始。名器宜慎也。昔劉盆子以十萬眾歸光武。祇待以不死。誠謂名器所以時有功。非勢窮力屈者可倖得也。今海上之眾。不過島嶼遊魂。慮為叛逆所誅。脫身

歸附。非有攻城略地摧鋒陷陣之實績也。而大者公侯。小者守把。俱照偽劄。悉為錄用。一時功名捷徑。雖足招徠羽黨。瀆其腹心。然奸宄之徒。亦因此冒濫章服。輕襲名器。甚有足跡未至海濱。而竄名偽籍。遂致通顯者。陸敬輿謂以瓜果得官。猶恐將士解體。今以亡命白徒。勢促來歸。並無瓜果之功。遽受通侯之賞。其得者固驚喜過望。其不得者。必覲覲咨嗟。彼見此爵。皆平昔等夷。生平無折筮之勞。而一旦位居吾上。其安肯為之下乎。於是歆豔者聯翩而來。不逞者復接踵而往。此招撫愈久而賊寇愈眾。由撫之過厚。而不慎於初也。向令慎之於初。凡率眾投誠者。祇諒錄其頭目。餘俟有功。始加補用。則名器重而人無妄覲之心。亦安有愧憾逃逸者乎。語曰。失東風。收桑榆。此說是也。一曰。招撫之後。宜選練合營。品搭新舊也。自古降兵。未有獨為一軍者。非祇慮其反側也。蓋遇敵數奔。全軍釋甲。其氣靡而志紛矣。苟不澄之汰之。則老弱坐糜指餉。丁壯反致飢疲。非所以鼓朝銳也。况聚健兒於城郭。不令入伍團操。教習技勇。以備不時調發。而日聽其掉臂遊行。羣聚飲博。妻孥恒不宿飽。陣里有相詬誶。怨憤之氣。疾視官長。皆召亂之萌也。誠令安插甫定。即嚴加選閱。其衰老殘疾者。聽自便外。餘有不能荷戈尚堪負耒者。即令地方官編入里甲。每名計口給以邊海荒田。諒助資糧。俾其耕墾。則地無遺利。人無遺力矣。至於丁壯之兵。原可項補。經

制正額。第不使投誠者多於經制。則聯絡以情者。即彈壓以勢。雖反側子。咸可帳中臥也。蓋人情有所分別。而後安心於饋養。有所統率。而後鼓舞於功名。有所規暱。而後驚疑之患消。有所顧忌。而後熾反之念息。職是四者。故選練合營。品搭新舊之說。不可不亟講也。一曰墾荒之地。宜詳酌也。古者軍其地。即用其地之人。食其地之粟。故非興屯不為功。然皆先擇可耕之地。募能耕之人。賦以牛種。尅期舉事。事畢則地畝仍歸百姓。屯兵僅食其粟。以代轉餉而已。未嘗分督州縣。摻括荒土。令兵丁携挈妻孥。開闢數千里。挾升斗之資。以從事畚鍤者也。蓋治膏腴之熟地。故穡事易成。策單行之壯夫。故農力易贍。此屯田之與墾荒。判若霄壤者也。今欲驅投誠之眾。援兵屯。例以墾荒。猶畫地作餅。孰能啖之哉。無已。則仿漢徙關東以實京師之法。查今天下地上之美。且曠者。無過遼蜀。前此曾令招民赴遼。准投縣令兵。唯西蜀道險而遠。沃野千里。人煙寥絕。雖殫力招徠。而生齒未能驟長。此二省者。誠所謂有可耕之地。而無其人者也。與其奇零瑣屑。索各郡不毛之土。令渠墾闢。曷若竟以遼蜀閒田。撥令屯駐。仍俾有司。月加董察。照保甲例。撫剿之。則不煩興屯之役。而人自樂趨。即無牛種之資。而戶無逃匿矣。一曰遷移宜以漸也。東南之俗。亦戀鄉土。一聞遷徙。如往棄市。故聞廣閩。前因閱視海界。有閩室雉經。舉族自焚者矣。此猶民之良弱者也。至投

誠之衆多係強悍不仁。彼鴟音雖變，鷹眼猶存。緩之則盤踞不移，亟之則驚飛鉞走。誠未易措手也。然大抵亟不如緩者，非緩也有選練合營之法，收拾約束之法矣。然後相其機宜，乘其際會，或調撥某營，或撤回某鎮，先行遣發本下，俟至被地然後掘取家屬，寬其限期，俾得將所儲蓄悉行携載，或不可携者，亦得變價以從，則無內顧之憾矣。至於賊營間諜，實繁有徒，彼乘虛伺隙，每遇移徙之時，必詭誕其辭，謂此行非有不測，亦當去而不返。於是人心疑駭，迷潰四出。凡此偷生之輩，總是賊之羽翼。故遷徙之期，必不宜過驟，以為賊驅也。誠寬期以安其志，漸次以逸其身，內無驚疑不定之心，外無勞苦交迫之慮，而此輩猶相繼逃匿者，未之有也。一曰將弁更宜調用也。凡人做晚之氣，謀鋤之而不變者，唯調習之法，有以柔之。故六營如組，則雖踉蹌者罔泛駕矣。今投誠將領，從鯨波鯉浪中，冒險而至，其意亦欲得尺寸之勳，榮示閭里，而所將皆投誠之兵，詎可戡敵。故徘徊鄉土，類有負才未試之嘆。此輩尚考難處，尤宜分別錄用。果才略優長，技勇超衆，可備禦侮之選者，亟須更調別鎮，以展渠壯略。毋令徒握搗旅，致民間有嫌疑之說，而本弁懷寄食之耻，則調御善矣。至茅土節鉞，尤非輕授之典。最爾海邦，公侯相望，雖居乏者不疑，聞之者不足為戒歟。苟患熱圖麟閣，名登鍾鼎，亟宜上覲天顏，遣子入侍，不應久執兵柄，耽戀海隅，失人臣禮。

也。即以輕車熟道之義。資其料理。而所部將卒。宜加更調。安得援世臣例。令軍中易
代乎。蓋此輩即名位尊榮。更無他志。而其下多桀驁不馴。平居志為陰事。有急則賣
主圖存。其恒情也。故更調將領。易督部曲。非祇為地方謀。亦以善全此輩也。合此五
說。以救三失。尚有要策。請正之。高明者矣。

登岱記

庚戌九月。予以使事詣泰安。晨興。自肥城東行。隨塗皆碧潤古藤。山邨野寺。饒有別
致。夾道榆棗甚密。綠英朱實。離離可愛。東望杳靄間。有峯如獅蹲狀。詢之輿徒。知為
嶽來峰矣。余意取道甚徑。既而谿流淙淙。巨石林立。涉愈勤。距山愈遠。則州顧在山
之陽。向所覩者其肩背也。亭午至州。州守以祀事告。遂盥潔奉辭。香行事訖。因縱觀秦
松漢柏。唐槐之屬。皆古質怪偉。黝然作鐵石色。其柯葉亦蒼荷詭異。非五代以後物
也。夜分不寐。從署後看山。峰巒草木。歷歷可數。時月白如晝。山峽間隱隱如螢火。綿
亘數里。既而疏林掩映。其光漸高。良久乃滅。余宅問館人曰。四方朝山人也。余不禁
復盪之。欲折矣。漏下數十刻。始就枕。俄聞墮前點滴聲。僮輩咄咄曰。天雨矣。奈何。余
曰。雖疾風暴雨。誓必登。比曉。雨益作。大風撼林木如震雷。同行者有憚色。余披氈戴
笠。賈勇迅發。抵麓則陰雲四合。狂雨如注。回視城闌。已不可辨。望山椒渺茫。天際與

里許。憩一天門。易筭與俗呼扒山虎者。兩人昇之橫行如螭。至此山漸峻。即捷足者無善步也。又二里至迴馬嶺。行人解鞍歇臥矣。怪石陡絕。澗瀑轟然。如白虹萬仞。垂飲寒潭者。水廉洞也。折而東。捫蘿攀葛。遙見一間。歸然。朱甍碧樹。隱隱聞鐘聲。蒼木玉皇閣也。雨甚。入閣小憩。有黃冠導入斗室中。以茗果餉。甫取果欲啜。而室暗如夕。唯聞山杳作椒蘭氣。坐久。室漸明。香亦漸散。牖中澗然。辭去者。白雲也。初啟戶。雲隨人入。既則見所見而去矣。出閣行三里許。至黃峴嶺。峰迴路轉。煙雨中與嶽來相拱揖。其下喧極怒闐者。雨過而萬壑爭流也。又折而北。下視萬仞崩崖險窄。一行人皆股栗。過此為快活三意。其道易且寬。得縱目與足矣。至此三里。則山更截業。石復怪矣。西埭有壁立千尺。上復冠以危燈者。遊人題字徂丈餘。曰石至此始奇。字畫通動。有飛舞勢。殆非宋元人筆也。道傍枯松一本。題曰秦五大夫松。則好事者為之。意者子大夫之苗裔歟。然仰視束嶽。則已萬樹寒濤。深翠欲滴矣。山無土。資石為母。此木公馬。知非嬴氏封爵之餘。而必藉殘枿朽株。以示標識耶。飯朝陽庵。石瀨濺衣。涼颭齒擊。脫粟蕪菁。分啣珍錯矣。飯畢。過朝陽洞。披帷入謁。一土窟耳。然有泉清冽。可匹中冷。道傍茅屋。多沽漿賣餅家。貧香士女數百輩。皆雨濡溼。列坐哺餐其下。甚憫之。不數武。則十八盤矣。石級峻甚。昇夫喘息不相續。仰視三天門。真如神霄絳闕。去天尺

五行人往來蠕蠕若蟻。竊一俯瞰。則心目眩駭。幾於顛墜。而兩山丹巖碧嶂間。怪石奇險尤絕。若豎指。若頓簡。若卓錫。若鐘鼓劍戟。若老翁羅漢美人。不可勝紀。石壁碑銘賦頌甚多。歲久苔蘚翳蝕。不能盡識。而石至此益奇。數大字在層岬絕壑上。不知當年何許人。在此叫絕醉畫。惜山間人不知。岱史亦不存姓氏也。既登天門。俯視一切矣。時狂雨初止。秋霧翳山。亂泉瀑響。奇峰怪壑。俄頃不見。唯遙望徂徠。隱約霄際。此外止濃雲如墨。淡雲如絮。繚繞縈迴。大地成一片素。羃雪錦中。有一行明練如帶者。汶水也。眺望久之。因入天妃宮。展謁宮甚壯麗。而歲久不繕。漸頽圯矣。時睦司總君寬甫已治具。奏樂侑飲。余亟麾之曰。山水有清音。公不聞乎。薄暝秉炬上方。與同遊者約。明晨稍霽。當俟難嗟。往日觀峰者。扶桑旭景。再涉玉皇閣。探金泥玉簡遺踪。遠過捨身岬。讀摩岬斷碑。庶吳門匹練。猶有得見者乎。已而雨復大作。中夜徙榻者再。衣履皆溼。從者警蓋達旦。山氣寒甚。羣聚篝火以禦之。比明雨益甚。遂呼與趣歸。雖五花峰近在几案。李斯碑咫尺牀下。俱未遑登覽也。歸途電霰交侵。重裘不敵。乘車戴笠。苦趣亦復可觀。是遊也。咸謂大敗人意。余則不然。天下名勝之地。何問風雨晦明。總有殊致。余雖不獲親。岱嶽晴景。而千峰瀑布。萬頃白雲。翠微縹緲。松籟幽清。總在煙雨變態中。此亦從古遊人領略最罕者也。遊亦何負於余哉。山多輒集。經

國朝文匯

卷十

四

國學扶輪社印

秋方熟。雨後撥食甚美。又樹多海棠。老幹扶疏可愛。聞春時著花豔甚。惜未之見也。其可憎者。土人以馬錢爲業。道傍多塑土偶。恣行穢褻。婦女屢疾。逢人乞施。州倅藉香稅爲名。需索遊人無厭。此數者俱當厲禁。而當事者曾不措意。真大敗人意耳。與中及歸署。得詩凡若干首。雖不甚稱意。而興致亦復不減。山靈有知。或念余之未暢於遊。而再假以機緣也。余將約二三知己。芒鞋筇杖。裹十日糧。遍歷諸巖之勝。登峰造極。別異尋幽。以給眸力之未逮耳。聊作此記。以俟餘勇。

越城固圍獵寇記

今

上御極之十有三載。海宇清宴。萬國咸寧。朝廷爲曲徙計。改建藩封。甚盛典也。滇黔告變。聞粵效尤。浙之三衢。首當締突。既而既括叛亂。流氛日熾。遂蔓于越。爲暨嶧新三邑。奸民互相煽惑。七月初旬。連陷諸邑。賊即窺伺郡城。十二日。賊至古博嶺。官軍以眾寡不敵。引次斑竹庵。十三日辰時。戰於庵側。官軍復小卻。賊乘勢攻常禧門。幟集如蝟。郡守許公宏勳。慷慨登陴。引民兵擊卻之。日晡。賊復從城南渡河。攻稽山門。呼聲動地。時東南隅守具甚薄。乘城者咸股東。公介馬疾馳。至則援巨礮擊之中。賊皆糜碎。賊魚貫攀堞以登。公命善射者於陴隙伺之。多應弦而斃。由是賊勢漸沮。

自晨迄暮。自昏達曙。雖百道進攻。隨機策應。殺傷數百計。其肉薄先登。為巨石摧壓。者不與焉。黎明。賊餓就食。邨落食已。復環城噪呼。鋒刃耀日。其生力者並至。公令兵民休番。奪食以待之。賊終日喧擾不息。薄暮。自繞門山渡河攻吳市門。公謂賊驕且憊。可以出戰。於是部署士馬。潛啟篋。約以礮聲為號。突出截殺。賊方輕官軍嬰城自守。多拋戈甲。裸而揮羽者。有踞門嘲笑者。門啟。眾馳出。疾擊。斬獲數百級。溺河死者。不可勝數。賊奔還稽山。時觀者踴躍。勇氣百倍。是夕。賊尚作飛橋運攻具。而氣已盡。奪矣。比明。甯郡援師始至。入自西門。飯於演武場。賊尚未知也。飯畢。公令啟常禧門。出師襲賊。賊敗奔牛角灣。再令鷲鴻。殺溺死者。亡算。生擒數十人。又追至何山橋。賊欲扼橋以拒。我師乘勝蹂之。又追至亭山。賊又據高圍關。已而會城兵大至。賊遂驚潰。蓋公已先期請濟師夾擊也。是役也。斬獲以千百計。賊胆已墜。然詢諸所獲賊。謀則云。所昨者。尤在稽山之巨嶽。吳市之襲擊云。先是。郡兵六百餘人。奉臺檄。調援三衢營。伍遂虛。比賊附城。城中兵不滿百。樓櫓粗具。士無固心。公單騎呼於市。市人持鎗挺從之者。頃刻萬計。咸曰。我公呼我。可不彈力殺賊。以報乃德乎。由是垣堞無隙地。蓋前此臺符屢下。趣郡集民城守。公曰。小民各有生計。無事而錮之城守。是坐困也。第令有急呼之可耳。民懷公德。故一呼罔不應者。公知城內賊間甚繁。附城之

夕必舉火爲內應。下令兀術巷俱家懸燈炬。固守柵欄。賊知有備。終不敢發。蓋內應絕而外寇之勢自孤矣。稽山一門。素稱僻陋。稍不戒。全城奚沸矣。公納紳士議。束燭塞之。并撤春波橋以過其衝。已而賊果犯門。熾薪焚火。終不能射。蓋先事網緝之力也。至於擐甲登陴。身當矢石。目不交睫者三晝夜。奪門出戰。戮縛渠魁。公之膽智絕人。令聞風者固不嘆服也。嗣此嘗深入大嶺。巨寇驚遁入海。剽撫刻寇。援將憤其負固。欲盡屠之。公力主招徠。保全者億萬戶。迄今言及。咸感泣。而公歷時十餘載。未嘗自述其功。故日月姓名。多不可詳考。誠度量深遠矣。僕從圍城中。目擊公之宣力固圍。決機應變。歷歷如此。遂忘不敏。約書之爲記。

重建寧波府學公署記

胡文學

天下治亂相生時極而轉然世之自亂而漸治也此無他由人心之自壞而漸復也求復其心務在預教之而已故曰一家不治每起于失學之人一方不治每起於失教之地是必就教得其師造學得其所使士習正而後庶民從之此學校所以為萬世重也自齋舍漸廢諸生不誦習於學中已百有餘年至於邇來圯落尤甚黌門不設宮牆舊址俱失牛馬得散牧其中文柏挫為薪或於朔旁墻地陳雜戲馳騎擊射貴人時驅鹵簿直穿甬道而出望者滌涕老生故吏抱祭樂射器寄藏鄰舍尊經閣貯書百不遺一蠹魚飽欲死其僅存者遺敗瓦積漏一冊結成一甌至不可啟東西齋四宅蕩為馬疥蕪草蓋學宮之廢至今日極矣廢極復興此固一時也適西陵沈大珩先生以甲科名家典教吾郡先生奉命而來至日版輿無所下先生乃賃錢二十萬賃屋而栖余聞之喟然而嘆曰士患不得師今以韓退之在學而諸生無館下可立受其教誨至使儒林先生栖栖不得受一廛真士大夫之羞也余因出俸二十金奉先生使創復學署郡中薦紳諸生俱欣然應之先生亦出俸五十金亟為營構始於辛亥仲冬至壬子季春告成先生遷居署中乃得設講席使諸生執經而前坐下常滿門牆亦並起非生徒遠邇不敢入師道復立先生乃曰非身教吾無以教人

因延此中儒者。日論陽明茂山之學。究其本末。凡值釋奠前三日。先生輒斷酒。謝賓客。危坐終日。務使氣靜與聖賢先酬接。延請郡中耆舊。掃席虛左。時柱駕其門。聞諸生初有講五經之集。先生常造其所。與列坐共相質難。會當事屬先生修鄞誌。先生更召諸名士。與高論。四明先賢。有越文大夫漢黃公董徽君任中丞。至唐宋諸公。以來人文不墜。俱力相表掖。而後道之以慶歷五先生之躬行。進之以淳熙四君子之理學。使聞者無不興起。夫先生既以身教人。而復以其鄉先賢勉其後起。學者隆禮一時。高行如杜王二先生故事。以風勵同輩。蓋先生之為教至矣。從此五經季興。士習日趨於正。即風俗亦將為一變。然俱由學舍成。而諸生就教有地。使得無失學之人也。則其所關於一方治亂。豈不重哉。昔東野先生稱此地庠聲序音。洋洋鄒魯。余喜得復觀其盛焉。因不辭而為之記。

治安文獻序

陸壽名

天下之事。盡於六曹。國家設立六部。下逮州縣之官。亦分六揀。庀厥事。其來久矣。虞廷岳牧九官。不以六位官。而其事不能出於六曹之外。周官三百六十屬。統于六卿。古之六卿。即今之六部。周書所謂並正治官。各率其屬。以倡九牧也。今天下之事。盡六曹者。非謂天下之官。皆六部之官。乃天下之官所治之事。皆六曹之事也。天下之事。必隸於天下之官。用天下之官。而後可以成天下之事。故吏為首。治天下者。用人理財。政之大者也。故吏先而戶次之。禮樂不興。則王道不成。禮定而樂以行。故禮居三。聖人所以威天下者。莫大于兵。故兵居四。聖人所以斷天下者。莫大于刑。故刑居五。聖人成天下之務。莫大于工。故工居六。六者。天下之事所由全。天下之治亂。安危所由出也。天下官吏有定員。錢穀有定數。等威有定儀。戍守數於有定制。服宅。斂。赦。有定律。營建將作有定術。此六曹之概也。得其人。則制治于未亂。得其人。則保邦于未危。然則治亂安危之故。不惟其官。惟其人而已矣。使天下之為吏者。進退人才。既公且慎。則仕路以清。天下之為戶者。上下損益。不踰鈞石。則國用以足。天下之為禮者。君舉必書。鑒于成憲。則秩叙以明。天下之為兵者。四征九伐。張皇六師。則武備以勅。天下之為刑者。色聽簡孚。謹循三尺。則兩造以服。天下之為工者。若采鳩。犀。象。

庸王作則徭役以平。仕路清則君子進矣。國用足則倉庫實矣。秩叙明則民志定矣。武備勦則國威強矣。兩造服則天下無寃民矣。徭役平則庶民子來矣。由此觀之。天下治亂之數。安危之理。固不難知也。然時代異制。習俗異宜。沿革異令。緩急輕重。施行者異序。於是。有敷奏之陳。有文告之體。有條議之方。有詳請之由。有補偏救弊之規。有窮變通久之法。以一人之耳目為視聽。則聰明不能盡也。合眾人之耳目而聰明盡矣。以一人之心思為謀猷。則事理不能悉也。合眾人之心思而事理悉矣。自其言之可採者而書之。則謂之文。自其人之可存者而書之。則謂之獻。文獻立而六曹之學思過半矣。昔堯舜之世。三載考績。九德咸事。周官以六計弊羣吏。盡之以廉。則知察吏為安民之本。而興廉又為察吏之本也。無總于貨寃。生生自備。此之謂也。我皇上屬精圖治。嘉與中外大小臣工。亮天工。熙帝載。以進于唐虞三代之隆。則斯編之成。庶幾寸壤細流。或少補高深之萬一云爾。壽名不敏。為

世祖皇帝親政之年所取士。自惟薄劣。伏處林泉。無所表建于世。而讀書論世。耻為雕蟲之業。念經史而外。旁達世務。不為無用之學者。莫備于六曹。仰惟當代賢士大夫。嘉謨善政。存十一於斯編。聞見固陋。多所闕遺。世之君子。或亦有諒於此也。

孫公修路記

胡尚衡

大河以北。周道如砥。馬可于騎。方駕車可于乘。同然。大江以南。則山踟踞以深。石稜
稜以齒。雖孔道猶鶻叢也。湮當旌斂。餽口漸入萬山。輪蹄威威。錢郭中偏棘間。儼兩
馬則踣矣。道旁兼老樹屯風。深菁蔽日。不逞之徒。其大者踞綠林為虎窟。其細者拾
斷矢。操折戟。亦可剝孤旅而奪之金。所在見告。日煩司寇兵憲。龍門孫公。每率帷行
部。過羊腸。雖徑則喟然嘆曰。征尋陽山賊。除其竹木。譬如嬰兒。頭多蟻。而第之蕩
蕩然。蟻雖無所依。馬伏波真善兵矣哉。頃者游魂未靖。禁旅宵馳。其擁大森者。又多
名王貴種。方擬役巨靈而鑿伊闕。駕龜鼈以為浮梁。奈何使之盤桓蟻。封絀木而遇
瘴乎。爰敕司土。各覓厥通衢。使廣。各剪厥荆棘。使蕩。數勿擊矣。肩勿摩矣。伏莽之戎
亦自茲絕。與者騎者。負擔者。以翔。嘆皇塗之昏朗也。詔思首庸。遂名之曰孫公
路云。

張遠公詩序

黎士宏

記識遠公時。則在丙戌之夏。時遠公佩印綬總師江上。從籬壁間望見遠公顏色。蓋纔等終軍。乘駟馬。從千乘。壁壘萬人。每傳一語。班聲雷動。人頗豔遠公。予亦謂少年生能將軍。乃爾。繼辛卯入都門。因家仲宣巖。得與遠公及遠公之弟蔚生訂交。共席舍者六月餘。後秋事失意。各南北去。留遠公兄弟。獨送于都城三十里外。執袂掩泣。不能成聲。自是或兩年一見。或三四年一見。莫不釀酒賦詩。殷勤握手。而鎮重難別者。則戊戌遠公滇南之行也。時遠公病甚。為國事不敢辭。親朋一哭。匹馬孤城。浪浪兩袖。寧敢屈指記憶。與遠公他日再見何所。相對何時乎。再六年。遠公入蒼梧。過章江。聞予在會城。急索予晤。為停舟十日。乃去。相見茫然。悲喜迸至。嗟夫。與遠公幸皆少壯耳。此十五年中。日月遷移。人事徃復。不知其幾。而吾兩人雖南北分馳。猶復促膝徵懼。不忘往昔。感城頭賦別之難。則何能不流連于此會也。解纜之夕。出詩三卷。遊予點定。且請所益。予將何以益遠公哉。大抵遠公之詩。悲涼之性。生而有之。而最後滇黔行間。諸篇頗似杜公入蜀所最難者。當遠公角命鐘場時。固不知其能詩。即言詩。人謂遠公故為豪舉。如曹景宗興會偶然耳。近遠公服習理道。為善不衰。所為脫人于難。出人于險者。若惟日不足。若予也。少賤。閉戶一經。固不能帶劍囊弓。與士卒

爭一旦而躊躇半昧。求所為起弊扶衰者。又無所短長。且平昔記憶文章之言。兩載來曾無一字。堪為故人道者。是予親遠公行事。予將求師遠公不得。予將何以公。遠公哉。遠公行矣。茲抵蒼梧行萬里路。其道愈遠。其作詩之日愈長。其可以脫人之難出人之險者。事益眾。日月而邁。式過其歸。一杯亭畔。九股松邊。予將為遠公洗盪廢和。獨運憶辛卯與遠公連牀吮筆時。君弟蔚生。予弟宣巖。皆各倡予和汝。無間晨朝。今宣巖守壽春。而蔚生守劍閣。遠者萬里。近者數千里。無由對字望衡。相為懌悅。而遠公又將即次都門。文章進退朋友兄弟離合聚散之間。幾如夢寐。所為因序遠公之詩。而不覺更茫茫百端交集也。

徐巨源榆溪集序

予猶及見巨源先生也。乙未丙申間。家弟宣巖領南昌。予因得與巨源為後進交。每深談古今治亂之原。及文章離合之故。言終夜不得止。時巨源大言謂今海內人士能為古文辭者。漢陽李文孫共卿兩人耳。予逡巡不敢置對。歷今十年所矣。官趣浮沉。二毛見白。曾無一言足以表見當世。巨源之知我誠未必然。然心感巨源之言。則未嘗不汗流浹背也。巨源故公卿子。年未二十。名滿天下。其為文淵泓博。原本六經。他人言古文者。半皮毛。優孟。巨源獨得其風神於蹊徑之外。其筆其舌。又足以副之。

西江善言者莫之先也。性好調笑刺譏。一言間出。里巷爭傳。使其人終身不能解免。以故愛憎巨源者各半。巨源死而其生平所著作。幾不免李王孫投諸溷廁之疑。然定論自在。終不能使之不傳。嗟夫。古文之衰久矣。爰疏傳序。即古人之時文也。自士攻制舉之言。遂有古文時文之別。仕宦者既忙不克為。鴻才駿生有志于古者。又不暇為。賴此一二擯落失意之人。以自寫其悲性懷來之感。而為之有工有不工焉。又有傳有不傳焉。自非卓絕一代。安能聲施不朽哉。記丁酉秋。曾携巨源近稿。見周元亮先生。先生一見。輒感曰。徐君當不免。當時頗怪其言不為信。是冬。巨源果死於盜。無意之談。遂成信讖。傷哉。徐子之死也。遺文未出。寧非後死者之責乎。榆溪集陳子伯嘏。運刻於南昌。今蕭子孟昉。又撝其遺者補之。尚有餘稿。存質子子翼。季子所當並歸之孟昉。巨源一因頓諸生耳。遺世多故。流離不得志。饑寒老死。不見恤於人。又其性謾罵刺譏。足以速尤府怨。今死未數年。而其片紙隻字。故人後進。爭欲出之。以報巨源地下。然則人亦自為其可傳者而已。寧與一時較毀譽。爭久暫也哉。

伊易庵先生傳

甯化之伊為望姓。代有聞人。和平令宗邵先生尤著也。先生名克夫。宗邵其字。晚庚疏易庵。九歲能屬文。同舍生有他稿。各不欲示人。先生一覽。輒背誦無遺。塾師驚嘆。

謂是郎雖年少。豈久棘下者。補諸生。每試高等。隆慶間。應拔貢。入太學。闈試數不利。諸選人得。江西南康之星子縣。縣瀕湖。負瘠。為一郡最。先生詢民疾苦。力為蘇息。性剛。德斷。郡有大獄。悉以屬先生。間修復紫陽白鹿洞。規進諸生。講業其中。所賞識如胡應台。但條元。但啟元。王澤。皆先後成進士。以外艱去。星子士民爭肖像祀之。服闋。補粵東惠州和平。和平固盜藪。地名象洞。複嶺崇山。界連三省。每盜起。則廣東福建江西近邑。皆被蹂躪。有大盜曾撫。吉。憑險聚眾。當事議合勦。無成局。先生謂用兵須速。曠日遊久。竭財殫貨。賊不時平。民力先盡矣。忽輕騎挾卒。直抵賊寨。令卒先傳呼。縣官至。羣盜出不意。迎拜馬首。先生坐定。手指曰。若等知縣官來。愈。卒羣盜曰。不敢。先生曰。若等據尺寸地。擬抗大師。聚鳥合之眾。無數月之糧。官兵合圍。旦夕釜魚耳。縣官父母。心知若等迫饑寒。誠不忍。立視就死地。肯一旦悔過。縣官雖文弱。力能丐若等生。不則縣官今來。止一騎一卒。一聽若等之所為。羣盜叩額號呼曰。不敢。我等固知必死。但上官多不信。言反覆。如公開誠。民等曷敢有二心。指誓天日。不敢負公恩。一矢不加。黨羽解散。終先生任。無有一盜敢睥睨行路者。方次第上先生功。而先生以末疾求去。當事難其請。先生卒行其志。致政歸。所得士胡應台。任為漳南道。伏謁階下。執弟子禮。先生終不以貧故。為故人乞升斗。故相晉江李文節公當國。為先

生同年生。又雅知先生，欲特薦起故官。先生力辭，免優游家食。將二十年。卒年八十有一。先生坦懷樂易，與人語，惟恐傷之。至事所不可，則義形於色。所著有廬山集一卷，藏於家。叔子弟皆有法基，在高棟上芝案。子姓千指，多業儒。曾孫周篤行，能文章。與余善。

黎士宏曰：觀伊先生撫盜一事，大類孔公鏞。隆慶間，鏞守高州，巨盜鄧公長據茅洞，鏞欲詣洞招撫，士民爭尼鏞行。鏞不可，竟挾四卒抵賊寨，往復開導，公長遂降。飯虎飼狼，昔賢所戒，納降如厝火積薪，小不慎，遂至燎原，不復可收拾。明之已事足鑒矣。若孔公與先生者，非信義素結於百姓，又克觀變審機，而敬身嘗不測，僥倖就功名，庸有當哉。攷孔公踐歷清華，仕至少司空，而先生僅以一令終，位不償功。君子有餘歎焉。嗚呼！法令牛毛，盜賊多有，不驅民為盜已足，化盜為民，我未多見也。先生足以傳矣。

譚節婦傳後

節婦趙姓，宋宗室女，歸于譚。其夫名不可考。元至元十三年，宋降，將邑人劉槃引兵陷永新。一時城破倉卒，節婦從其夫及舅姑走匿學宮之大成殿。兵旋踪跡及之，舅姑與夫皆遇害。欲遂犯節婦，節婦罵不絕口。兵怒，殺節婦，並殺手所抱子。令血漬入

孰上。母子形儼然。數易輒。其血痕不改。以火銀之。色愈鮮。予改知永新。因得親見。所謂八輒者。因歎節婦生長里巷間。無名爵位號。其死生非有關於宗社之存亡也。其怨毒又未必若帝后之同盡也。一立節守死。天地鬼神。即陰相之。使其靈異之蹟。至數百年不斲。假使蔡州之失。厓門之敗。其一時英君哲相。賢后貞妃。率赴水火。趨死如飴而不顧。則天之所報之者。又當何等也。且文丞相起兵時。兵潰。永新義士從而死。袍陂者三千人。至今袍陂如故。不知晦冥之夜。亦復有雷填雨冥。水起波立。旅旅曹曹。憤然為鬼雄者否。每見墮城化石飛霜。隕雪之事。多見于婦人女子。豈婦人女子之立節。有萬難于丈夫者。冥冥之中。若將有以獨厚之耶。天下之理。一誠而已。當節婦殞命時。目見其舅死。姑死。夫死。子死。肝腸初摧。不得一速死為快。彼其心何當計。名義綱常之當重何若。百年千秋之不朽何事。止此一性不回之氣。遂已動天地而泣鬼神。昔李廣見石。以為虎也。射之沒羽。視之石也。則屢發不中。天人之異。亦較然矣。嗚呼。宋之亡也。臨安不守。主妃下殿。筆戴而西。帝胄王孫。爭出而席寵貴者不少。節婦以一宗室孤女。夫死其國。妻死其夫。皎然與文陸諸公。爭光日月。豈不偉哉。惜其夫名不傳。使節婦獨擅千秋之祀。想亦節婦之所心傷。而亦攷古者之所歎為缺陷者矣。

謝志尹孝廉墓誌銘

瑞金孝廉謝君。鰥鵠名行。有名當世。書升之日。予忝為分考官。事予也最親。而謹卒於成。長得年僅五十。予過其家。哭之恸。諸孤重挽等泣。而請銘。蓋逡巡不忍執筆。拜有期。諸孤再申前請。語益悲。乃杖淚而志之曰。嗚呼。此故孝廉志尹謝先生之墓也。君謝姓。諱聘。字志尹。庚號莘園。先籍維揚。元時遠祖宣郎。官皮之典國。因家焉。明洪武初。始遷瑞金為望族。高祖乾道。起家思恩縣令。思恩生元璇。元璇生長震。皆隸庠序。長震儒者。守義不屈于盜。學者私謚為義烈先生。義烈生二子。次為君。父命巽。娶鍾孺人。是生孝廉。孝廉有異徵。七歲侍曾大父讀易。至太極生兩儀。君起問太極。又為誰生。曾大父奇其意。偏贊賓客。謂他日大吾門者。必此子也。家固世貴。遭寇變。遂中落。君嘗為予言。十八九歲時。從南州先輩伍公達可學。登出暮歸。率虛腹而往。夜就同舍生映燈而讀。同舍生謂飯後宜少閒適。毋遽高誦。能傷人。不知某尚未嘗晨炊也。其寒苦力學如此。應童子試。學使楊公兆魯。亟賞君文。拔第一。歲於卯。遂舉於鄉。年纔二十有六。甲辰公車北上。禮部吏誤落君名。不得與試。事聞。令

皇上赫然震怒。疑為怨家裁抑。從邸舍中急索君。值君先期出都。遣吏部員外郎刺畢。馳驛召君赴闕。質對。議削諸司事官籍。立授君官。有以乘時建樹說君者。時贈公

偕行。父子間私相勉戒。謂我輩出處自有本末。若僭人干進。何以仰對神明。詣部立
白司事官無他。寔出吏胥。一時絳誤。司事官概行免罪。謫。又奉旨開軒特試。設主
考分考如例。當事故以微疵。乙君卷。君亦無幾。微見顏色。初進寒生。一旦遭逢異數。
名動至尊。旁觀者擬君責在旦夕。而君秉道直躬。儼然守三公不易之介。繼六上
春官不第。詣銓部試高等。當除大令。需次就選。而君沒矣。君饒經濟。邑有大事。就君
計。片詞立解。甲寅乙卯間。閭變起。汀協將劉應麟據城以叛。瑞金去汀。纔七十里。賊
日夜朵頤。猝擁眾萬餘度嶺。男女趨避不暇。君設計多方。應麟竟結營郭外。卒保合
邑無恐。又密約紳士。告急贛城。及附近甯都守將。各馳師援勦。應麟亦遂遁。君
沒之日。喪車就道。邑人欲撤市改服。報君恩萬一。亦可知君德在人。而邑人感君
死生如一日也。君性孝友。周給三黨。不以為無為解。贈公病累年。君侍湯藥。不去左
右。事母夫人依依如孺子。及君疾垂殆。母夫人就席摩撫。猶強起為好語安慰。曰。兒
病無害。不三日即起矣。獨私語醫者。吾病必不治。幸母語吾兒。恐傷老母心。悲夫。恐
一旦不諱。重傷母心。而卒不能延有盡之生。終遺太夫人以無窮之戚。謂德可以回
天。徒虛語耳。君學期於近道。才足以濟時。曾不得一竟其用。遂使齋志而亡。此予所
不忍銘君。而又不忍不銘。終欲冀君有傳于後世也。君生崇禎戊寅五月十一日。卒康

康熙戊辰五月十四日。原配楊孺人。男子四。皆孝友能文章。長重捷。次重拔。俱邑廩生。次重揮。邑庠生。次重揚。邑增生。女子二。長適子侄庠生黎祚遠。次許字邑庠生劉君敬。問子耀祖。孫四。衍詩捷出。衍易拔出。衍禮捷出。衍書揮出。孫女四。俱幼。以康熙二十八年十月十七日。葬于某處。附先隴之某處。首某趾某。銘曰。
干將耶。故缺諸剛。卯耶。故刻諸蒼。蒼耶。吾邑從而究圖。君無恫耶。永厥居。上耶。出入隨帝車。手抉天章。護諸維。

文學謝怡古先生墓表

先生姓謝名適。初字士介。更字怡古。賴之瑞金人。郡學廩生。謝為邑望族。祖諱元贇。父諱冲和。少出後。於從父子起。子起之父。禹州知州諱元節。子起。高才蚤卒。即邑人。從祀於赤水社中四君子之一也。怡古。蔭藉高華。矜持標格。雖少隸諸生。獨心好聲韻之言。明末。皆學使有侯公廣成。按部度州。校文外。合十二邑秀彥。試鬱孤臺詩。拔怡古第一。名一時。驟起。怡古既年久。博極羣書。不肯為刺促。凡近之語。每就一篇。平拈毫危坐。感頽頽肩。客至或忘巾櫛。客去亦不記何語。世之苦吟深思者。莫怡古若為。詩十年。學大成。今海內所傳連峰樓遺稿是也。怡古性捐急。不能為人曲折。然事親孝。事兄恭。待朋友有始終。必與邑人楊生善。楊奇士。跣地不檢。為怨家齟齬。怡古冒

險爲楊託寄妻孥。邑人欲殺楊。並中怡古。楊走他徑。獲免。後且得官。怡古始釋。累怡古讀書行。已無惡於人。爲急朋友之難。遂幾罹不測。然卒得全無害。此蓋有天道存焉矣。怡古於同邑交楊青嶺。楊爾宿。楊惟明。於家交侄爾寵。志尹。於外邑交龍泉。蔡漢右。會昌文信子。於長汀交楊君叔夜及子兄弟。方外則交白巖位公。松實采公。以萬歷丁巳年四月十四日生。順治辛丑年十月十七日卒。以壬寅十二月二十七日。葬於清水江大坪頭。附曾祖墳塋之左。元配鍾孺人。繼配許孺人。三子邦驊。邦駒。邦駿。邦驍。先卒。驍。駿皆能文。世其家。孫四人。曾孫一人。怡古志趣非常。爲善病。獨諱言死。予每調之曰。脫若不謹。當爲君作誌傳。怡古作色不應。嗚呼。一時嬉笑之言。而卒踐於三十二年之後。記曰。朋友之喪。墓有宿草焉。則不哭。顧予與怡古何等。而安得不哭哉。系之以詞曰。

誰抱元文。誰堅墨守。今也則亡。吾念吾友。歲指丁亥。見君古寺。執手知心。凝目注視。烽火旋逼。鳥驚魚逝。繞通里道。君書遂來。迢遞隔嶺。朝封暮開。唱于爾和。無間形骸。客路湘江。經邱尋壑。支許同游。談諧閒作。抗古吟嘯。意何寥廓。仲領南州。君特至上。雪被冰牀。握臂抵趾。過不忘規。善則互喜。誰謂友生。不共毛裏。我拜信州。待君我助。度嶺倉皇。遂即大故。華屋生前。西州舊路。過車腹痛。采來君墓。董相之陵。嘗聞下馬。

白傳之境。時真杯等。是古詩人。是先學者。螭首大書。俾告四野。

名論

汪琬

人主之治天下者誠也。而有術行乎其間誠者所以示人可信術者所以示人不可測。惟其可信故能必人之樂從。惟其不可測故能驅天下之士大夫奔走於中而莫之覺。今天爵祿金帛所以馭士大夫者也。然而貴之以爵祿則天下有不恭爵祿之士富之以金帛則天下有不繼金帛之人。如屠羊說申胥包魯仲連之屬是也。使為吾臣而萬一類是數子者以爵祿寵之而不從以金帛私之而不聽則吾駕馭之具不幾窮乎。蓋當思之士大夫之好名甚於好富貴。人主欲因其所好而用之於是不得已而始出於名之一途以警動其心而振作其志氣。此豈徇名而遺實哉。所謂術也。然而世之詰責沽名者曰吾惡其矯激也。不則曰吾疑其詐偽也。夫矯激詐偽誠不能保其必無。然欲以此概天下之賢士大夫則過矣。且夫為善而不求名者上也。顯名而不得不為善者次也。不知名之可好而肆然行不義者小人也。以人主之權果盡得不求名之士而任使之則何所慮焉。然其勢既有所不能而又無以警動其心而振作其志氣將見其賢者必飄然遠去而不為吾用。其中材者亦將廢然自合於流俗而蒙垢忍辱以希旦夕之利。則國家所得盡小人耳。人主亦何樂於小人而與之共富貴哉。名者實之所從出也。士大夫好廉潔之名則必不敢貪污矣。好退讓之

名則必不敢忿爭矣。好犯顏死節之名，則必不敢靦面以媮生矣。人主苟惟名之是徇，固不能無矯激詐偽之敝。使姑勸之以名，而徐謀其實，以神吾術於不可測，則又何患焉。吾嘗謂好名之士大夫，不惟可與國治，亦可以救敗。漢末之亂，使孔融荀彧尚在，則曹操決不能亡漢。唐末之亂，使萊柁孤損之徒尚在，則朱全忠決不能篡唐。惟其有小人者，陰陽猜忌其間，悉羅織而敗，且殺之。故漢唐遂從而亡。嗟夫！士大夫之氣猶劍刃也，燭之則易以銳，而挫之則易以折。如其無術焉，為之駕馭，而又以沽名挫之，此國家所以敗亂相傷也。

兵論

國家之禍，未有不由於兵者也。非兵之不可用，用兵而不審事之可否，不計功之成敗，此禍之所自伏也。夫可否成敗，既有所不暇審計，而又數用而不知止，故勝亦為禍，不勝亦為禍。前世亂亡之主，其出於此者多矣。試略得而舉之：唐莊宗與梁相拒於德勝楊劉之間，經百戰而僅滅之一；一旦李嗣源叛，合於趙在禮，蒼黃夜奔，死於絳霄殿下。此勝而得禍者也。秦苻堅舉步騎八十餘萬，號一百萬，以伐晉，自謂投鞭可斷江流，及洛澗之役，陽平公死，歸而鮮卑與諸羌皆叛之。卒為姚萇所殺。隋煬帝合十二道師，再征高麗，一敗於平壤，而楊元感遽反，黎陽群盜四應，卒曠江都之變，不

數月而隋遂折入於唐。此不勝而得禍者也。由其始而觀之。是三君者。皆所謂梟雄人傑也。及其兵敵於外。民困於內。情迫勢屈。雖以左右近習。與所養奴隸之人。皆得奮起而與之為難。至於身死國滅。而天下後世。卒莫之惜者。此其故何哉。不審事之可否。不計功之成敗。數用兵而不止之明效也。蘇氏嘗有言曰。勝則變大而禍遠。不勝則變小而禍速。吾獨以為。勝亦禍。不勝亦禍。雖勝敗之數不同。而其亂亡一也。漢高帝不取尉佗。而以道諸孝文。宋太祖不取太原吳越。而以道諸太宗。惟其取之也愈速。故其得之也愈牢固。而不可解。不過稍緩歲月之間。而其道遂出於萬全。此漢宋之所以久安長治。與有人於此。苟能節其飲食起居。使無心腹之疾。則雖有瘡癢為患。亦可不藥而自治。如不能忍其搔爬痛癢。思欲以金石慘烈之劑。投而去之。於是病不在四肢。而中於膏肓。兵可不戒哉。

吳逸民傳序

陳子均甯。為人沈靜澹雅。自少不及汲汲於名利。年未壯。值明社既屋。即棄諸生。隱居東郊外。婁江之上。教授自給。尤好著書。凡三十餘年矣。輯成吳逸民傳。始仲雍。訖金先生孝章。共如千人。蓋以自寓其志云。余惟逸民之名。原本論語。而虞仲在焉。按周初有兩虞仲。一為太伯弟仲雍。左傳謂太伯虞仲。太王之昭也。至今虞山上。猶有虞

仲基見陸廣微吳地記是也。一為仲雍後人。史記謂武王滅商封仲雍曾孫周章弟虞仲於周之北故夏墟是為北吳是也。孔子之所稱逸民者果仲雍乎抑周章弟乎。自漢孔安國至魏王肅何晏諸家俱不注虞仲何人。近世始以仲雍實之。此可疑者也。太伯仲雍之逃周猶夷齊之以孤竹讓也。孔子亦嘗推太伯至德矣。及其陞次逸民則登夷齊兄弟於首而太伯獨不得援引此例與仲雍並列其義安在。以時代考之仲雍前夷齊且百年論語序事之體亦不當先夷齊而後仲雍。此又可疑者也。仲雍雖斷髮文身以順荆蠻之俗固儼然繼世有土之君矣。孔子逸之可也從而民之可乎。春秋祀成公用存禮則降其伯爵書子楚人猶夏當伐蔡之始則黜其國號書荆皆示貶也。然則孔子之民仲雍者律之以春秋之法豈其為貶辭與。此又可疑者也。夫未毀齒之時即無日不肯誦論語顧垂老而猶不得其解予之專愚甚矣。然而質疑問難皆後進所當盡心也。均甯好學深思為吳中隱逸之冠其作此傳據摭最博而去取最嚴發凡起例井然不可苟必能講求孔子所以稱逸民之意庸敢述此說著諸卷端而求受教均甯均甯其毋以老詩棄我。

汪氏族譜序

宗法之亡久矣。別子為祖繼別為宗。何謂祖。別子始為大夫者是也。何謂宗。別子之

適世世繼起為大夫者是也。故曰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此先王
尊祖敬宗此族之意也。自世爵世祿之制廢。而宗法始壞矣。後之儒者亦欲講求而推
行之。而訖於不可得。非宗法之難復也。制度之變。風俗之澆為之也。古者大夫三廟。
又有采以處其子孫。今之大宗降為編氓者多矣。無廟也。無田也。其能率其族之貴
且顯者。以歲時祇薦於寢乎。此不可行者一也。古者族人異宮而同財。有餘則歸之
宗。不足則資之宗。子弟有歸器。則必獻其上。而後敢服用其次。今之父兄子弟。往往
爭銖金尺帛。而至於怨憤詬闕相戕殺者。殆不知其幾也。願欲萃宗子與族人之衣
服什器。及其車馬賄財。悉委諸公。而無所私乎。此不可行者二也。古者絕族無施服。
然而所以重大宗者。有加焉。宗子死。則族人為之服。齊衰三月。其母妻死。亦然。雖大
夫不之降。今令甲無是也。宗婦死。則夫雖母在。為之禭。宗子之長子死。父為之斬衰
三年。今令甲又無是也。此不可行者三也。故吾之譜吾族也。不言宗。非誣吾宗也。悼
宗法之不復。而有大不得已者於此也。此制度之變。風俗之澆也。抑孔子嘗有言曰。
厚於仁者薄於義。親而不尊。厚於義者薄於仁。尊而不親。是故義非仁不立也。仁非
義不行也。凡為吾父兄子弟者。苟能知仁義尊親之說。而使內外有別。長幼親疏有
序。有無相明。吉凶患難相助。伏臘饋蜡。祭饗飲食。相周旋。如此則雖不言宗。而宗法

寓其中矣。

安南日記序

惟其氣能勝天下之事。然後可以立天下之大節。成天下之大功。學士大夫進則建
勲名於朝。退則齊得喪。一死生。睥睨萬物。浩然天地之內。當是時也。蹈水火。骨鼎鑊
而不惕。投之以三公之尊。萬鍾之富。而棄之若唾涕。然此其故何也。惟氣有以勝之
也。張子房。諸葛孔明。李長源之流。或事大度之主。或立於猜疑忌諱之朝。所遇不同。
而同歸於成功。談笑揮斥之頃。而風采譽望著聞于天下。小人官侍相與環伺。而訖
莫敢動搖。數千百年之後。仰其遺烈。攷求其言語文章。而知其所得於氣者。匪眇小
也。不然。雖有賁復之勇。保秦之辨。淳子樗里之智。平居憫然自命。而及其臨事。苟氣
不足以充之。未有不澳。忍。退。瑟。盡喪其所守者。吾游四方。所交賢俊多矣。未嘗敢以
氣許之。惟吾楊子庶幾焉。國家承平幾三十年。士大夫膠守文墨。雄偉不群之才。
詘然無所表見。而楊子獨受知。

主上駭被。簡命。函尺一之詔。出使虜虜不測之區。不借一夫。不携一刃。而能逆隔
其驕王。侔相切中其要領。而力回其强悍不臣之心。使盡罕所有。侵疆返諸郝境。不
啻折券之易。試讀其所與國王書。後先援據故事。踔厲峻發。爛然明折。彼陸賈終童。

豈足為楊子道哉。吾嘗謂楊子所為極難。殆非卒然可辨者也。向在京師。見楊子博洽古今。發諸論議。無不縱橫可聽。諸名卿貴人皆慕而與之游。既使夫馳往返萬里。所在餽遺。一不入其橐。其為人介而能和。多才而有守。蓋所養之久。且裕如此。宜乎不辱。

天子之命也。孟子曰。吾善養吾浩然之氣。楊子殆有之矣。故於其刻日記也。書此以序之。

計甫草中州集序

信乎詩文之以好游而益工也。予友計子甫草來京師。出其中州所作書序記銘五七言雜詩若干篇。予受而讀之。而為之三嘆也。蓋甫草自春徂秋。徧游大河之南北。其車轍馬蹄之所及。率皆明季時戰爭舊壘也。故其戈頭矢鏃。墜堞遺骸。徃徃雜出於頽垣塹埜。田荒煙蔓草之中。見之有恒有蒼涼壯烈憤然不平之餘思。則其為道途逆旅諸作也。宜其多彷徨而悽惻。躡河波洛。遙望嵩山。火室蘇門之碧秀。其間長林修竹。飛瀑清湍。踈亘而不絕。至於苑囿雁池。銅臺紫陌之旁。日落風號。孤唳而鳴。嗚。雖欲問梁孝王之騎。傷曹氏高氏之雄。豪意氣而少乎遠矣。則其為登臨懷古諸作也。宜其多幽峭而深長。所遇賢士大夫。與夫王孫貴冑。下暨酒人俠客。膏粱者沽之。

徒藉名而更姓者。猶不失中原文物之遺焉。幸得追隨其步趨。而相與上下往復其議論。無不動心駭魄。可敬可學。則其為往來贈答。宴飲別離。諸作也。宜其多激昂沈鬱。而出之以頓挫。然則甫草所作之工。蓋至是而度以加矣。昔太史公足蹟幾半天下。而子美太白亦嘗跋履齊魯秦蜀荆湖之間。故能出其所得。名當時而傳後世。詩文之道。雖古今人常不相及。而要之以好游而益工。則固千載以來。雄才傑士之所同也。方予之少也。亦欲藉區區之翰墨。與甫草相角逐。及一旦繫官於此。無由為名山大川千里之游。以壯其氣。而開拓其耳目。於是學日益劣。識日益卑。而才華亦漸以凋落。蓋有媿於甫草多矣。况敢遠望古人乎。顧猶欲竭其固陋。為甫草序。此而不辭者。何哉。夫亦以志吾媿也。

物外閑吟序

盈天地間。無往而非物也。畏塵喧者。激而至於閉戶。自以為物外矣。然而所睡者家室。所御者琴瑟書冊。几杖之屬。皆物也。猷軒冕者。放而入於南山北山之阻。益自以為物外矣。然而所聞者。松風泉瀨。鳥吟蟲號。所觀者。層崖飛瀑。異花名藥。與夫歲鹿之往來。田夫釣叟。方外之徒之出入。凡此又皆物也。極之為達人之觀。則吾之一身亦物也。安所得物外而逃之。是故可以寓意於物。不可以留意於物。惟其隨所寓而

安馬。夫然後不物於物。而能游乎萬物之外。無錫華先生子嘉頌。然長身為人耿介自好。年未壯而與其室析屋。子然杜門者幾四十年。今年壽七。髮漆鬢。朱顏郁然。有老屋數椽。破書數千卷。紙窗土壁。煤煙塵榻。若自得者。頗善飲酒。酒酣輒發之為詩。短章促節。脫去唐宋人章句。蹊徑蕭疏。遠寄味之別。有異趣。得若干卷。署曰物外閑吟。予讀而加愛慕焉。倘所謂不物於物而游乎物之外者與。先生少娶於周子門。周子子瞻者。先生之室之侄也。數過如南。乞予一言為閑吟序。予惟先生胸中浩浩焉。落落焉。俯仰天地古今。視之與空華。游雲野馬者不少異。況於詩歌小技。豈復以苦吟相矜。若近世詩人之為乎。然則先生之視萬物皆寓也。其視此吟亦寓也。耳目所觸。偶焉托興而已。世之人相競以錢刀。相軋以名位。方十沉九浮。碌碌風埃。頽洞中。彼安能知先生之高且曠哉。請是吟者。蓋以吾言求之。

跋庚申外史

野史氏有言。元代立法。取人用士。惟論根脚。夫所謂根脚人者。率皆生長富貴。借鹽權錢之人也。至於布衣疏進。雖有雄傑之器。擢亂反正之才。屏不得與聞。固是。於是四海九州之大。萬民之眾。悉舉而付諸膏燼。擁彘飽食。煖衣之徒。使之坐廟廊。據樞軸。以相左右。問之以兵刑。而不知問之以財賦。而不知問之以獻可替否。與利除病。

而不知彼之所嫉者聲色耳。所慕者苞苴耳。所顧戀而不忍一日舍者名位耳。當此之時。淫朋比德。夫已極矣。而為之君者。又益之以驕奢縱恣。甚則君臣相訾。男女裸逐。酌酒宣淫。俾晝作夜。雖受辛之惡。蔑加於此。自時厥後。威福賞罰之杖。零落倒置。上之則豔妻媚虐。主器弄權於內。次之則建牙把鉞之臣。飛揚跋扈。批刀走戟之寇。咆哮陸梁於外。天既怒矣。人既怨矣。夫安得不土崩瓦解。解哉。致諸至正。改元之始。庚申。帝非荒淫不道者也。蓋亦當復科舉。以興賢能矣。選儒臣。啟陽元等。講五經四書。譯貞觀政要。以求治本矣。享太廟。耕藉田。禮服祀南郊。以復舊章矣。賜高年帛。立常平倉。蠲天下田租。命使宣撫十道。以救恤民之政矣。卒之臨御既久。積久生惰。積惰生驕。辟諸魚游於釜。燕巢於幕。而恬然恃以為金湯磐石也。安而忘危。存而忘亡。治而忘亂。一旦眾潰身竄。為後世笑。說者謂元亡於盜賊。余謂盜賊非能亡元也。本蠹而後蟲生。草腐而後螢出。非盜賊之亡元。元自亡也。不然。彼揭竿而為難者。狐鳴鼠竊。直速取屠戮耳。豈能滅元之社稷。夸其宗廟哉。此史凡二卷。明初權以制氏所輯。自元統以來。佚事略具。可與元史及輟耕錄兩書參觀。余故錄其本云。權名衡。至正末。隱居太行黃華山中。其書一名大事記。

題萬里紀程

紀程曷為而作。吾吳孝子黃君向堅。端木為其親作也。親者孰謂。謂孝子之父舍美先生也。先生名某。崇禎癸酉舉人。明末。知雲南大姚縣。以兵阻不得返。孝子徒步往尋之。故有作也。曷為謂之紀程。孝子之行也。始於順治八年冬十二月。訖明年夏六月。自吳入滇。復自滇奉其親歸吳。為日則二十有一旬。為道路則二萬五千餘里。中間疾風盲雨之嗟。懸崖絕壑深谿危約之恐。山妖木魃。腥飈豺虎。與夫獠人。獠子。野唯咋噬之虞。烽煙戎馬。營壘關隘之警。無所不紀。未見其親則憂。憂而思。既見則喜。喜而繼之以泣。舉凡家人父子。悽傷款接之情。亦無所不紀。故謂之紀程也。予受其書於徐子禎。起讀之。既竟。作而問客曰。昔文安民。王原。大理民趙重華。皆嘗尋親。士大夫之賢者。亦嘗為傳。為述。以行矣。乃今而復見孝子。然則孝子與王趙孰難。一客曰。王趙難。予曰。何謂也。曰。王趙之違其親。或在羈賈。或在極負。而其父又細民也。所執無定業。所游無定方。東西南北。茫茫馬。依依馬。故其尋之也難。孝子則不然。雖相距萬里。而舍美先生。顧居蠻獠中。無恙也。孝子又熱習其親之音容笑貌。豈必如王趙者。占之以夢。決之以卜。導之以異人。與予曰。否否。王趙遭逢承平。其往返於道路也。市不晨易。犬不夜吠。海內一家。雖難易也。當孝子旁皇羽檄之間。蒲伏無人之境。辨髮頂笠。言與服俱異。兩足黧面。絕無人色。遠方之人視之。不猜為間諜。即誅為匪類。

其幸脫於刀刃劍鋌者僅耳。由是觀之，雖易難也。蓋含美先生之意亦云爾。語未既，一客笑於坐曰：子失言矣。彼孝子烏問所謂難易哉？大舜克諧稱孝，小子胡蓋聞之，愆亦稱孝。文武視殷問膳稱孝，小弁之子窮極而呼天，亦稱孝。以文武易則文武不知也，以若舜若胡若小弁之子難，若舜若胡若小弁不知也。凡為人子者，知其親而已矣。方且不自有夫孝也。又烏問所謂難易哉？子曰：善。

書沈通明事

淮安沈通明，字克赤，嘗為前明總兵官，任俠輕財，好從中原士大夫游。士大夫皆稱之，數與賊戰有功。順治二年，先是有巡撫田仰者，素習通明之為人，加禮遇焉。至是見明將亡，遂屬其家。通明而身自浮海去。通明匿仰妻子他所。會王師渡淮，購仰妻子急，踪跡至通明家，且并捕通明。是時通明已散遣所部，杜門久矣。捕者凡十餘輩，合謀圍其居。通明走入寢室，飲酒數斗，裂東帛縛其愛妾負之背，而牽騎手弓矢以出。大呼曰：若輩亦知沈將軍邪？遂注矢擬捕者，皆遂。巡引卻。通明疾馳，與愛妾俱得脫。僦居蘇州，變姓名賣卜以自活。未幾，愛妾死，意不自聊，入靈巖山，祝髮為浮屠。已復棄浮屠服，北訪故人於鄧州。通明故魁壘丈夫也，美須髯，以飲酒自豪。又善度曲，每醉輒歌呼鄧州市上，間以曼聲雜之，酸楚動聽。一市皆以為狂，而彭公子錢其

州人也。素有聲望於江淮間。方罷巡撫家居。獨聞而異之。偵得通明所在。徒步往與之語。通明默不應。已詢知為彭巡撫。乃大喜吐實。公捉其手曰。君狀貌稍異。必將有物色之者。非我其孰為魯朱家邪。引與俱歸。公亦豪於酒。日夜與通明縱飲甚歡。居久之。遇敵始得出。通明少以勇力聞。嘗與賊戰。賊射之洞腹。通明急拔矢。裂甲裳裹其創。往逐射者。竟殺其人而還。由是一軍皆壯之。今且年八十餘矣。膂力雖少衰。而飲酒不減少時。任俠自喜。亦如故也。始居蘇州。變姓名曰申宗。耿及為浮屠。又名元奔。劉吏部公勇曾有序贈之。至比諸前宋姚平仲。龍伯康云。夫明季戰爭之際。四方奇才輩出。如予所紀乙邦才。江天一。及通明之屬。率個儻非常之器。意氣幹畧。橫從百出。此皆予之所及聞也。其他流落渙沒。為予所不及聞。而不得載筆以紀者。又不知幾何人。然而卒無補於明之亡者。何與。當此之時。或有其人而不用。或用之而不盡。至於廟堂枋事之臣。非淫邪朋比。即闇葦委瑣懷祿耽寵之流。當其有事。不獨掣若人之肘也。必從而加媒孽焉。及一旦憤決潰裂。接手無策。則桀誣天下以乏才。嗚呼。其真乏才也耶。詩有之。誰東國成。不自為政。此子所以歎也。

彭公子錢傳

公諱而述。字子錢。河南邵州人。世居嵩山之下。自號嵩峰。卓犖有大志。讀書不事章

句為詩。文操筆立成。嘗語人曰。丈夫幸而得志。當馳驅邊塞。取封侯之印。如前世威
甯靜遠。兩王公之為人。有如不遇。則閉戶者數十卷書。亦足以豪矣。舉前明崇禎中
進士。先是為舉子時。值張獻忠據穀城。操率其所部降。督師熊文燦聞公名。遣使齎金
帛聘公。詢獻忠。公策單騎以馬箠叩賊壘門。大呼。願見主帥言事。既得見。備述順逆
以懼動之。賊為奪氣。欲留公。公不可。歸而請閉。就文燦曰。執事亦知賊之情乎。文燦
問曰。何如。公曰。賊非畏我而降也。某揣其意向不常。蓋將以歛我師也。如急棄其解
以大軍薄之。則獻忠直釜魚。凡肉爾。執事豈有意乎。文燦愕不應。有間。公復說曰。需
事之賊也。大軍久不出。必將為獻忠所賣。文燦色稍定。乃應曰。廟堂方事招納。吾子
奈何為是言。公曰。不然。古者將軍得專閫外。今執事身秉節鉞。而顧狐疑不斷。一旦
身敗名裂。貽憂天子。悔之何及耶。幸審圖之。文燦卒不聽。公謝去。而獻忠果叛。文燦
亦竟不免矣。擇禍受陽曲令丁母憂。於是李自成破北京。中原大亂。公閉行渡江。遂
終明之世不仕也。順治初。英王率師抵湖廣。廉得公所在。疏薦公提學簽事。進參議。
分守永州道。是時定南孔壯武王以湖南既定。亦用師西征。復薦公巡撫貴州。予兵
三千人前行。入靖州。甫至。而陳友龍叛。友龍故偽總兵。降於我者也。至是悉其黨數
萬叛。圍州城十餘日。公夜開西門營於南山下。將旦。會天大霧。賊燄矢及公馬腹。公

據鞍自若。徐顧麾下諸將曰：「賊多而不整，可乘露出不意以破也。」執能為吾往者，乃拊裨將張自強背，曰：「若健士，當往。」因呼酒命大觴，手觴之，使率百騎為前鋒，橫衝友龍陣。陣動，公自以眾繼之。賊且潰走，而副將賀進才遽戰死。城中守卒復大譟，閉城門，欲與友龍合。公知之，乃拔其眾，退入寶慶，告於定南王，請益師。王遣副將熊嘉夢兵三千人益公。公遂與賊相持紫陽河上。歲餘，公故所屬永州陷於賊。巡按御史劾公不救，免官去。議者以為非公之辜，咸惋惜之。而公顧社口不自白也。自是浮沈里居者十年。尚書王文通公名知人，嘗讀公詩，文最後相見京師，數曰：「有才如此而不用，此宰相之過也。」特疏於朝，言公可大用。是時洪文襄公方開經畧府於長沙，遂命公赴經畧軍前。公身長八尺餘，美須髯，儀觀甚偉，營較若洪鍾，善飲酒，酒酣為人稱說古今以來成敗廢興之故，口舉手畫，議論風生。由是數為諸王公所重。既受軍前之命，軍中詣文襄公幕府，絡繹腰刀，用戎禮入見，且繪黔楚山川形勝，并陳戰守方畧以獻。於是文襄公甚稱許之，補衛州兵備道。進副使，管雲南右布政事。移廣西參政，分守桂林道。擅賊莫扶約聚眾，劫永甯，無虛日。兩江皆震。公謂以兵攻賊，不若以賊攻賊。以王師攻賊，不若以土兵攻賊。乃用始龍故土司覃法啟為鄉導，而檄永甯知府史贊勳募土兵數百人將之，與參將馬甲游擊陳乙分道以進，扶約竄走。追敗

之於西山。又敗之於武寧之麻岡。公乃拱論事。宜曰：賊有難破者三，有可破者四。山川險隘，徒步單行，魚貫而進，長驅不能得志，難破一也。賊赤足登山，阪如飛，蒙首轉落懸崖，如履平地，出沒草間，即蜥蜴蟻猴，讓其探捷，難破二也。賊行不由正路，或披荆棘，或履巉巖，或由沙水石溝，不可蹤跡，難破三也。然自西山麻岡二戰而後，脅從烏散，死黨不越數十人。此即銀而走險，其何能為，可禽一也。我師既據賊巢，賊巢糧西竄，屈指食盡，草根木皮，何以持久，可禽二也。沿山五六百里，隘口三十餘處，處處設險，嚴兵控扼，即欲奪關而出，潰圍實難，可禽三也。賊計窮力絀，惟恃一走為長策。我師因糧於敵，能以久困之，使此賊一日不得，則官軍一日不撤，可禽四也。操此四可禽之術，以致三難破之寇，滅此渠魁，特旦暮耳。已而扶約就執，以功進貴州按察使。平西吳王將征水西，公奏記於王曰：烏蒙烏撒鎮雄東川四府，與水西為唇齒。土司隴安藩，又與安氏昏媾。今四府雖名內附，然狼子野心，勢必顧惜其種類，以水西之疆，而令安藩復以四府附之，則安坤未易制也。計莫如席卷四府，先誅安藩，然後西南可無患矣。聞者皆不之省。其後平西王誅坤，竟如公策。進廣西右布政。王故禮重公，為公雲南左使。公從軍二十年，所見行閒諸貴人，多出其後輩，而已獨俯首錢穀，頗營營自失，因喟然曰：吾老矣，立功立言，二者訖無所就，與其遂逐戎馬中，曷

若退而著書以娛暮年乎。乃作歸田記。且請於王曰。某效力西南已久。願乞骸骨歸鄉里。王知公意。猶勉慰留之。而會有詔召公改調。公遂行。適有城三十里。一夕無疾卒。年僅六十。公性落落難合。而頗好獎誘人善。以素俠自命。不屑繁文曲謹。所學尤長於史。在軍中稍暇。輒喜讀諸史。故其於諸詩文。初未嘗摹擬。而辭氣雄渾壯麗。能令讀者想見其人。有文集六十九卷。讀史諸篇二十卷。明史斷略四卷。溟黔游集四卷。續游集二卷。子六人。始起始騫始奮始超始搏。凱先是始起。年十四五。即以曉勇知名。公之罷陽曲而歸也。始起騎從公。道出太行之麓。數遇土賊。公與始起數擊敗之。賊無敢櫻其鋒者。且忌且憤。共走山巔。雜投矢石。使擊公父子。欲殺之。公父子從容下。牽駒伏身階壁間。徒步而前。矢石莫能傷。遂父子俱得免。其後始起舉武進士。始騫亦以公故。任貴州黃平知州。始奮始搏。尤善詩文。有父風。

汪琬曰。余嘗聞公舉進士時。明愍帝方急文武材。一日駕幸天壇。召諸進士試騎射。公貌魁梧。觀者皆目屬之。及控弦躍馬。凡九發。九命中。諸進士莫能逮者。愍帝大悅。欲不次用公。而公知明將亡。遂上章辭免。公益非獨以才略勝也。其知幾者蚤矣。故卒受遇。本朝得與聞國名臣之列。豈不偉然丈夫哉。

田先生傳

先生諱緒宗。字衍文。一字文起。世居德州。曾祖三戒。明嘉靖中進士。歷官戶部主事。祖高。父實。俱皆州學生。先生家貧力學。自其為諸生時。設塾於桑園鎮。從游日眾。學者已推大師矣。已舉順治九年進士。授麗水知縣。麗水當浙閩之衝。其俗剛悍。號難治。又值兵亂後。徭賦頗繁。胥史數上下其手。人以益困。先生向稽土田戶口。各書之於籍。凡輕重多寡。疏數一以籍為準。不復任胥史。其蔽遂蘇。通濟堰在邪西五十里。初自蕭梁時。藉以鄣松。遂兩潞水。分為支流四十有八。所灌田可百餘頃。其後堰廢。堰旁田皆不治。父老以告。先生單騎往視。嘆曰。此非吾責乎。即募民修復之。工省而利倍。又學宮居樺山巔。世傳唐李鄴侯泌所建。韓侍郎愈所記者也。歲久。悉地先生復出俸金葺之。公暇。親視生徒。必以文行相訓誡。由是吏民悅服。始先生之未至麗也。嘗作筮仕自記一篇。所以勗己甚備。既之官。凡所設施。悉如記中語。故甫三月。而縣人歌之曰。邑侯清。難犬甯。邑侯廉。婦子安。未幾卒於任。民間罷市號哭者踰七日。夜不絕。其得人心如此。予惟班孟堅之論循吏也。必以經術為潤飾。史治之本。一切簿書期會不與焉。若先生之業。經生也。既以淹洽為人師。其治官政也。又以慈惠為人牧。經術史治。不兩兼之與。然則先生其始古之循吏也。聞又疑孟堅所譏。其於趙廣漢張敞之屬。類皆抑揚往復。歷道其聰明才幹。雖使異世而下。猶慨然想見風

采及為循吏傳也。舍勸農建學。興水利。一二事而外。絕無他稱述。若文翁召父。皆然。疑未可與趙張輩頡頏也。然而所居民富。所去民思。恒在此不在彼。孟堅立言微矣。特讀者未之察耳。世之衰也。吏皆得沈簿書期會之中。其治益以敗壞。求趙張且不易得。而況於文翁召父乎。幸而有先生者出。駸駸乎西漢治術之遺。此非今人所能也。予故曰。古之循吏也。惜先生既不永年。其設施亦遂未竟。而子筆力積藁。又距孟堅遠甚。不得已。姑承綸霞雨來兩君之命。勉為之傳。亦欲以風軌近之居民上者。不知讀者見之。又以為何如也。先生長子即綸霞名雲。次子雨來。名需。先後皆第進士。綸霞今官江南提學僉事。雨來方為廩吉士。

黃澹耀傳

黃澹耀字蘊生。嘉定人。祖世能。官平涼衛經歷。以爭死囚獄。與推官忤。陰中以不謹法罷官去。都御史顧其志。怒曰。經歷廉直。吏乃為酷吏。所陷邪。亦劾罷推官。澹耀少力學。為諸生。即以名行自勵。同縣侯峒曾。無錫馬世奇。皆鄉先生。名知人。一見澹耀。歎異。折行輩與交。舉崇禎十六年進士。未授官而歸。福王南渡。求仕者爭趨南京。澹耀獨不往。或問其故。應曰。諸公多善予者。往則必為所牢籠矣。君子始進。其可不以正邪。訖不往。澹耀體貌魁秀。讀書尤潛心。先儒性命之說。每置日。歷有事必書其上。

以驗所養。晚節尤多。所得嘗為書謝其鄉試房考官。因自敘曰。某寒淺下才。自十有七歲而入膠庠。今二十有一年矣。蓋常求義理於六藝。求事蹟於諸史。求萬物之情狀於騷賦詩歌。求載道之器於漢唐宋數十家之文章。編刻規模。涵揉集括。放而之於詩。若文之間。竊謂古之立言者。非其有得於心。則莫能為也。夫既有得於心矣。雖有言可也。如遷固荀揚韓歐之屬是也。既有得於心而有言之者矣。雖無言可也。如某家之叔度是也。某比來列華踐實。觀思性命。將來所以悟明其心。而剛大其氣。以庶幾古之因文見道者。尋繹久之。亦復超然有見於語言之外。始知近代河東餘千新會姚江之學。門庭雖殊。而歸趣則一。世儒舍性命而談事功。舍事功而談文章。是以事功日陋。文章日卑。鼓淫邪適之害。及於政事而不可救也。某竊有知識。其敢貿貿焉以文人自居。以富貴利達之習自溺也哉。王師下蘇州。瀋耀偕諸大家率縣民城守。師既破入城。從容詣城西僧舍。將死。僧止之曰。公未仕。可勿死也。瀋耀曰。城亡與亡。此儒者分內事耳。遂自經死。其弟諸生淵耀亦從死。瀋耀嘗言學必以識為主。惟其識到。故能斷然知文章功名節義。其真者一出於道德。又言自唐宋諸大儒以來。率以席捲二氏為任。後賢明道不及諸儒。而獨師其排佛。如角力然。務求相勝。斯亦病矣。其學所見率類此。既歿。門人私謚貞文先生。淵耀字偉恭。

申甫傳

申甫雲南人。任俠有口辨。為童子時。嘗係鼠於途。有道人過之。教甫為戲。遂命拾道旁瓦石四布於地。投鼠其中。鼠數奔突不能出。已而誘狸欲取鼠。亦訖不能入。狸鼠相距者良久。道人乃耳語甫曰。此所謂八陣圖也。童子亦欲學之乎。甫時尚幼。不解其語。即應曰。不願也。道人遂去。天啟初。甫方為浮屠。往來河南山東間。無所得。入嵩山。復遇故童子時所見道人。乞其術。以師禮事之。道人瀕行。授以一卷書。遂別去。不知所之。啟視其書。皆古兵法。且言車戰甚具。甫遂留山中習之。逾年。不復為浮屠學矣。已而痊其書嵩山下。出游潁州。客州人劉翁廷傳所。劉翁故潁川大俠也。門下食客數百人。皆好言兵。然無一人及甫者。劉翁資遣甫之京師。甫數以其術干諸公卿。當不見聽信。愍帝即位。我

太宗兵自大安口入。遂薄京師。九門皆晝閉。庶吉士劉公之綸。金公聲知事急。遂言甫於朝。愍帝召致使殿勞。以溫旨。甫感泣。叩首殿墀下。呼曰。臣不才。願以死自効。遂立授劉公為協理戎政兵部右侍郎。金公以御史為參軍。而甫為京營副總兵。然寔無兵予甫。聽其召募。越三日。募卒稍集。率皆市中糞人子。不知操兵者。而甫所授術。又長於用車。卒不能辦。方擇日部署其眾。未暇戰也。當是時。權貴人俱不習兵。與劉

公金公數相左。又忌甫以白衣起用。謀先委之富敵。日夜下兵符促甫使戰。而會武經略滿桂敗。歿於安定門外。滿桂者。故大同總兵官宿將知名者也。以赴援至京師。愍帝方倚重之。既敗。京師震恐。甫不得已。痛哭夜引其眾。鎗城出。未至盧溝橋。果鼠亡略盡。甫親搏戰。中飛矢數十。遂見殺。於是權貴人爭咎甫。而譏劉公金公不知人。及北兵引歸。竟無理甫死者。距甫死數日。劉公復八路出師。趨遵化。獨率麾下營孃。孃山。遇伏。斃。督將士殊死戰。逾一晝夜。諸路援兵不至。亦死之。汪子曰。當是時。士大夫徃徃許申甫之學。又責其不善用師說。以予所聞。核之皆非也。夫敵烏合之士。以臨強盛之敵。其勢已不能相當。而諸文法吏。又欲引切繩墨以持之。甫雖祈不死。豈可得哉。善乎馮唐之告漢孝文曰。陛下法太明。罰太重。蓋自古嘆之矣。予所叙甫事。得之劉子體仁。體仁得之其父廷傳云。

乙邦才傳

乙邦才。字奇山。山東青州人。明愍帝時。以隊長從監軍大監。擊賊河南江北間。王者未之奇也。總兵黃得功與賊戰於霍山。得功乘勝。舍其大軍。單騎前逐賊。陷淖中。賊圍之數重。射殺得功所乘馬。得功亦仰面射賊洞胸。與之相持。會天欲暮。所餘二矢耳。得功自分必不免。而邦才適自別道馳還。登高望見之。識其冑曰。黃總兵也大呼。

復馳之。賊散走。得功乃自拔上。邦才授以已馬。分箠中矢與之。步從得功。且走且反射。凡殺追騎十餘人。始得及其大軍。於是得功德邦才。以語主者。主者始大奇之。稍拔為標下材官。而是時有張銜者。從總兵劉良佐。亦以饒勇知名。賊兵圍六安危甚。提督馬士英帥軍救之。始至。立斥其左右副將。而號於諸軍曰。孰為已邦才張銜者。入見。兩人廷謁。即牒補副將。以其兵授之。出文書曰。為我入六安。取太守結狀以報。兩人則應曰諾。即出簡壯士二百騎。與之約。使人持一角。十人共建一轟。夜趨賊營。突貫賊隙。遂入城。周城而呼曰。大軍至矣。城中人大喜。合噪。兩人者促太守具食。食已。揮太守曰。署狀。急懷其狀。復引騎昌圍出。賊大驚。已而知其邦才銜也。皆止不敢偏。既得報。竟不亡失一騎。自兵興之後。潁壽六安霍山諸州縣。數被寇。邦才常在其間。大小十餘戰。破圍陷險。所俘賊無算。主者或據其功。或移諸他將者數矣。同列為邦才不平。時時諷之使言。輒謝曰。此我累不惜死耳。我一人何能為。終退讓不自言也。宏光帝即位。史公可法督師。願得邦才與俱。以總兵官駐揚州。未幾。大清兵至。而邦才戰敗死矣。邦才形貌僅及中人。白皙。幼準。猿臂而螭腰。善投壺。本不知書。而進止安雅。敬禮士大夫。與潁州劉子公勇善。

汪子曰。予讀公勇所書。乙將軍始末。輒慨然想見其人。因稍刪潤之。如此。公勇又云。

邦才素不飲酒。獨好美婦人。某嘗過之。漆上。值其獵還。為某席地置酒。自彈琵琶。命侍姬歌秦聲和之。意歡甚。已復置琵琶於邕。注視某曰。邦才自出行間。數受上方銀幣之賜。致位大將。所可報國家者。惟此身耳。幸而所轄無事。不能不以聲色自娛。一旦有警。且判此為國家死矣。其後卒如其言。豈不痛哉。張衡者。不知其所從始。自言山西人。在劉良佐軍中。軍嘗卻。才獨身斷後。以是亦積功至總兵官云。

劉公惟中傳

公諱廷傳。字惟中。潁州人。少孤。鞠於諸父雲南布政使九光。長為潁州衛諸生。當明神宗末。公知天下將亂。慨然以功名自許。所遇州縣豪傑。皆傾身與之交。得其歡心。諸慕氣節者爭趨之。公為人沈勇。有知者。作詩歌不甚屬草。多雄傑感激之語。尤喜談兵。與從弟廷石俱任俠。著聞河南北。廷石者九光子也。楊應龍反播州。調諸道兵西勦。隸潁州道者不願行。將殺護行吏為亂。公廉得其謀。欲以計諭止之。獨攜酒豚肩。邀於郭門外十餘里。其魁數人久習公。望見公來。爭下騎拜道左曰。公何以在此。公笑指酒肉示之。將與諸君別。卿用為歡會耳。於是雜坐。出囊中大觥注酒。拔佩刀割肉相飲。啗。公徐起言曰。國家多事。此壯士立功之秋也。諸君勉之。幸勿首鼠兩端。令四方笑吾潁無人。數人者默不應。良久乃曰。當如公言。公知其意動。遂曰。諸君亦

念妻孥乎。某在無憂凍餒也。因手觚自滿引曰。保為諸君任之。累且感且服。果皆旬
旬注下曰。某等知公意矣。敢有異志。是日微公殺解。幾至生變。群盜大掠村市中。將
抵州。州太守故文吏。不知所出。悉召士民廷議。公聞之。緩步至廷中。於是士民皆集。
太守素嚴憚公。急揖之。使言。公仰面大聲曰。此狂豎子也。計已走矣。脫薄城持成禽
耳。太守惶遽。姑欲藉公以安眾。即謬曰。劉生言是。遂命公率眾祠之。已而盜果避去。
公之出奇料事。多此類也。公狀貌魁梧。飲酒至一石不亂。善運馬槊。往來如飛。家產
不逾中人。盡散之以養客。所食客日當以百數。暇則用兵法部署之。當是時。流賊方
起陝右。蔓延汝洛間。所在剽掠。官軍不能制也。潁當賊衝。州人惟倚公為重。然公竟
不及設施而死。崇禎八年春。賊攻州城。城外故有樓。高於城數丈。賊奪據之。倪射城
中。城中人向向思潰。公盡從其客。入見太守曰。事急矣。然樓宇故多狹巷。可縋下。壯
士百許人。誘賊使戰。別乘間焚其樓。則賊勢可震也。太守既許諾。而會張尚書鶴鳴
在園中。尚書年老矣。性懦多忌。從中掇持之。其議遂格。公力爭不能得。奮翼走出。謀
矯太守令遣其客。客已悉聞。張尚書語藉藉怒罵。稍相目引去。越明日城陷。賊至公
家。公危坐於堂不動。賊帥厲聲問公。公瞋目叱之。遂被害。時年五十有七。初公雖
與廷石為俠。然廷石少年使氣。而公則恂恂守法。數折節下人。廷石熱公迂儒。公笑

不校也。廷石為怨家所中。上官將捕治之事泄。廷石恐脫身他逃。公遣人招致於家。陰與畫策得免。由是廷石始大服。最後公死而廷石亦與賊戰。賊身中大創十餘。與至於牀。猶口占書數百言。乞邦道兵逐賊。不逾日亦死。公娶於王。有子體仁。與子同舉順治中進士。今方為刑部主事。

汪琬曰。予讀公詩。至抱膝吟。與聽郭山人彈地橋歌。未嘗不歎公之忼慨壯烈。蓋其天性然也。劉氏自布政公以來。科甲相望。廷石有弟廷桂。亦與子同年進士。其子佐臨。壯國。壯國從子播。後亦相繼第進士。故河南稱巨族者。必推潁川劉氏云。

邵宗元傳

邵宗元。字元汭。徐州人。明崇禎末。為保定府同知。署府印。十七年春。流賊李自成破居庸關。將寇京師。保定人震恐。宗元與總監方公正化。故光祿少卿張公羅彥。糾鄉兵二千人登陴。無何。督師閣部李建泰退兵抵保定。謀入城守。城者不納。建泰不得已。遣監軍御史金公毓。峒與城上人盟。始得率其麾下士百餘人。入居公廨。先是。建泰嘗遇賊。陰有異志矣。而宗元等皆不之知也。已自成陷京師。遣偽將劉方亮。趨保定。方亮射書城上誘降。且言京師覆沒。保定孤城無援。狀建泰得之。匿其書。促召眾議事廨中。眾稍集。建泰從容曰。諸君亦聞京師之變乎。眾曰。竊聞之而未審也。建泰乃出。

賊所射書以示眾。眾方傳觀其書。宗元後至。見之勃然曰。吾輩受國家厚恩。宜以死報。安能覲顏向狗豕求活耶。當是時。知府何公復者甫至任。未暇受府印也。印猶在宗元所。建泰遂曰。吾欲得君印。印文書為保定數萬戶請命。不則必被屠殺。奈何。宗元涕泣被面。不言久之。已乃大呼曰。曩知府來不受印。宗元所以不固讓者。以守城之議。倡自宗元故也。此時即知府爭印。亦不與。况閣部將取之。以授賊乎。因目建泰數之曰。宗元一江北老貢生耳。位不過郡丞。碌碌無足比數。然猶不忍背主苟活。閣部固名甲科。受任將相。縱不自愛惜。獨不記出師時。皇帝親祖正陽門。以武侯晉公相期待耶。顧喪心若此。建泰瞠目無以對。而其麾下士大譁。欲兵宗元。宗元急擲印建泰前曰。任若所為。因拔佩刀將自剄。眾或持之。宗元哭。眾亦哭。最後張光祿金御史至。復取印授宗元。相率引出。建泰獨居廨中。仰天歎曰。嗟乎。我為保定士民計耳。此一舉無噍類矣。獨夜縋其私人出。陰與賊約降。越明日城陷。宗元乃挈印自投城下。為羣賊所執。賊摻得其印。欲奪之。宗元大罵。固不與。遂為賊所殺。猶手持印不解。賊斷兩指。取以去。正化與何知府皆死。張光祿兄弟婦女二十餘人亦皆死。而建泰竟率其麾下降於賊矣。建泰既降。又遣使者持一矢招金御史。御史且走且手摺折其矢。厲聲詆責使者。有綠衣賊尾御史入三皇廟。御史出不意奮拳迎毆賊仆之。

遂抱監軍印。急趨廟前古井中亦死。越數年保定人立祠祀諸死事者。宗元與馮血食至今。

汪琬曰。甲申之變。保定據孤城。後京師五日而陷。其以死殉者甚眾。諸生陳偉有上谷紀事。述之詳矣。予獨慕宗元罵李閩部語。侃侃壯偉。故畧其始末如此。

江天一傳

江天一。字文石。徽州歙縣人。少喪父。事其母。及撫弟。天表具有至性。嘗語人曰。士不立品者。必無文章。前明崇禎間。縣令傅屢奇其才。每試輒拔置第一。年三十六。始得補諸生。家貧屋敗。躬舂土築垣以居。覆瓦不完。盛夏則暴酷日中。雨至淋漓蛇伏。或張敝蓋自蔽。家人且怨且歎。而天一執書吟誦自若也。天一雖以文士知名。而深沈多智。尤為同郡金僉事公聲所知。當是時。徽州多盜。天一方佐僉事公。用軍法團結鄉人子弟。為守禦計。而會張獻忠破武昌。總兵官左良玉東避。麾下狼兵譁於途。所過焚掠。將抵徽。徽人震恐。僉事公謀往拒之。以委天一。天一腰刀。昧首。黑夜跨馬。率壯士馳數十里。與狼兵鏖戰。祁門斬馘大半。悉奪其馬牛器械。徽賴以安。順治二年夏五月。江南大亂。州縣望風內附。而徽人猶為明拒守。六月。唐藩自立於福州。聞天一。名。授監紀推官。先是天一言於僉事公曰。徽為形勝之地。諸縣皆有阻隘可恃。而績

溪一面當孔道。其地獨平。適是宜築關於此。多用兵據之。以與他縣相犄角。遂築叢山關。已而清師攻績溪。天一日夜援兵登陴不少怠。間出逆戰。所殺傷略相當。於是清師以少騎縱天一於績谿。而別從新嶺入。守嶺者先潰。城遂陷。大帥購天一甚急。天一知事不可為。遂歸。與其母於天表。出門大呼。我江天一也。遂被執。有知天一者。欲釋之。天一曰。若以我畏死耶。我不死。禍且族矣。遇僉事公於營門。公目之曰。文石。女有老母在。不可死。笑謝曰。馬有與人共事而逃。其難者乎。公勿為我母慮也。至江甯。總督者欲不問。天一昂首曰。我為若計。若不如殺我。我不死。必復起兵。遂牽詣通濟門。既至。大呼高皇帝者三。南向再拜訖。坐而受刑。觀者無不歎息。泣下。越數日。天表往收其尸。瘞之。而僉事公亦於是日死矣。當狼兵之被殺也。鳳陽督馬士英怒。疏劾殺人殺官軍狀。將致僉事公於死。天一為肅辨。疏詣闕上之。復作顧天說。流涕訴諸貴人。其事始得白。自兵興以來。先後治鄉兵三年。皆在僉事公幕。是時幕中諸俠客。號知兵者。以百數。而公獨推重天一。凡內外機事。悉取決焉。其後竟與公同死。雖古義烈之士。無以尚也。予得其始末於翁君漢津。遂為之傳。

汪琬曰。方勝園之末。新安士大夫死忠者。有汪公偉。凌公駟。與僉事公三人。而天一獨以諸生殉國。予聞天一游淮安。淮安民婦馮氏者。剗肝活其姑。天一徵諸名士作

國朝文匯 卷十

二十九

國學扶輪社印

詩文表章之。欲疏於朝。不果。蓋其人好奇尚氣類如此。天一本名景。別自號石嫁。樵夫翁。君漢津云。

王烈女傳

王烈女者。小名玉。陝西郿陽之世族也。父圖南。母康氏。烈女生始數歲。孝謹聰慧。其祖母尤愛異之。指示家人曰。若男也。必興王氏宗矣。稍長。許聘韓城張某。會梁山以北盜起。晝夜侵掠。死者載道。諸叔帥又好竄取婦女為質。以邀厚利。多有償至千金。由是郿陽韓城皆苦盜。順治五年。盜攻百良堡。一夕破之。烈女家在堡中。家人聞盜且至。悲散走。烈女知不免。亟起告母康曰。兒必死之。必不以身受污為王氏恥也。言未竟。母子相顧泣下。俄而盜入其室。牽烈女以去。既入山。烈女陽陽如平時。顧反用好語。給盜曰。某一羸弱女子耳。勢不能避。且家已破敗。選將馬往。蓋少見寬乎。盜意憐烈女。且然其言。守衛者稍解。烈女竊出營外。顧見道上督井。遂投入。以死。冬十一月某日也。年十有六。當烈女死時。諸繁縷婦女在旁。具見其狀。爭噴噴驚異。有為盜所辱者。或更俛首太息。用以自媿云。越數日。堡中稍定。王氏四出購求烈女。或指示尸處。始得歸殮。其後十一年。烈女母弟又旦。中已亥進士。在京師述其義命于為之傳。

汪子曰。予讀野有死麕之詩。喟然歎古之婦女。抑何柔順貞正。雖至於杆禦強暴。而猶婉曲其辭如此也。令觀烈女之誼。賊與其所以赴死者。豈不有詩人之遺邪。邠陽李有羊氏。故地為周后妃太姒所生。浴水經馬。所謂在浴之陽。在渭之渙是也。蓋其風教由來者久矣。

前明布政司參議范公墓碑

前明福建參議范公。既解雲南組綬。退居里中。惟用文章翰墨。倡率後進。享有林泉之樂。從容壽考。殆三十有八年。其平時尤工書法。遠近購其書者。雖寸縑尺幅。悉藏弄以為珍翫。與華亭董文敏公齊名。蓋百餘年來。吳士大夫以風流蘊藉稱者。首推吳文定。王文恪兩公。其後則文徵仲。侍詔繼之。最後公又繼之。速公物故。而先哲之遺風餘韻盡矣。琬不及從公游。幸得偕公子簡封君。同官於朝。君出其所撰事狀。以公墓道之。文來屬。故敢叙琬嘗所誦說者為書首。按狀。公韓允臨。字長倩。別自號長白。宋參知政事文正公十七世孫也。以諱汝信者為曾大父。贈太僕卿。諱啟暉者為大父。由進士。歷官光祿少卿。諱惟丕者。則公之考也。先世居吳之支硎。天平兩山間。太僕公徙家華亭。及公貴。而始復。故公為吳人。舉萬曆二十三年進士。授南京兵部主事。改工部。歷員外郎。郎中。俱在南京。出為雲南按察司僉事。提調學政。遷福建布

政使司右參議。未至任而歸。公自少才識。通敏恥為章句之學。成年任宦。奮欲以功名自效。其在雲南也。值鳳克亂。臨安諸州縣殘破。以十數。猝圍會城。巡撫陳公獨器公。任以城守事。時將吏已列戍外地。賊攻城急。旌旗刀槩。皆不及設。守埤者居民耳。公禦之百端。凡閱數晝夜。城卒得藉以完。及賊遁。走東川。有以克首獻者。公爭曰。偽也。眾不之信。專生獲克於安南界上。獻俘京師。其露布文則公作也。先是教化三部人相讐殺。廣南酋儂祖者。自稱智高。厚志不軌。陰聞三部黨密。趨召安南兵。取其地。自益安南酋武德成兵。最强。素雄視諸部。遂擁兵象號十萬。攻臨安。教化八砦三長官司。悉為蹂躪。上官屢諭不聽。會城大震。在事文武集議。公昌言。交人入內地。勢不得久。宜會諸部併力急擊。時武酋已僭號。諸賊帥亦皆僞署王公矣。氣汰甚。度諸部未可猝定。允豫且去。我師乘之。遂大敗。俘斬僞王公以下。以數百計。武酋由是遂棄。皆公之謀也。幕府方上功次。會陳公被逮。代者忌公。遂不復錄。及遣福建。忌公者猶不置。且受中朝要人指。竟中以考功法例。當貶秩。於是公歸而築室天平之陽。徙家居之。日夜流連。屬咏。討論泉石。數與故人及四方知交來吳者。往還遊宴山水間。稍間則簾閣。幾几。命筆揮灑。以應遠近諸購者。訖不復措意功名矣。東方漸用兵。有欲奏起公者。公力謝不應也。其後時論浸異。國是益以敗壞。中朝諸罹黨禍者相望。

公嘆曰。吾僅而得免。所幸者知數耳。以崇禎十四年某月日卒於家。壽八十有四。配徐宜人。太僕少卿諱泰時女也。雅工於詩。偕公倡和甚夥。前公二十四年卒。繼仲恭人。後十六年卒。男子子一。即簡討君也。初名雲。戚易必英。順治十四年舉人。以召試授今官。女子子二。長瑩。適編修沈某。次瑤。適國子生楊某。孫男三。孫女五。先是文正公置贍族義田三十頃。延至明之中世。僅存三分之一。頃又因於賦重。歲所入不足。以充幾。盡廢矣。公別捐膏腴十頃。佐其入。然後有羨粟。以及族人。其田卒得不廢。既昏於徐。待徐氏尤有恩意。徐宜人無子歿。而公權命從孫能先。主其喪。簡討君既生。復還能先。而終身待之如子。吳人咸以為難。宜人與恭人。後先持家。俱嚴重有法。其賢略相當。恭人養居。教簡討君尤力。故能延納良賓師。以底於成。康熙某年月日葬。公清流山之祖塋。遷宜人及恭人。匿以稱公之卒也。簡討君年甫十一。故其襄事也。既嘗泣語琬曰。過時而不葬。春秋謂之慢葬。孤非敢慢也。承先恭人治命。蓋有待也。簡討君博雅善屬文。所撰狀中叙公雲南事。雄麗典核。深得子長孟堅遺意。琬無以加也。於是悉仍其語。稍詮次之。而系以銘曰。

天平嵯峨。森然萬石。維范之先。實託幽宅。鍾靈我公。高第續家。維人之傑。維邦之華。滇南荒服。往秉學政。既以文育。亦以武令。厥公焯矣。顧邁厚誥。公則遵兵。如國是何。

公在天平。於馬遊樂。筆墨所濡。潤及邱壑。公在天平。有書有詩。詩書之澤。後人之遺。瞻彼清流。與天平通。後人思公。公不復起。桓桓豐碑。樹於墓門。徵是深刻。如公永存。

贈文華殿大學士宋公墓誌銘

前明崇禎十一年冬。大清兵破居庸關南下。山東大震。於是巡撫顏繼祖。方以所屬兵移鎮德州。總監太監高起潛。以兵駐臨清濟寧間。為督援濟南告急。巡按御史宋公學朱適出巡章邱。急策騎馳至閭城中。兵惟得土兵五百人。及調募兵七百人。歎曰。此省會重地。且有藩王在。守術單弱。乃爾。吾無死所。決矣。凡後先七上疏求援。及條上方畧。皆寢不報。即率兵登陴。未幾。北兵抵城下。圍一宿去。公益嚴守禦具。既而北兵大集。環營三面。築長圍困之。城中餉絕。乞德王出帝金犒軍。又命將士與佛郎機火器。以擊北兵。圍稍卻。相距九晝夜。守城者面目皆生瘡。援兵竟不至。其明年正月二日。天黎明。公方率巡道官周之訓。及典史田多善等守東南門。衆譁曰。城隘矣。北兵肉薄。以登。公猶躍馬率親卒數十人。循城而西。持白梧格鬪。力屈死之。其地在城西南門。樵樓下云。之訓亦死。多善寬免。是時公三子皆幼。其長子德寬聞之。即偕其叔父旬。扈抵濟南。號哭徧求公屍。不獲。與多善及公故所從胥吏得脫者。復往城西南求之。多善指示公死處。其樓已為北兵所燬。左右屍骸相枕藉。悉腐。皆不可

辨。又不獲。僅獲公所遺金箭鏃一。繼又獲所佩巡按御史印一而已。德寬號哭旁皇者數日。不得已。即其地奉公所御衣冠。招魂以殮。巡撫累疏陳公死事。願未有旨。覆勘。先是起潛既不援濟南。又以失藩王故。恐受誅。謀欲卸罪於公。而中朝黨人忌公者。遂誣公不死。德寬扶喪歸。而公次子德宜。即文恪公也。復偕其叔父伏闕上書。略謂臣父銜命巡方。本無兵柄。然猶慷慨身任。卒以死殉。泣念臣父子身家難。非若守土諸官。携有親屬收視。致使形銷骨化。無觀可還。惟冀上邀君恩。稍光泉壤。而詳數再三。尚缺題卹。臣若隱忍。何以為人。復何以為子。其言絕痛。復有旨察議。議久不決。會科道公疏。力白公被誣狀。江南北士大夫在中朝者。自刑部尚書徐公石麒以下。凡三十有四人。復公言於朝。而吏部左侍郎沈公維炳。亦請予卹。按故巡關御史王肇坤例。議猶不決。而北京遂亡。宏光主南渡。始贈公太常卿。廢一子入監。嗟夫。公一羸然儒生耳。使得立端頭之側。正笏昌言。為當世良臣。可矣。不幸趨冒矢石。內無金粟之儲。外無虻蟻子之援。驅老弱千數。空脊枵腹。使當梓至之鋒。事一不捷。以死繼之。視晉之卞侍中。唐之張睢陽。亦何以異。而議者顧媒孽阻撓其間。賞罰無章。莫此為甚。此明所以亡也。當明之季。全軀保妻子之臣。望風鼠竄。棄者相隨。爵杖節死義如公者。能幾人哉。而猶不見誣如此。昔蘇文忠有言。人定勝天。天定亦勝人。

國朝文匯 卷十

三

國學扶輪社印

琬竊以為不然。人之君子小人。往往迭為勝負。託未有定也。而天固未嘗不定。彼誣公者人也。非天也。卒之塞阨於一時。而滯雪於後日。此則天為之。非人力所能強也。及今數十年間。竟貪文恪公之報。光大顯融。垂耀史冊。隆名碩行。實與天地日月相終始。文恪公父子昆弟。俱可以不憾。亦未可遂為公之不幸也。已。公諱某。字用晦。世蘇之長洲。曾祖某。歷官南京刑部郎中。祖某。國子生。父某。縣學生。有長者稱。公為諸生。以習小戴禮知名。舉崇禎四年進士。授南京工部主事。管寶源局。歲餘得息若干。俱以歸公。私不私一錢。著書名司鑄政畧。丁外艱。服除。補禮部主事。改雲南道監察御史。劾楊嗣昌。田維。嘉。唐。世。濟。史。蔣。袁。鯨。五人。侃侃不阿。由是為黨人所忌。最後與其父並。以文恪公貴。諡贈文華殿大學士。兼吏部尚書。配王夫人。自公歿後。教督三子。俱知名。長德寬。更名宓。康熙丁巳科舉人。次德宜。幼奉公命為伯父。後順治乙未科進士。累階至光祿大夫。爵至太子太傅。官至文華殿大學士。兼吏部尚書。諡文恪。其事蹟具載國史。次德宏。順治辛卯科舉人。女適某某。孫男女若干人。曾孫男女若干人。王夫人後公若干年卒。公之葬也。文恪公昆弟俱前歿矣。孤孫某某等卜於康熙三十七年某月日。奉公柩與夫人合。其地在陳公鄉金涇壩之原。來謁誌銘。琬於文恪公同年進士。又嘗辱薦舉在史館。詳排鑽公事行為傳。而不果。故文恪公雖歿。

跪不敢忘夙諾。既誌其大畧。復擬大招之詞。以招公。其詞曰。

公兮歸來。無叫天閻些。白雲迷漫。絕。拔援些。公兮歸來。無滯殊方些。歷山濟川。苦修長些。彼泉與狐。恣搗吻些。伊優咽嘯。曾莫之能損些。虹旌霓輿。返佳城些。湖流鬱盤。木千章些。豐碑巨趺。屹峩峩些。有獸有人。巧琢雕些。公兮歸來。樂哉邛些。既固既安。蓋嬰游些。歸來歸來。示肝蟹些。宜爾孫曾。俾熾昌些。搗詞刻石。水且堅些。石也可泐。詞不可刈些。

蔡忠襄公墓誌銘

前明崇禎十七年春二月八日。流賊李自成陷太原。原任巡撫山西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蔡公懋德死之。賊長驅入京師。無何福王立於金陵。於是禮部尚書顧公錫時上疏乞褒公曰。輦轂淪陷。天崩地圻。大小文武官吏。相率抱首鼠竄。甚而迎降獻策。為逆賊倒戈。出死力者。寔繁有徒。至於忼慨赴義。則僅遇其人。臣懋德以隻身控扼全晉。備者勞績。事窮勢迫。洒血盟衆。誓不與賊偕生。城陷之日。竟醢其志。又能倡率旗鼓。弁流。盡為一時節義之冠。苟不厚加恩卹。何以慰忠魂。而示以死勤事之報。疏上。詔予祭葬。建祠。諡曰忠襄。是時閭閻。臣馬士英與顧公修故隙。媚士英者。遂劾公失守罪。以是格贈。歷皆不行。東南士大夫爭搢腕長歎。以為報公未盡云。先是公之撫

山西也。方與陝西督臣孫公傳庭相犄角以禦賊。最後孫公之師十餘萬大潰於潼關。自成入西安掠榆林。公所屬平陽汾州皆大震。遂僞巡按御史汪宗友守太原。獨提羸師三千。日夜往來拒賊河上。一敗賊於大慶渡。再敗之風陵渡。又敗之吉鄉渡。相拒者四閱月。數上疏請饒。不報。請發禁旅及大同宣府兵為援。又不報。而會賊自榆林聲言寇太原。於是太原復告急。宗友以書促公歸衛晉王。王亦請救於公。使者前後相望。公不得已。三分其麾下士以二千人守平陽汾州。親引千人馳入太原。公既歸。宗友遽出走。而賊遂從平陽渡河而北矣。已宗友在道聞之。以已之促公歸也。懼得罪。謀委之公以自解。露章誣劾公不援平陽狀。有旨解任聽勘。且命郭景昌代公巡撫。命閩臣李建泰督師來援。兩人者皆逗留不進。自成遣偽使誘公降。公梟使者首。竿之以令眾。或諷公寇深矣。益循故事出境候代乎。公毅然曰。吾封疆臣。死封疆耳。此時存亡呼吸。奈何藉口解任以自便哉。遂誓士民來城。自成怒公殺使者。悉其眾五十萬抵城下。先是公度郭外要害地。壅墩以待。賊至適營其上。乃夜募壯士發砲。賊眾無算。自成亦幾殆。益大怒。揮眾肉薄攻城。越明日。大風拔樹揚沙石。天晝晦。守陴者皆不能立。又明日。城遂陷。公先募遺疏懷之。至是以投贊畫知縣賈士璋。而身督麾下巷戰。久之。知勢不支。麾下士欲劫公走。公厲聲不可。徑下騎徒行。入三

立祠祠故建以祀山西諸先賢者也時從公者猶數十人公從容登祠堂北向叩首
 呼曰臣力竭矣不敢不以死報復再拜諸先賢木主訖解腰帶自縊於祠之東梁從
 死者有中軍副總兵應時盛以下凡若干人自成既入城購公急或指示尸處賊遂戕
 而棄之海子材官段可達廉得之竊買棺槨葬于南門外之東崗我大清順治五
 年公子方炳方炳任負公柩歸太原人無不涕泣以送者又三年卜葬吳縣妙明山
 之麓而方炳以行狀謁銘嗟乎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邦邑危則亡之公既
 奉旨解任宜其有以自解免矣是雖待舉境上可也不則與眾偕奔俟賊之釁以為
 後圖亦可也而公俱不謂然夫公之在太原僅二年所備自三秦瓦解以後內無宿
 飽之儲外無蚍蜉蟻子之援張空拳囊枵腹力與虎狼相抗及其末也嘆之以利而
 不顧誅之以死亡而不悔殺身授命完節地下豈倉卒所能辨哉公蓋素宗王文成
 公之學至老猶聚諸生講論不輟幸而功成名遂享有封爵則為文成不幸而身死
 國裂妻尸溝壑則遂為公雖遭遇不同而其不朽則均也方公為舉子得文成傳習
 錄讀之歎曰聖學淵源在是吾今而後知所宗矣故其言學也以致知格物為根要
 以至誠為歸宿以知及仁守莊肅禮動為階級以發憤疑問深造自得為功夫而獨
 推尊文成謂之適傳由文成而溯朱陸諸儒由諸儒而溯孔孟源流派別洞若指掌

然後知公之死也。期以不愧所學者，不負君父。即孔子所謂成仁。孟子所謂舍生取義是也。以視匹夫匹婦之諒誠，大有間矣。按狀：公字維立，別自號雲怡。先世居河南之新蔡。宋南渡初，始遷於吳。曾祖安，自太倉遷崑山。祖嘯，贈某官。父允忠，贈某官。至公三世，皆冒陳姓。公既貴，始復姓歸於蔡。舉萬曆末進士，釋褐杭州推官。上官薦治行第一，當入為給事中。以忤同縣閣臣，頗東諫。改禮部某司主事。又忤太監魏忠賢，謁告歸。忠賢誅，復補禮部。歷員外郎至郎中。出為按察司副使，提督江西學政。改嘉湖道。進布政使司右參政，兼按察司僉事。丁內艱，服闋，補井陘道。進左參政，改甯前道。我清兵大入，公有城守松山功。又忤閣部楊嗣昌，不鈞，量移濟南道。進山東按察使。河南右布政使。所在具有聲望。為上官所倚重。在甯前，祖將軍大壽久鎮邊，其士卒頗驕縱。公患之，入其營，陽與好語。良久，大壽悅，乃徐謂曰：邊事急，幸幕府戮力，敢相尼哉。顧部下士魚肉商民，將軍不知也。某請治之，以全將軍令名。保終始。大壽敬諾。邊人得賴以安。總監高起潛尤貴橫。公貽書責之曰：職與貴監相見之禮，不我會典。憲綱體統，當從義起耳。貴監體不誅，則為凶德。職等體不伸，則失所守。今使職惟朝命是尊，而貴監常得折節士大夫，欺然通竇主意，庶幾貴監享謙謙之譽。職亦仲寒寒之節，豈不兩相成哉。起潛不能難也。曾以災異應詔言事。公極言勘定必需。

經濟而經濟不本聖賢大道。見小欲速。終不足以撥亂反治。又言儒者心學不明。類多黨同伐異。禍亂實基於此。既推撫山西。愍帝召見中左門。詰問致治之要。公首言四方多事。皆由民窮為盜。臣任撫綏。當使窮民有飯喫耳。又言愛民莫先察吏。察吏莫先臣自察。臣不公不廉。何以服察屬心。又言兵富而後能強。欲勸屯田。必信永不起科之令。愍帝頗嘉納之。蓋其終始守正不阿。類如此。當前明之季。中朝鉅公貴人。惟知分持門戶。日夜以語言相齟齬。其賢者如公。則輒委而擯之於外矣。故若假以便宜。資以調遣。使得左楮右楮。以扞禦西北。則天下尚可為也。顯危之不恤。方相與楚社稷而覆之。誰東國成。公豈能代尸其咎哉。顧議公者。猶曰失守太原。曰不援平陽。夫以公之風采氣節。既以爭光日月。而彼小子纖人。竄國憤宗之餘。乃復覩馬面。目騁私意。以誑公論。不懲其心。履怨其正。豈不當流涕痛哭者與。公享年五十有九。配徐淑人。後公十五年卒。子三人。長方燿。國子監生。淑人出。方炳。方炘。其仲季也。方炳。長洲學生。側室顧氏出。方炘。蘇州府學生。側室葉氏出。女二人。婿管熙陳哲庸。皆諸生。孫男女若干人。方炳所為行狀。叙公官政甚具。予略其大者。而又作招魂之辭。以銘公曰。

公乎歸來。雁門岌岌。道阻修些。河流滂湃。蟠蛟蚪些。歸來歸來。勿久留些。公乎歸來。

裁馬三尺。馬鬣封些。蒼松檜楨。森成行些。歸來歸來。乘雲龍些。公乎歸來。刻楠丹楹。有崇祠些。羔膝兔脯。雜豚豚些。歸來歸來。薦清醴些。公乎歸來。元氣浩浩。風烈烈些。大書特書。在史冊些。歸來歸來。越千億年。令名不沒些。

宜興陳處士墓表

當前明熹宗之世。宜興陳少保公。為吏部侍郎。以會推忤魏忠賢削籍。愍帝即位。起左都御史。以言事忤同縣要人。又削籍。蓋公嘗從無錫顧端文公講學東林書院。為世指目。至是再。以直聲動天下。東林益共推服公。而公有子貞慈。字定生。即處士君也。少用文學著聞。喜結納東南名士。最善金壇周禮部。饒貴池吳秀才。應箕。每當羣集時。杯酒淋漓。輒相與掀髯抵掌。往復上下其議論。其於國家之治亂。中朝士大夫之賢不肖。無不根極始末。刺刺數千言可聽。諸名士尤慕君氣節。皆師事少保公。而與君相親愛。前所謂要人者。適家居。欲釋故憾。交散君父子。為好語諷君曰。公子盍從吾遊乎。吾能貴顯公子。君固拒不往。益有隙。而會魏忠賢殺阮大鍼。久被錮。陰策金巨萬於京師。謀復用。公卿開口語藉藉。諸名士聞之曰。懷甯起。東林無噍類矣。懷甯者。大鍼所居縣名也。乃謀數大鍼罪惡。為文檄之。共推應箕屬草。而君與周禮部皆列姓名其間。檄未布而事泄。大鍼媿且志曰。吾不識陳某何人。乃魚肉吾至此。

於是恨君次骨。君禍自此始矣。已要人者應召出。大鉞入其幕中。人或為君危之。無何而要人敗。君始得免。福王立金陵。大鉞驟蒙濬洗用事。將盡殺東林黨人。是時少保公已前歿。而君與周禮部及應箕皆在南京。禮部先被逮。君為營救。萬端。人又諫止君。君嬉笑曰。死耳何畏。大鉞訶知之。遂積前恨。夜半遣校尉捕君。與應箕。雁翼。亡。君出詣獄。鍛鍊久之。獄不成。始釋君。而竟傳鼓禮部於死。君歸懲前禍。乃謝絕。故時諸名士。屏居邨舍中者。十有二年。卒。享年五十有三。嗚呼。君書生。又貴公子也。苟不得志。則當鍵戶濡首。習為科舉學耳。其或少暇。則褰衣博帶出。而嬰遊里閭間。夫亦足以豪矣。今顧獨舍去。與聞國家之事。侃侃鑿鑿。瀕死而不悔。何與。昔東漢兩宋之季。太學諸生。率皆危言叢論。用以臧否人物。甚則伏闕上章。詆譏富貴者。卒之皆賈大禍。而漢宋亦緣以亡焉。若前明門戶之患。頗與相類。此固國家之不幸。然亦為士者好名尚氣之過也。顧予見東南鉅公先生。方壯盛之時。亦富貴有重望。號為東林黨魁。及其齒髮衰暮。貪位苟祿。從而盡蕩弃其言論風采。俯身乞憐。摧勢之門者。蓋有矣。此孔子所謂患失之鄙夫也。求如君之抗慨於憤終始一節。果可多得乎哉。使斯人也。而得據大位。秉大權。則其建白。必有赫赫可觀者。又豈但如是已乎。考少保公諱于廷。舉萬曆中進士。官至都察院左都御史。贈少保。妣張夫人。生妣王安人。

娶湯氏。御史北京女。男維崧。維崧。維岳。宗石。龍女。適吳瓌。吳全昌。孫男女若干人。維崧。維岳。皆能文章。而維崧尤知名。君卒。以某年月日。葬以某年月日。其地在某鄉某原。先是君某兄貞達。以父任官戶部主事。降順天府知事。流賊入北京。死之。予得壙。連書焉。乃表於君之墓道曰。

是為東林名臣之子。甲申殉難名臣之弟。後有過君之封樹者。考視此石。則知其於君忠於友義。而剛諸父若兄之間也。殆可以不媿矣。

臨潁知縣吳君墓誌銘

故臨潁知縣遼陽吳君來亨。字康侯。予同年生也。當舉進士時。予當職。諸鄉人中。其後絕不相聞。既而予以刑部郎謫官北城。始識康侯之子雲。問康侯亡恙乎。則歿久矣。比二年。雲凡再至京師。數為予言家有老母弱弟。貧乏無以自存。故四方奔走。以謀衣食。言竟。意慘。慘泣下。予於是深憫雲之志。而重悲康侯之不辛也。康侯一名允升。既第後。改今名。始年數歲時。其大父都司僉書三仕官雲南。父光國與康侯從行。僉書公戰歿於賊。而是時適傳。清兵破遼陽。父遺喪不能自立。入日夜念其家。乃屬康侯於逆旅主人。獨身北還。康侯居旅舍中。每憶父軀。於篋中書。且讀且泣。鄰有盧先生者。聞其聲。詫曰。此屋無書生。此何為者。固走訪康侯。一應。搦子耳。既相見。盧

先生頗易之。問讀何書。曰漢書也。質以書中疑義。奮之如響。盧始大駭。引康侯置
之旁舍。予飲食。益教以讀書。歲餘。父復至雲南。乃挈康侯僑於臨清。已又僑於薊。補
諸生。日益有名。順治二年。舉順天鄉試。逾五年。選蒲州學正。又五年。成進士。其明年。
吏部方授臨穎。而康侯已前歿。不及見矣。康侯娶塗氏。子四人。突其長也。次蔚。次霜。
次霞。女二人。長嫁陳於。次嫁劉麟書。以明萬曆某年月日生。以順治某年月日歿於
蒲。壽四十六。即以其年葬蒲城東五里之菽眉阪。先是康侯之在蒲也。有誣蒲諸生
為盜以求賄者。康侯言於上官。悉解遣之。蒲自兵亂後。人士力學者無幾。康侯所以
獎勵具備。由是蒲人皆興於學。嘗攝滎河縣事。有患政。既去而吏民思之不忘。蓋康
侯亦嘗慨然欲自效於世矣。然所表襮止此。康侯固遼產。遼人甫出兵燹。凡隸籍入
旗者。無不披甲汗馬。立取通侯之印。次則建牙開府。出為大官。子弟席父兄之餘寵。
亦無不狗馬。服飾自娛者。康侯固不幸而當羈貫之日。往返萬里外。至於垂死。而猶
敲脛窮餓。寄食他境。何也。平居俛首章句。把筆弄紙墨。為文章。世方尚武。亦既與之
左矣。復不幸而纜致一第。乃欲區區借一命之爵。升斗之祿。以榮其身。而飽煖其妻
子。而訖不可得。又何也。或謂天實使之。然則天之阨康侯。遂至此極邪。豈康侯才行
曾不能與遼人下中者相頡頏邪。何其貧富貴賤。修短區絕如此也。或又謂此天之未

定者也。嗟乎！使必遲而久之，以俟天之定，則吾康侯宜冢木拱矣。其肉已胔，其骨已朽矣。天其如康侯何！康侯又如天何！方康侯之葬也，諸孤幼，未暇乞銘於人。至是予始應雲之請，追次其所聞，以悲吾康侯而慰雲者如此。實康熙八年二月某日，銘曰：甯為善而窮乎？抑不善而通乎？甯有聞而短折乎？抑無聞而壽且甯乎？康侯宜自知之矣。已乎已乎！謂必有後，庶幾其可望乎。

貞憲先生墓誌銘

嘉定侯先生研德之歿也，其友宋先輩既庭聞之，為位以哭，且往弔其孤。集先生故人門下，士語之曰：按諡法，清白守節曰貞。博聞多能曰憲。今先生當國家破亡之餘，顧能履艱出險，以無墜其先緒，可不謂貞乎？修身立言，以無忘其師學，可不謂憲乎？蓋以貞憲易先生名，眾皆曰然。因作諡議之文，奠告殯所。由是學者稱為貞憲先生。將葬，其孤來乞誌。若銘，予與既庭皆交先生久，既庭既議其諡矣，予故不敢辭。乃為誌而銘之。誌曰：先生諱泓，字研德，晚更諱涵，別自號掌亭。有諱堯封者，累官福建右參政。先生高祖也。祖諱震暘，萬厯中進士。累官吏科給事中，以抗疏忤魏忠賢，削籍卒。贈太常少卿。祖妣龔太恭人，生三子。其長子曰峒，曾天啟中進士。官至左通政。明亡，以城陷不屈死。其季子曰岐，曾太學生。復通政公二年，亦以事坐累死。是即先生

考也。先生少補諸生，與伯仲及羣從受經陶庵黃先生之門，並有文章聲譽。而先生最爲陶庵所引重。王師下江南，通政太學兩公既後先殉國，太恭人亦及於難。而上官又有沒通政公遺產及名捕公幼子靜之令，相繼下縣。是時侯氏禍患踵至，死喪狼藉，而官吏且絡繹交馳於門，親知相率驚竄。其他株連鉤引者尤衆，計莫知所出。先生兄弟合羣從僅六人，仲兄前天，兩從兄又皆從其父死。伯兄又挾從弟靜亡命。惟先生在耳，頗以獨力撐柱其間。上應官府符檄，次謀殲殪，次拊孤寡。蓋瀕於死者數矣。其室孫孺人病垂革，先生亦不暇恤也。有司捕靜不獲，遂執先生應命。上官謀以好語脅以嚴刑，俾具白辭蹤蹟。先生慨然力辨，不少動。久然後得釋，而羣無藉睥。晚侯氏者，猶乘間思擗之。先生懼終不免，乃携家走他縣，匿邨落中。無恒居。凡二年而始遷郡城。又三年而歸故里。伯兄亦歸，相與經理太學公故產，則僅餘十之一矣。性尤友愛，析產一聽伯兄。一切有無多寡，肥瘠置不較也。字仲兄遺腹子，恩義勝於已生子。孺哭之過時而悲，故有吐血疾，至是甚。以逮於歿，享年四十有五。先生頎然長身，其面上豐下削，丰偉然。自少博覽強記，凡經史百氏古今典故，次至天文地理醫藥卜筮浮圖老子之書，無所不通。好從鄉先生討論天下大事。每豫揣事，後成敗得失亦無所不合。太學公方負盛名，四方賢公貴卿訖諸名士進門登堂者，彌

日夜不絕。一見先生輒呼為小友。晚而定交於子。子少先生四歲。先生以弟畜之。子尤嚴憚。不敢以雁行進也。其論學。則悉本大學。致知格物之說。以為物不格而遠。遠主靜。則遇事不無溷濁。若遠談主敬。則用力不無斷續。此皆未徹乎其原。雖有積累。往往能處常而不能處變。能獨善而不能兼善也。論文。則用孟子一書為宗。以為諸孟子而悅然悟其所以為文者。然後知事理象數變易吾前者。莫非是物引而出之。汨汨乎其來也。浩浩乎其不可窮也。奇正隱顯起伏闔闔。隨吾意之卷舒。而未嘗有一成者也。是故吾無常師。能驅使古人。而不受古人所驅使。論詩。則欲別裁為體。而極之自得。以為苟自得之。師心可也。法古可也。苟無自得。法古非也。師心亦非也。以是先生於詩。絕不苟作。或一日數篇。或經月不得一篇。平生所著掌亭集。凡若干卷。玉臺金鏡文一卷。蓋自陶庵歿而先生繼之。諸儒稱能得師傅者。必首推先生云。元配孫孺人。巡撫都御史諱元化女。有賢行。以哭祖姑龔太恭人舅大學公。毀卒。繼章孺人。知縣諱簡女。又繼莫孺人。子三。長開國。監貢生。出嗣仲父後。次棠。縣學生。次萊。出嗣伯父後。女一。殤。某年月日。卜葬於某鄉某原。距先生歿若干年矣。銘曰。

先生著述。絕屢而奔。有如海濤。澎湃揭天。復如震霆。晦冥轟擊。倏焉止竄。雲激水殺。才與學充。氣又如之。惜遭艱貞。細大莫施。苟其施之。功建名立。命也如何。沈於潛壑。

魁曼輪囷。悉寓斯文。讀其遺書。想見其人。

金孝章墓誌銘

吾郡故多潔修好古獨行之君子。近世如杜用嘉。邢用理。沈啓南。先生降而至於趙凡夫。文彥可之屬。率皆遺業弗仕。或以詩文。或以字畫。或雜出於醫卜。卓然有名於時。其遺風餘韻。至今猶傳述鄉士大夫之口。自有明既亡。吳中好事者。亦皆棄去。巾服以隱者自命。當其初流離患難之中。希風慕義。儼然前代之逸民遺老也。既而天下蕩平。苦其飢寒頓踣。有能初終一節。老且死牖下不恨者。蓋甯無幾人。若孝章金先生。庶幾大易所謂樂天知命者與。先生諱後明。字孝章。吳縣人。少從其父宦甯夏。往來燕趙間。馳騎游獵。頗任俠自喜。方違左多事。為歌詩。多憤懣激烈。聞於諸邊帥。爭欲延致幕府。先生意不屑也。既歸里。始折節讀書。受經於孝介朱先生之門。朱先生數數異之。補縣學生。名隱隱起。數試於鄉。不見收。最後復赴試。以焦氏易筮之得。蠱之艮。其繇辭云云。先生愀然太息曰。天宜啟我高尚其事乎。吾將從此逝矣。遂不終試而歸。歸即謝諸生杜門。以傭書自給。是時明猶未亡也。踰年流賊陷北京。又踰年。王師渡江。吳人始深詆先生知幾云。先生幼以善書著聲吳中。小指師曹娥碑。行草師聖教序。悉有法度。晚益自名一家。兼工詩古文辭。四方士大夫。聞先生名。以

書若詩文來請者。相次不絕。里中窶人子。手不持一錢。亦日夕踵門乞先生書。先生欣然。應之不少厭也。以是三吳碑版。旁及僧坊酒肆。率多先生筆。得之者爭相誇示。以為幸。閉喜畫樹石。皆蕭疏有致。其墨梅最工。吳人尤寶傳之。先生既善書。平居繕錄經籍秘本。以訖交游文彙。凡數百種。無不裝潢成帙。度置藤錦。惟護。予嘗走詣先生。老屋數間。塵埃滿案。與客清坐相對。久之。自起焚香瀹茗。稍出其書畫與所錄者。娛客而已。予嘗論之。以為先生非忘世者也。既已遭逢不偶。浮湛流俗。凡其豪邁之性。磊落軒昂。崢嶸突兀之氣。未及剋洗。方抑無所發舒。不得已。寓諸書畫間。吳中後生。晚進。高談賞鑒者。徒推其書畫之工。且競欲求之。筆墨蹊徑之內。俱未為知先生也。其知先生者。則謂先生學遠於古。且超然有自得之致。夫亦知之而訖未盡者也。先生年七十。徧乞嘗所往來者。賦生輓詩。引陶淵明自祭文為泥。蓋其風流雅趣如此。嘗有學使者。慕先生名。欲招致之。不可得。因歎曰。清真絕俗。雖古之沈冥。不過也。壽七十有四。某年月日。其孤某先生。長洲縣瓜山之萬字圩。以狀來乞銘。按狀。曾祖麓。祖可大。考永昌。官陝西甯夏衛經歷。妣徐孺人。娶浦氏先卒。女二。長貞瓏。適吳江張某。次貞炎。適長洲方某。男四。長上震。某科武舉人。今方為某官。次侃。次祐。次預。蚤卒。孫男三。先生篤於孝友。每居喪。必手書孝經數百本。以乞人。撫愛仲叔兩弟。尤

乃晚而自號取庵。又嘗自書其堂額曰：「穉宜以志之。」銘曰：於學則豐於德則崇。不逮於用。維時之窮。庭有幽蘭。先生所藝。隱有奇字。先生所制。潛光隱曜。後人是詒。後人其昌。斯石識之。

侯記原墓誌銘

嘉定前左通政侯公岫曾。既以城陷不屈死。其子演潔皆從死。已其弟太學公。又以事被執。太學家子拒圍府君。與通政公幼子滯。適在他所。故不及於禍。不移日而名捕滯之令下。君不暇顧家。竟挾滯以逃。達于支硎之中峯。訖言追者將至。滯大懼。欲歸。就死。君持之泣曰：「不可。汝死。吾世父目不瞑矣。汝速行。吾代汝死。」立遣滯而身自登小舟。攜酒痛飲。解其腰間金以與舟人。揮之去。乃大書滯姓名于衣襟。始徧躍入水。自分必死矣。會有洄而拯之者。出水良久。始甦。土人詢知其故。歎曰：「此忠義家也。盍留故衣水次。倘有追者。當以示之。」始令求尸水中。身。君從其言。易服夜走吳山。有老僧。雉君髮。更其名一正。授以益曰：「汝勿留此。吾誓不汝泄也。復至中峯。中峰僧匿之。而滯亦雉髮亡命。間道渡江。匿于揚之天甯寺矣。事甫定。君母弟掌亭先生。迹知所在。遺書勸君還。君乃謝中峯僧。變姓名。往來崑山常孰間。逾三年。聞滯死。與掌亭先生哭之慟。君拊胸曰：「吾萬死一生。以保吾弟。吾為世父遺孤計耳。今願至此極乎。」

趣歸故里以其長子乘嗣從弟演以主通政公祀。乘夫死又以幼子來宜繼之。于是君
遂無後。頽歿命以掌亭先生子萊為己後。嗟乎。天之禍侯氏何酷也。微君兄弟相與
奔走內外。支持門戶。則侯氏斬焉無遺矣。豈天果未定乎。抑視天夢夢。從古所歎。不
獨在侯氏然耶。君諱沔。字記原。老居柵園。遂以此自號。蓋太學公諱岐曾子。而太常
少卿諱震暘家孫也。幼聰穎。太常公家居。嘗與子弟論李可灼紅丸事。君甫九歲侍
側。即請曰。楊漣既與方從哲同被召在內廷。當進紅丸時。何不面諍。而願從眾出宮
門乎。公由是大奇之。稍長為諸生。與諸弟講求經世之學。期達于用。而君尤忼爽有
志節。落落自喜。嘉定之以銀折漕米也。著為令甲久矣。崇禎之季。流賊告警。議者復
令輸五萬餘石。以佐軍興。嘉定士民苦之。其明年。將仗闕請免。募能行者。君慨然與
張先輩鴻磐詣闕下。疏陳嘉定素不產米。連歲大飢。人相食之狀。具為諸公卿條其
利害甚悉。朝議避之。訖如所請。至今士民賴焉。是歲。以例監生中順天鄉試乙榜。凡
與乙榜者。方合疏乞準貢。而閭臣顧遣私人邀賂。君即拂衣以歸。是後不復應舉。晚而
學使者旌其門。曰高士。君亦峻拒不受也。始君歸自京師。知明將亡。盡出其室甯孺
人。奩具易金。歸諸王母龔太恭人。請白墻田二頃。將往耕之。坐得震之剝。巫者曰。未
可行也。君曰。否。予退也。非進也。來也。非往也。不往則无不利也。予為長子。成卦皆動。

宜與婦行也。變而碩果，宜得獨全也。互曰禴祭受福，所謂不喪匕鬯也。又曰吉大來，互之之日。黃裳元吉，所謂大來也。且吾資於婦，上承王母，黃裳居尊，王母當之矣。吾其行乎？既而俱如筮言。康熙十六年，遘疾，復命筮之。筮者曰：是兆也。是為出於死門。君笑曰：向者震之剝，所謂出死門者也。今已矣，不可復出矣。遂卒。達者以為知命。壽六十有四。配杜繼甯。二子乘來宜，皆甯出。即後先嗣從弟者也。女二，許嫁許珙、柴某，俱殤。君既丁禍，患故為學益進，嘗論易乾坤二卦曰：世之衰也，所向无可剛直者。乾至於剛，然繼之以健中正，又繼之以純粹精，蓋必如是而後可以剛也。坤六二之動，直內以謙，然繼之以方外以義，一本乎柔順中正，蓋必如是而後可以直也。不然，恃吾血氣而不撓不摧，吾能免于悔吝乎？蓋晚歲所得如此。某年月日，其孤某卜葬君於某鄉某原，乃來請銘。銘曰：

侯之門兮，忠且義，保孤難兮，殺身易。君九死兮，心彌慰，極飄泊兮，天之涯。茹荼蘼兮，甘如飴。幸生全兮，返故栖。君之兩父兮，翔正氣，溥雲與日兮，摩天際。今往從之兮，其可以無愧。